

海南特区

海南特区

杨善勇

2004

目录

导读前言.....	7
作者简介.....	8
跟踪到底.....	9
接触半岛的策略据点.....	9
海南人南来的考证.....	10
早年海南移民统计.....	12
海南猪仔泪.....	13
先辈南来的途径.....	14
海南移民演义.....	15
80年的海南人口变迁.....	16
南来的海南女性.....	17
从海南再到福州.....	18
回乡的海南人.....	19
橡胶迁往海南.....	20
海南的橡胶群.....	21
番薯运至海南.....	22
海南惰农?.....	23
百年海南摘要（1901-1920）.....	24
百年海南摘要（1921-1940）.....	26
百年海南摘要（1941-1960）.....	28
百年海南摘要（1961-1980）.....	30
百年海南摘要（1981-2000）.....	32
多亏了隆帮馆.....	34
海南会馆创会的阶段演绎.....	35
海南会馆会员的变化.....	37
海南会馆会员式微.....	38
第一个大学奖贷学金.....	39
拖欠贷学金.....	40
古晋海南会馆 120 岁了.....	41
陈厝港过去的风光.....	42
从龟来到古来.....	43
海南先辈步行到居銮.....	44
令金海南族群之奇.....	45
用锄头开拓海南港.....	46
烧光了海南帮的顺天港.....	47
麻坡的海南建筑群.....	48
西海岸的海南村.....	49

雪隆海南会馆的创办	50
雪隆海南会馆拆拆建建	51
来个吉隆坡符氏宗亲会?	52
发展坏了巴生海南古迹	53
清朝海南人来到了太平	54
马来文本中的槟城天后宫	55
英文网站中的槟城天后宫	56
东海岸的海南村	57
海南人到登嘉楼	58
登嘉楼海南会馆会员变化	59
陈元绪的猪岛	60
海南四大文化村	61
大清《一統志·瓊州府》的古迹	62
海南街·海南村·海南县	63
港澳的海南人	64
海南·越南·南海	65
胡志明市的琼府会馆	66
越南古城的昭应塔	67
柬埔寨的海南人	68
泰国的海南会馆	69
云氏家族	71
从海南岛到南沙群岛	72
印尼海南总会重新开跑	73
汶莱海南会馆	74
新加坡的海南社会	75
新加坡的海南学校	76
琼崖联谊会正抢救文化	77
符氏社寻根	78
琼帮玉山	79
汕尾岛上的海南人	80
领袖风范	81
宋美龄的远亲还在星马	81
海南的第三位第一夫人	83
泰国的海南人政要	84
马星的海南人政要	85
首相根在海南?	86
郭新生平的异行奇事	87
“老爹”符宏昌	88
苏丹的朋友黄亚养	89
甲必丹何敦盛	90
王兆松、王俏云父女	91

抢争王先楫遗产	92
朱运兴传奇	93
Jalan Quek Kai Kee 不见了?	95
祝清坤的五个转折点	96
祝清坤先生自己算命	97
华教大王	98
郭全强先生得 90 分	99
海南大佬	100
冯振轩用“妈咪”走进世界	101
咖啡秘方	103
王共产海南鸡饭	105
海滨茶室佳酿的佳话	106
昔属海南咖啡店已黄昏	107
欺我海南女子无人乎?	108
孙中山的海南革命志士	109
和孙中山共眠的林文英	110
同盟会的海南人	111
李硕勋遗骨琼州	112
海南娘子军	113
海南人站出来抗日	114
海南人的大义	115
蒙难的海南人	116
登嘉楼的海南烈士	117
蝗军在北加海南村的龟事	118
海南人的英雄媳妇李月美	119
马共的海南人	120
命丧牛骨头山的海南人	121
海南功夫	122
文化气质	123
苏东坡安于海南	123
东坡的瓊州之詩	124
海南的才子佳人	125
海瑞的伯乐顾可久	126
焉知鱼不化为龙	127
唯一的探花张岳崧	128
百年琼台	129
琼台书院地灵人杰	130
海南人的学校	131
海南人的大学	132
法国的海南学人	133
大学里的海南人	134

南大里的海南人	136
他提出芳吴华文教育报告书.....	138
两位王佐	139
真没想到龙冠海	140
至少还有他莫泰熙.....	141
岁末想起丁木兴校长	142
海南人的科学家	143
民间学者韩槐准	144
聊斋志异的海南土人	145
琼海的墨客	146
报馆的海南人总编辑	147
阮次山的偏见	148
一年写 60 万字的力匡	149
完颜藉文风波澜	150
会馆史料的专家吴华	151
莫河的笔力卷起千堆雪	152
悄凌的文字本色	154
黄远雄的诗景	155
乡情碰上威风	156
巴冬的流星陨落了.....	157
安焕然的历史演义.....	158
姓唐的人物	159
洗书瀛赢了	160
繁彬的爸爸要在就好	162
那一个杨善甫	163
我的家谱	164
民间演义.....	165
海南本源	165
寿比南山	167
海南的土著和移民.....	168
开发海南岛始于元朝	169
明清历史里的海南政区	170
《明史》中的琼州蛮黎	171
离乡的前因后果	172
不平等条约下的海南	173
一半的海南地方志消失了	174
澄邁的开发	175
琼州府志	176
迁琼始祖	177
海南人的女神	179
水尾圣娘	180

海南岛的女岛主	181
海南公祖	182
海南人的兄弟之神	183
山钦海主温州侯王	184
鉴真身在海南一年	185
琼山道人白玉蟾	186
到海南宣教的耶稣会士	187
海南的语言	188
海南话就快失传了	189
妙联	191
海南的民间谚语	193
一流的海南歌谣	194
老了琼剧	195
南北的琼剧风光	196
鹿回头	197
琼岛的鬼节	198
哭婚的习俗	199
做公道之道	200
后语	201

导读前言

海南先贤南来拓荒已久，表现标青，成绩瀚海，可惜史料不多。随着岁月沧桑，物换星移，相关的碑铭、文物、调查、年鉴、谱牒、日记、手稿、报章、杂志、刊物、图片，流落海外屡见不鲜，散见民间层出不穷，见者最是心痛。

2003年9月以后，我因而发心在工余的时间，爬梳前辈笔下文献中辈出的英雄好汉，游走前人不让千秋的风月事迹；新雨晚窗下读书偶有所得，断断续续，笔记结果，终于有了一点点初步的收获。

展现在这个海南特区里的有四个重点，一、就地取材追根溯源动荡的风云；二、记录大家领袖虎踞龙盘的亮丽异行；三、放眼文化中人气质非凡的口碑；四、追述海南社群之间既有的风土人情。

第一部份，主要圈及百年移民事迹，若接触半岛的策略据点、早年海南同乡统计、海南猪仔演义、海南会馆创会的阶段演绎以及特选属会事迹。

第二领域，选定的政要领袖，除了早期的郭新、符宏昌、黄亚养、何敦盛、王先楫、朱运兴的传奇，也包括了晚近的海南领导，祝清坤、郭全强乃至杰出的海南女子。此外，亦有革命和抗日等非常时期的相关纪录。

第三单元，则专注于海南的文教圈子，从琼台书院地灵人杰、海南人的大学，海南人的科学家、报馆的海南人总编辑，以及作风各异的谦谦海南君子，若韩槐准，若完颜藉，若悄凌，若吴华都有叙述和评议。

第四章节，关及海南本源、迁琼始祖、传统信仰、民间习俗、海南语言的传承；兼对琼剧以及海南功夫皆略有论述。

作者简介

作者在 1968 年 8 月生于柔佛昔加末，原籍海南万宁。毕业于“以华文教导数理”的昔华小学和“只剩下五节中文”的昔华中学。中学时期出任学长团团长，华文学会主席及辅导学会会长，并一度活跃于华语辩论。

转往工大就读城市及区域规划系时，曾经统筹《新山甘榜哇迪哈那蓝图》、《彭亨北根那示行动蓝图》与《森州芙蓉县发展大蓝图》，参与区域、人口、房屋的规划；后期涉足国家重点计划，则偏重城市土地模拟系统研究。

晚近十年，先后在亚细安森林管理局、欧盟属下机构、软体咨询公司专事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设计，应用，支援和教学；并为汶莱、印尼、菲律宾、泰国和国内等多个组织提供相关的在职训练。

工余读书写作，528 罢写行动后，迁到《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分别开有《心事心思》和《不可思议》专栏之外，也在《联合早报》、《福报》和《慈悲》持续供稿。

作者著有《美丽的谎言》（1985）、《喂，脑袋该洗了》（2001）与《有点异见》（2003）之外，并和赖昭光合作了结合图文的《一思不挂》（2002）以及《射鱼英雄传》（2003）。

跟踪到底

接触半岛的策略据点

1459年，天顺三年，马六甲苏丹 满速·沙（Mansor Shah）继承大统，登基王位之后；张廷玉等下笔的《明史》卷 325，有一条扼要的纪录：

“天顺三年，王子苏丹芒速沙遣使入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飓风，舟坏，飘六日至清澜守御所获救。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令使臣复往。从之。”

余定邦和黄重言等合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2002）注明，“清澜”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海南省文昌县里；距离海口市 90 多公里，自明洪武元年（1368 年），早是渔商小港。

这么说来，当知早在十五世纪，甚至更早，海南已是中国接触马来半岛的策略据点。在这以后，据《明清史料》言，康熙 57 年间，澄迈县和感恩港曾经多次收留“番国”航海流离的子民。

张燮（1574-1640）在《东西洋考》同样提到，位于海南岛内的七洲山、七洲洋、铜鼓山、独珠山，是当初大家来往东西途中所经之地。

杨贵谊先生在《四夷馆人编的第一部马来语词典《满拉加国译语》》乃言，介于 1870 至 1920 年，已有《琼南音韵摩赖幼话义》的编纂（<http://www.nandazhan.com/jijinhui/nf07p013.htm>）。海南岛和海南话在马中建交扮演的关键角色，由此清楚可见。

可惜后来清廷不断摆出种种政策，千方百计阻绕两岸自由互通；让中国外交的历史多了一笔不可思议。

海南人南来的考证

海南人和南洋的关系，海南省档案局的孙晓西和李浩波合著的《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密切联系的历史记忆》，提出了一万年前生活在落笔洞的“三亚人”与现在东南亚尼科巴群岛和马来亚中部的“小黑人”其实属于同一人种的说法。

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秦汉时期，《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记有，负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途经海南岛，拐过北部湾和南中国海、再经暹罗湾，克拉地峡，往孟加拉湾到印度、斯里兰卡；或绕道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出航各邦（注 1）。

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唐代，据说海南岛和新加坡已有密切的联系。另有一则早期的记录来自《崖州志》，透露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自称“三巴大王”的海贼陈明甫、陈公发，就在崖州鹿回头建寨，捕掠岛内居民将之卖到南洋外番。

《明实录》217 卷的记载则言，始于明成化十七年（1418 年），宪宗遣“礼部给事中”林荣“持节以行”，往满刺加出任正使。海南才子丘濬因此写下《送林黄门使满刺加国序》为他壮行，赞许马六甲与南洋邻邦，“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无贫者，特产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

既是如此，可见南洋的诱惑了。难怪《琼州府志》42 卷，已经反映远至 1717 年海南人已经和本邦有了私访：康熙五十六，严禁商船，“不许私造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使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

韩槐准先生曾有考据说明，早在 1830 年曾有船只从海南岛前往槟城经商（注 2）。但是，海南族群只是本邦华裔的少数。到了 1841 年，林崇仁到来新加坡。过了一代人的功夫，1869 年，马六甲琼州会馆和太平琼州会馆相续成立，后一年，槟城的海南人也开创琼州会馆。

到了 1907 年，《光绪朝东华录》记下光绪三十三年，曾“招致矿业起家之前槟榔屿领事梁廷芳，办理广东儋州等处锡矿”；以后更奏请吡叻州的华侨，在海南岛“开辟琼崖”公司。其时，招股一百万元的侨兴总公司已在海南岛投资。

直至 1921 年的统计，海南人不及 7 万人。1931 年，才增至 9 万 7 千人。战后至 1970 年，海南人也仅有大约 16 万人。南来多年竟然只得如此区区数量，确实乏善可陈了。

注 1：安煥然认为，《漢書·地理志·卷 28 下》“所述之啟航點為徐聞、合浦，均在廣州以西，雷州半島和今廣西，故該航線，正式的講，並未經過海南島。除非把雷州半島也劃歸海南”。

注 2：安煥然提供參考，指正“另，根據台灣中研院學者蘇雲峰〈東南亞瓊僑移民〉的統計，最早到檳城的瓊州帆船是 1830 年。但後來以星洲為轉據點，人數漸多。僅次於泰國。1921 年新馬瓊州人有 68200，1931 年有 97569，1947 年 157647。1947 年馬來亞瓊州人 105457。佔馬華人口 5.6 %。1970 年瓊人 15 萬 9 千餘人。以馬來半島西岸主要城市及柔佛為多。東部北部內陸者較少”。

早年海南移民统计

早年海南移民统计，其中可见于李钟珏（1854-1928）在 1887 年南游回国下笔的《新加坡风土记》所引用的数据：光绪七年（1881），琼州 8319 人，占其时总华人人数的 9.6%。

力钧在 1891 年游历南洋诸国后写成的《槟榔屿纪略》所纪录的数字是，同一个时间里，槟榔屿的海南人有 2129 人，约占槟岛华人总人口的 4.7%。威省则只有微不足道的 382 人（1.7%）。

然而，究竟有多少乡人逗留这里；确属疑问。根据琼海关当年的统计，移民南来两个高峰期，即 1902 至 1911 年以及 1918 年至 1927 年的两个时段，尽管从 1902 年的 16252 人增加到 1911 年的 32431 人，然而，同期从新加坡折返海南岛的也有 18%-42%不等。

民初以后，海南移民者一度减少。第二个移民高峰期开始的 1919 年，只有 2462 人到来新加坡；1925 年增长到 28678 人，再跌至 1927 年的 10329 人。无论如何，陈多余的〈琼侨出洋概况〉说，“历年由各地返琼的船只人数大略相等”。

间中有多少人 是海南猪仔呢？《华工出国资料汇编》上指出：清光绪二年至二十四年（1876-1898）的 12 年间，从海南岛出洋的劳工即有 24 万人，绝大部分是猪仔；其中女性则转卖为妓女，符国华和符丽娜在〈海南涉外劳工的悲惨遭遇〉中这样记载。

海南猪仔泪

1841年，满清签下奇耻大辱的《南京条约》，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海禁”渐渐松动。1858年，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签订后，满清开放琼州为通商口岸。

次年，清廷随即解除出洋的禁令。到了1876年，海口正式开埠，设立海关。这个时候开始，“猪仔馆”林立海南岛海口市的旧海关和新兴街。

仅仅德商的“森宝洋行”，自1886年起就在海口设立11间招工馆，除了合法劝清，还通过拐骗，甚至绑架之道贩卖人口，挤塞狭小的船舱中，转往香港、南洋乃至北美各地从事苦工。

在棍棒和皮鞭的监管下过度劳动的海南猪仔，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百般刁难和折腾之后，境遇凄惨至极，令人发指。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更有一艘从文昌出发前往荷属文岛的两个猪仔，只因在船上“不听约束”，竟遭砍碎，尸体“一片一片扔到海里”。

直到1928年，列入海关统计，自海口出境的人数已有130万左右。从《中国海关历年报告》上注明的资料得出的数字是：自1876年至1897年之间的22年间，自海南出走的乡人约有25万人，平均每年1万多人。

1913年至1928年的16年间里，背井离乡的海南人多达439768人；1924和1925年一度达到最高峰，分别有50341人和55075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外逃者更多了：1937年有4万多人，1939年增至5万多人。

二战以后，国民党大举抓拿壮丁，不愿当兵的成年只得远走他乡。一度造成通往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供不应求。民间流传的那首叫人唏嘘不已的民谣<盼郎归>，也许可以反映了当时海南猪仔“去番”的那些辛酸：

“送郎送到码头分，郎你去番依心闷。眼汁滴到土落窟，日头看路夜看船。”

先辈南来的途径

先辈从海南南来的途径，说来坎坷得很，不经其事者不能想象其中的苦难。参照符志民先生在《劫后余生》述说的个案如下：先乘风车（注）别离故里，前往海口市。

小小的风车可是挤满人群，十分狼狈，“整整十人，妇女小孩六人，三个男人和司机”，推推拉拉，几经波折，总算到了目的地。跟着，入住琼南安旅馆，一连等了四天三夜的船。

等到终于登上了摇摇晃晃的轮船，挣扎爬上，一个个汗流满身。符志民先生回忆里说得辛酸：“在船舱里我们（母子三人）睡舱底，舱底气味够难闻，汽油味、煤炭味够难闻。船里睡觉男女不分，人人（一）张草席，满舱底铺，排得满满整舱底。大风浪（打）来轮船，东摇西摆个不止停，舱底人客如沙丁鱼”。

吃的更坏。每日区区两餐而已。符志民先生说：“早是粥晚食饭，六人（一）组以牌分配。船上饭菜简单，餐餐亦草食，不食咸菜就（是）包菜；（如）有食咸蛋或腊肠（就算）顶瓜瓜。南瓜乡下食到腻，想上船享受一番，谁知又碰上食南瓜”。

据说，不幸遇上刻薄船家，才是要命，粥水竟如黄金，必须用钱买。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不免有人不支病倒。符先生的亲娘，因为晕船粥饭不能入口，下肚反胃翻吐不已，十分辛苦。

这样昏昏沉沉，到了新加坡，通过海关，符先生一家人赶往小坡海南二街的琼和安客栈，等候亲人接送回家。这个曲折的过程，说给出门以MPV代步的后辈听，大概是无异于对牛弹琴。

注：风车是海南方言，意指汽车。

海南移民演义

海南人离乡背井投奔南洋，最初犹如候鸟，去而归反；1891年琼州出入的人数，足以说明。是年，出口境有15422人，入口达15197人；可见逗留者并不多。

期间陆陆续续移殖本邦，以男人为主，妇女微乎其微。1908年3月18日的〈关于海南华工出洋情形致函琼崖道〉说，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出发的船只查得男工3101人，妇女33口，幼孩306名。

直到1931年，海南人的女性移民，仅占男性的15巴仙；尽管殖民地政府在1930年8月宣布放宽移民限制条例，允许妇女与儿童自由入境，不过琼籍女性并不见有显著的增加。

无论如何，南迁移民的统计，整体上而言，却是按年增加。以后根据吴华先生在〈海南人移民的活动〉以及钟临杰的〈西马华族人口变迁〉所引述的数据，自1911年至1970年的半岛海南人人数增长如下：

1911年，52,721人；1921年，53,919人；1931年，77,093人；1947年，105,532人；1957年，128,359人；1970年，146,750人。

奇怪的是，1980年，半岛海南人突然减少到141,591人。沙巴州的情形也一样，从1970年的6,419人，降至1980年的5,083人；1990年又回升6,939人。我猜想，1980年的人口普查恐怕有误。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据知马六甲市里的海南人曾占该区华人总人口的24%强。怪不得有人事后分析郭金福在2004年大选失守马六甲国会议席，是输在海南人手中一票。

可笑的是，对外内行；对内相斗，也一样在行。尤其是势力大了，古晋、马六甲、檳城以及雪隆海南会馆，都曾经出事；甚至喧叫到公堂上去。可见人多除了好办事之外，更好闹事；大概没人记得张养浩笔下的〈山坡羊〉所言：“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80 年的海南人口变迁

80 年以来马来西亚海南的人口变迁，我甚为不解。尤其是分析 1970 年以后，直到新近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海南人口上上下下，成长起伏不定，完全不合一般的规律，走势奇怪得很。

1921 年及 1931 年，半岛除了砂州的总数，分别是 55,055 人和 79,205 人。到了 1957 年，扣去东马两地，总额达到 122,959 人。1970 年的统计，全马海南人总数是 159,295。

1980 年减至 152,714；少了 6,581 人。1991 年再度回升，计 168,112 人。十年之内，突然增加 15,398 人。可是，2000 年的普查的结果人口又大量减少了 15,375 人，只有 142,737 人。远远不如 1970 年所有。

比率上来说，1921 年，柔佛占有最多的海南人（21.45%），马六甲次之（18.21%），森州第三（16.14%）。1931 年，雪州取代了森州原有的位置。1957 年，比率排名前三甲的是柔佛（23.42%）、雪州（20.25%）和霹雳（13.29%）。

1970 年，雪州以 22.04% 首次领先，柔佛次之（19.20%），霹雳仍然保有第三（11.04%）。1980-2000 年的比率排位一致，都由柔佛、雪州和联邦直辖区占有优势。

1980 年，这三州的百分比分别是 19.74%，11.60% 和 13.88%。1991 年为 20.36%，20.36% 及 12.12%。2000 年的数据是 20.10%，19.24% 与 10.54%。

深入地看，1921-1957 年，大体上各个州府的海南人都不断增长。在 1970-1980 年这个时段，彭亨、砂州以及联邦直辖区之外，国内各州的人口都一律向下滑落。

从 1980 到 1991 年之间，则是丹州、彭亨、霹雳、丁加奴以及联邦直辖区皆以负数增长。到了 1991-2000 年，雪州以外的州属纷纷剧降。

为什么？如果 1980 年的 2000 年的人口调查过程，完全没有遗漏，归类或计算的错误，关键所在真叫我所百思不解。

南来的海南女性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从海南岛出洋者，清一色是男人。这个现象，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殖民地政府和满清朝廷双方颁布的禁令，造成妇女进出不得，阻止了她们飘洋过海。一直到1904年前后，清廷逐步解除妇女禁足出洋；殖民地政府又在1930年8月宣布放宽移民限制条例，事情才逐渐有了转机。

一是岛国既有的特殊风俗，既然丈夫已经远出谋生，飘泊在外，作妻子的就得留守家中，代为侍候父母，以尽孝道。加上当时民间所有的观念，以为移居南洋的女人都不是良家妇女，导致有心人裹足不前，以杜口舌。

一是移民南来的心态和目的，志在赚钱，原本不在异乡作久留之意；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愿携带家眷前来，只待日后衣锦还乡，再和家人团聚。而且，从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菲薄，能力有限，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同时养妻活儿，只好任由家人眷留海南。

尽管如此，第一位放洋出国的海南女性据知却早在1860年。当年，琼海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的公任以后，决定留居当地。可惜，所谓的“当地”究竟是在那里，吴钟斌写的<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并无具体的说明。（http://www.hinews.cn/jisxw/hn_article.php?wzid=30748）

1913年，文昌县锦山镇罗民村的韩金兰，远赴泰国，和丈夫黄运得相聚。据说，韩金兰乃是第一位到泰国与丈夫定居“侨地”的海南妇女。

我们这里的海南妇女是在1904年才开始偷渡南来。传闻，这位创造历史的女性勇气过人，先到香港，学会广东话后，再乔装打扮广东女人南下新加坡；并形成风气。到了1921年，星岛海南妇女渐多，已有2510人。

从海南再到福州

据说入琼始祖多来自福建莆田，至少计有：陈、吴、李、张、周、郑、何、杨、冯、蔡、詹、苏、罗、龙、范、伍、庄、高、赖、颜、魏、石、汤、黎、吕、孙、欧、严、方、宋、廖、江、连、胡、袁、杜、陆、温、蒋、符、许等 41 个姓氏。

此外，黄、林、史、卢、岑、丁、侯、骆、萧、白、潘、翁、齐、阮的入琼始祖也来自福建一角。实际上，不独是琼州，雷州半岛的远祖，也是出自“福建莆田甘蔗林”。

然而，历经时间悠悠的长河，原本从福建移民的海南人，部分居然又从海南迁往福州。毕竟因缘何在？

陈杰庄的〈福州的海南人〉说，那全是因为当初惊天动地的革命，引动了无数海南老乡，改名换姓，不顾一切，飘洋过海到来福州投身游击，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有的后来甚至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大军，客死异乡。

陈杰庄还说，早在 1950 年代，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柬埔寨回国的海南归侨，也有一部分来到福州读书工作。日久之下，都把自己当作福州人了。

在这里，海南人和福州人，既是同业，也是对手。过去海南同乡占尽优势的咖啡店和餐室，已经日趋式微，渐由福州人取而代之。

回乡的海南人

海南人回乡的现象，奇特得很。早年时候归返不说，到了抗日战争爆发，除了捐物筹款，马新两地的侨领，又发动青年回国。1939年6月6日就有，以陈琴和梁文墀为首的60人“新加坡琼侨回乡服务团”出发。

二战后，回乡建设琼岛的海南人也不少。1951年10月31日，756名的难侨即从广州辗转来到兴隆，开辟占地高达16.5万亩兴的隆华侨农场，打开了海南发展的新篇章。据说这个农场一度养活了来自越南、泰国以及南洋等21个国家的归侨一万多人，贡献良多。

尽管如此，回乡的海南人遭遇颇多曲折的故事。《海南新闻网》上曾有座谈会，专访一位62岁的归国华侨冯先生，说起参加了马共的大哥如何被逐出境，乘坐难民船回到了海南。（<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4/01/20/000720780.shtml>）

1953年11月，冯先生也跟着妈妈登上了挪威的“海王”号归国；不巧的很，那年海南碰上台风，海南岛满目创痍。倒塌的房屋和椰树横七竖八交叉地横躺街道，满街都是叮叮当当的木屐声走动。

冯先生一家人最先住在博爱北路那间名叫“阜成风”的旅馆。1954年的春节，全家人总算回到了桂林洋。除夕晚上，妈妈在爸爸的遗像面前哭着说：“我们全家都回到老家了”。

现在海口的木屐声和妈妈的哭声都没有了，反而是海外同乡资助教育的笑声渐多。单以文昌华侨中学言之，陈文民科学馆、符传军教学楼、张学修教学楼、赵玉山图书馆都是依靠外资捐助而成。此外，“海归派”的浪潮，官样文章说：也促成一股进步的强大力量，并带动了海南特区的大事发展。

橡胶迁往海南

橡胶迁往海南的由来，根据林明坚那篇〈琼侨与海南热带植物〉说，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

最先是 1905 年，曾金城先生从马来亚首先运回第一批橡胶种子，在儋州市洛基的西村培植。次年，何麟书以“琼安垦务有限公司”在琼海市种植橡胶。以后胡子春、区慕颐、区干寅、崔朴等，相继从马新两地运入种苗，各以“侨兴”、“侨植”、“开琼”大展拳脚。

1933 年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直到 1927 年，在海南设有公司专事种植橡胶的已有 16 家，数量最多达五万株，少的也有 3000 株。

1929 年，王谟仁冒险从马来亚吉中美国哈佛园，偷渡树胶名种 5 1 7 号到海南岛，并从乡亲手中筹足 1 0 万元资金，组成“琼崖实业公司”，到榆林港附近以及万宁县种植树胶，落实大规模的垦植计划。

到了 1937 年，全省橡胶园共有 60 多处，面积多达一万余亩。建国以前那大(儋州市)、石壁(琼海市)、万宁、文昌颐是岛内四大植胶中心，胶园竟然扩大到 42 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当初王谟仁发起的琼崖实业公司在海南所有的胶园全部收归国营。

1905 年，橡胶移植成功，鼓动了当时海南华侨继续把有利可图的种植业，带到他们的祖家。1908 年，试种咖啡。1926 年，引入油棕。1947 年至 1951 年之间，王育文、郑宏书先后从马来亚带回胡椒。

不过，剑麻可是 1901 年从菲律宾引入。印尼的陈显则在 1935 年开始种植香茅。可可较迟翻种，林明坚的资料没说到底是那国的侨民将之带往海南。

海南的橡胶群

迁往海南的橡胶群，分布岛内四个区域。一是万泉河一带，计有何麟书的琼安公司（1906）、黎会通的青湾坡园、何运琦的永华公司（1910）、蒙辉忠的合盛公司（1915）、陈永的和顺公司、王以龙的益利公司（1917）、崔登民的南合公司（1918）、王云山的新南兴公司（1927）、张家振、王天发联办的南发和南和公司（1928）以及崔登玉连同余大良的南安和琼南公司（1929-1930）。

从1906年算起，直到1930年止的24年之间，共有十家主要胶园在此开发。其中何麟书确定为马来亚的华侨。

第二个地方是位于儋州那大市邻近，也有37个颇有规模的胶园，种有47600株胶树。

接下来则是文昌帮势力之下的南阳胶园群。始于1915年，翁文华、翁昭文创办了英美国、锦兴园。1936年，郭巨川开辟里吉园；同年，凌庆余、凌文华兄弟催生了云华园。间中还有林独生的独生园。此外，16户桥民一共种植了14090株胶树。林独生和郭巨川都是马来亚人。恕我孤漏寡闻，林独生似乎不见经传，待考。郭巨川的来头可大，为郭全强令祖也。

最后一个地区涉及相对贫困的万宁县。潘干在《海南桥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引用的档案说，1916年已有冯运时、曾达泉、卢子明的南兴公司、振兴公司和培林公司。1930年，琼崖实业投资公司，一口气开发了8千亩的胶园，带动了岛民的“胶风”。

可是，不久，日本侵略中国，朝夕不保；人人自危，那里还顾得了那一百万株的胶园呢？

番薯运至海南

旧称珠崖、振州、宁远、吉阳、崖州、崖县的三亚市，和海外通商已久。史料说，早在唐朝，三亚市内的崖州港（大蛋港）、三亚港（临川港）、榆林港、藤桥港、安由港，即是南洋诸国乃至波斯商船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处。

据知，唐宋以来，崖州出口越南占城、暹罗、新加坡、波斯的产品，主要是金银、珍珠、玳瑁、槟榔、吉贝等香料。元明以后，除了泰国和新加坡，还到了香港、澳门、缅甸、马尼拉和渤尼一带。

这个时期，商品愈多：槟榔、芝麻、沉香、花生甫、石艾粉、糖、薏米、芒果、酸梅豆、黄豆、黑豆、马料豆、红瓜子、椰子、红折藤、木材、牡蛎、虾米、海菜、麟筋、鱼翅、牛皮、兽皮、羽毛、鸭蛋、活鸡、生猪。

与此同时，三亚并从这些国家进口煤油、火柴、木材、纸料、大米、绸布、洋纱、鞋袜、生熟烟；甚至引进尖稻、芒果、胶树和鸡只等。

(<http://www.3yhome.com/news/shownews.asp?newsid=344>)

因为长期通商，不少安南人入赘崖州；根据明万历的《琼州府志》和清初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载，三亚市的回族也是在宋元之间开始聚居这里。其中首相的外祖父哈苏璋就来自三亚市里的回辉村。

但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前会长陈志成先生，比较兴趣的，该是写在清朝的《崖州志》这一段：“丙午三十二年大旱。民田失收。三十三年，升米百钱，民间艰食。有南洋及陵水商船运至谷米与番薯干屑，转卖，得以接济。民赖全安”。

陈先生可千万不要小看番薯哦，除了海南岛的大华酒楼推出新奇的“番薯鸡”之外；海南歌谣中据说还有一首〈看谁唱赢谁唱输〉，男女对唱更借番薯眉来眼去：

男：会你就来，笨你就去。

合：嘿喂咖喂咖。

男：看谁唱赢谁唱输。

合：嘿喂咖喂咖。

男：妹那唱赢牵哥去，愿去妹屋种番薯。

合：愿去妹屋种番薯，喂加喂加咖嘿，喂加喂加咖，喂加喂加咖嘿，喂加喂加咖。

海南惰农？

海南四季皆春，撒种必生；花草树木雨林绿野，可观者如云。森林、草原、农田，生物多元。例如制作古典家具用材的黄花梨，亦见于此间。

《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又载：花梨木有两种，一为花榈木，乔木，产于中国南方各地。“一为海南檀，落叶乔木，产于南海诸地，二者均可作高级家具”。

既然如此，常年生活其中，人会不会因此变懒？陈光良在〈试论海南稻作历史的几个问题〉提到了史料一再重提“海南惰农”的现象，引述了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的描述：

“（海南）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既获，即束手坐食以卒岁，其妻乃负贩以赡之，已则抱子嬉游，慵惰莫甚矣。”

此外，又品头论足生黎、熟黎之惰：“生黎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春耕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黎岐）其土地亦极膏腴，耕作惟顺其地力，不事人工，一岁所收，以其七酿酒，余三为赡口计；食尽则群赴他村食之，又尽，则又赴他村，皆无彼此之别”。

我只是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既种之后一任于天仍有所得，如果“牛践地中，践成泥，撒种其上，即可有收”，何必劳劳碌碌；抱子嬉游，生活不是很写意吗，何谓“慵惰莫甚矣”？

百年海南摘要（1901-1920）

1901 年，知名海南记者王斧加入兴中会，积极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大业。介于 1901 年及 1902 年之间，为数约 700 人的海南人由海南岛直接抵达砂州古晋。

1902 年，陈学凤，符文章等倡建天后庙，为古来琼州会馆的前身。淡边柔河琼州会馆成立。

1903 年，龙其章发起新加坡海南龙氏公会成立。

1904 年，第一位海南妇女偷渡到新加坡。雪兰莪琼府会馆议决将苏丹街天后宫改建为馆宇。

1905 年，海南记者王斧加入同盟会，继在南洋斗争。曾金城先生从马来亚首先运送第一批橡胶种子，在海南岛儋州市洛基的西村培植

1906 年，吉兰丹和甘马仕琼州会馆分别成立。雪兰莪琼府会馆建馆工程开始兴工。

1907 年，一艘从文昌出发前往荷属文岛的两个猪仔，因为在船上“不听约束”，竟遭砍碎，“一片一片扔到海里”。

1908 年，海南桥领张星坦调往马六甲执行华民政务。

1909 年，森美兰琼州会馆创立。

1910 年，龙鹏时，龙其昌及王大纪创设峇株巴辖琼州会馆。同年，林明琼州会馆成立。古晋天后庙设立私塾。

1911 年，韩居丰发起筹建丰盛港琼州会馆，馆舍在 1912 年完成。同年，双溪大年琼州会馆成立。

1912 年，丁学岱创立令金琼州会馆，团结乡人。同年雪邦琼州会馆成立，吡叻琼州公会组成。

1913 年，亚洲首位女飞行员，祖籍海南文昌的王俏云在吉隆坡出世。

1914 年，吡叻琼州会馆创立振华学校，并设夜学班。

1915 年，浮罗交怡琼州会馆经已存在岛上活动。

1916 年，林子藩，周永礼，洪绍昌筹组笨珍琼州会馆。

1917 年，雪兰莪琼州会馆创立侨南学校。新山琼州会馆附设工商补习学校。

1918 年，林明琼州会馆创立平民夜校。雪兰莪琼府会馆易名琼州会馆。

1919 年，林明仕，陈元典，龙道清等发起新文龙琼州会馆。同年 10 月，东甲琼崖会馆开幕。

1920 年，槟城琼州会馆正式接办益华学校。

百年海南摘要（1921-1940）

1921年，马来亚人口统计发布，其时海南人共有 68,200 人。

1922年，马六甲琼州会馆创立华南夜校。

1923年，槟城海南长林社成立。

1924年，卢修新等 8 人筹组淡马鲁琼州会馆。同年，美里琼州会馆成立。

1925年，北加琼州会馆组成。同年 10 月，亚庇琼州会馆建成。槟城海南陈氏宗祠成立。郭巨川获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关丹海南富商黄亚养（Wong Ah Jang）逝世。

1926年，芙蓉琼州同乡创立三民小学。马六甲万宁社成立。

1927年，斗湖琼州会馆建成。

1928年，甘马仕琼州会馆创立乐群学校。

1929年，黎克甫，李有才，黎济荣，杨明拔，莫若时发起三合港琼州会馆。同年，天定琼州公会成立。

1930年，古晋天后庙进行重修；加上琼侨公所字样。

1931年，人口统计发布，海南人共有 97,568 人。哥打丁宜琼州会馆成立。

1932年，吉胆琼州会馆正式注册成立，改为主席制度。

1933年 11 月在新加坡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组织“南洋琼州总会”，出席团体有 11 个。

1934年，陈开国出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一届主席。新加坡琼侨咖啡公会成立。郭新担任华侨银行董事。

1935年，诗巫琼州会馆创立。安顺琼州会馆重建。

1936年。陈开国出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二届主席。议决成立“琼崖实业公司”，公推郭巨川、郭新、王兆松等 11 人负责办理。是年，经郭新倡议，居銮琼侨公所开幕；郭升基，云逢扬，林猷存创立昔加末琼州会馆，后并附设南华小学。同年，龙运琼州会馆成立。

1937 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琼崖实业公司被迫停顿。

1938，福隆港琼州会馆创立中华小学。郭新获选马来亚华侨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同年，林龙辉等 7 人创办野新琼州会馆。同年，金宝琼州公会成立。陈开国出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三届主席。王谟仁在海南岛万宁种植树胶。

1939 年，麻坡琼州会馆扩建。

1940 年，马六甲琼州会馆创立琼林学校。蔡其深等号召并成立庇劳琼崖公会。琼州会馆联合会迁往马六甲。林照英出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第四届主席。雪兰莪海南符氏公会成立。

百年海南摘要（1941-1960）

1941年，霹雳江沙琼州公会成立。

1942年，日本南侵，琼州会馆联合会将重要文件藏于武吉峇度郭新胶园内。郭新和林少鞏出任昭南华侨总协会琼帮代表，协调筹募五千万奉纳金。

1943年，龙朝英任136部队情报员。

1944年，向导林谋盛抗日的陈崇悦及陈昌蕃遭到日军逮捕。

1945年，吡叻琼州会馆复兴，朱运兴担任会长。关丹琼州会馆进行日治遇害同乡调查。

1946年，郭新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开始出版《琼联合会会报》。总会聘请冯河清为第一位总会会务受薪执行秘书。同年，北海琼互助社成立。吴德耀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1947年，人口统计发布，海南人共有157,649人。威省琼崖同乡会组成。雪隆万宁同乡会成立。北马海南符氏社成立。吴德耀博士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1948年，古来琼州会馆创立英才学校并入古来中华公学。槟榔屿万宁同乡会成立。

1949年，郭新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六届主席。

1950年，马六甲琼州会馆创立琼林学校复办，改名玛琳华小。雪兰莪海南长林别墅成立。

1951年，陈少强等人倡组乌鲁地南琼南琼剧社，为该地琼崖联谊会的前身。张星坦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七届主席。吴德耀博士联同方威廉博士发表《方吴华文教育报告书1951》

1952年，黎博文出任教总第二任主席。

1953年，创设琼联合会大学奖学金。符树等筹建淡边琼州会馆。符致逢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八届主席。

1954年，琼联合会大学奖学金委员会成立。5月5日吡叻琼乐会馆成立。

1955 年，朱运兴担任副教育部长，代表政府赴仁丹和马共的陈平会谈。波德申琼州公会成立。麻坡张泰澄获选第一位琼联会大学奖学金得主。符致逢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九届主席。第九届联合会大会倡议“琼州银行”。南洋报社印行文怀郎的《文人的气质》。

1956 年，邦咯岛琼州公会创立。

1957 年，华都牙也海南春秋二祭小组成立，为会馆前身。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 10 届主席。吴德耀博士出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

1958 年，符兹美任职联合国第四委员会首席代表。

1959 年，詹道鸣等 11 人创立立卑琼州公会。同年吉南琼崖同乡会创立。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 11 届主席。增设大学贷学金。柔佛万宁同乡会成立。

1960 年，筹募琼联会大学奖学金巡回义演委员会成立。马来亚联合邦琼崖林氏公会成立。顾兴光以 21 岁出任马六申市政府水务局主席。

百年海南摘要（1961-1980）

1961年，文冬琼州会馆成立。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2届主席。马六甲海南符氏宗洞成立。

1962年，成立巡回西海岸义演团，筹募大学奖学金基金，获65余万。

1963年，林熙鸿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3届主席。

1964年，双溪巴路琼州公会获准注册。25岁的顾兴光出任马六甲市议会主席。雪隆万宁同乡会青年部成立。

1965年，林熙鸿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4届主席。琼州会馆联合会迁往雪兰莪，易名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联合会吁请列华文为官方语言。

1966年，金马仑琼州公会创立。

1967年，丹絨马林琼州公会成立。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5届主席。顾兴光担任《华商报》总编辑。

1968年4月14日，在芙蓉奢宣布成立青年科。王禄海担任琼联青主任。在吉隆坡举办第一届琼联杯男女乒乓团体赛，冠军分别由雪兰莪男女队胜出。

1969年，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6届主席。

1970年，人口统计发布，海南人共有159,210人。麻坡属会主办第一届国文与华文作文比赛。琼崖周氏公会成立。

1971年，由雪兰莪属会主办，第一届琼语与语演讲比赛。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7届主席。4月18日，顾兴光(与沈慕羽)同在煽动法令下被控。

1972年，居銮属会主办，第一届海南同乡华文书法比赛

1973年，朱运兴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8届主席。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成立40周年。前清秀才海南书法家黄少怀逝世。悄凌出任《学报》主编。

1974年8月1日，《琼联会会讯》创刊。8月3日发行第一张琼联青铜乐唱片。

1975年，万里茂琼州会馆重组。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9届主席。

1976年，由北海属会主办第一届常识比赛。

海南特区

1977年，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0届主席。

1978年4月19日，美华合作社成立。

1979年，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1届主席。

1980年，人口统计发布，海南人共有140,429人。1月25日，雪兰莪乐圣岭天后宫动土。雪隆琼乐同乡会成立。吴华出版《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

百年海南摘要（1981-2000）

1981年，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2届主席。联合会以56票对11票通过选择为“政治性团体”。

1982年，瓜拉冷岳琼崖同乡会注册获准。槟城属会主办，第一届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北马琼乐同乡会成立。

1983年11月12日，筹组琼联专业人士联谊会会议。由郭全强担任第一届琼联专业人士联谊会会筹委会主席。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3届主席。琼州会馆联合会成立50周年。

1984年，在波德申举行，第一届领袖训练营。陈群川出任第五任马华总会长。王祖安得大马旅台同学会文学奖诗歌组第一名。

1985年，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4届主席。10月，联合会联署〈华团宣言〉。居銮属会主办第一届美术比赛。

1986年，由峇株属会主办第一届挥春比赛。淡边属会主办第一届琼联杯男女羽球锦标赛。8月8日，美华合作社被接管。

1987年，仁保琼州公会注册。同年，邢诒钦担任第一届琼联专业人士联谊会会主席。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5届主席。云时进担任副教育部长。10月28日，教总副主席庄迪君博士在内安法令下被扣。

1988年，9月17日马来西亚琼乐会馆联合会成立。

1989年，郭全强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26届主席。联合会颁发特别奖学金给神童张世明。9月3日，雪兰莪乐圣岭天后宫开幕。陈徽崇(并陈再藩)首创廿四节令鼓。

1990年，雪隆万宁同乡会主办第一届万宁嘉年华会。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易名为海南会馆联合会翁诗杰受委为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1991年，郭全强出任海南会馆联合会第27届主席。郑兰彬出任联合会第一位署理会长。冯秋萍出任联合会第一位女副会长。雪兰莪琼州会馆更名雪隆琼州会馆。马来西亚符氏总会成立。联合会申援筹建华人文化城和南方学院。

1992年，马六甲万宁社主办第二届万宁嘉年华会。

1993 年，郭全强出任海南会馆联合会第 28 届主席，并任董总主席。冯秋萍出任联合会第一位女署理会长。海南会馆联合会成立 60 周年，表扬朱运兴和祝清坤两位乡长的贡献。

1994 年，槟城万宁同乡会主办第三届万宁嘉年华会。邦咯琼州公会出版蔡有辉遗著《渔火浪花》。

1995 年，张文强出任海南会馆联合会第 29 届主席。

1996 年，柔佛万宁同乡会主办第四届万宁嘉年华会。丁加奴海南会馆主办舞台剧本创作。林崇椰教授受委为海南大学荣誉教授。雪隆海南会馆创办珠崖文学奖。

1997 年，张文强出任海南会馆联合会第 30 届主席。海南联会专业人士联谊会发出海南金卡。

1998 年，雪隆万宁同乡会主办第五届万宁嘉年华会。海南联青 30 周年纪念。

1999 年，张文强出任海南会馆联合会第 31 届主席。联合会接办第 6 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吴华先生出版《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

2000 年，新山海南会馆代为推展历史学者吴华论著《新山今与昔》。

多亏了隆帮馆

海南人先辈南来经历的种种辛酸，李蕴朗先生早年创作的小说<房子>，曾有经典的画面：有的屋主获悉租户乃是“琼州人”，马上转换了另一幅脸孔说：“琼州人，我们这儿的房间，……不，这房间已经租给人家了”。

早在 1939 年的文章<琼州帆船逃难到星洲>，李蕴朗先生还有另有一番叙述：小小一艘两百多担的帆船，挤入了五十个人，风雨很大，米粮又少。为了生命，为了生活，谁也实在管不了这么多。

冒着风险总算来到岛国，上岸住的是“隆帮馆”，一排的人睡的是一排的布床，一地的楼板上也塞进一地的人。皮箱散置满地，墙上挂放相片，装的说的都是远方的乡愁。

虽然环境“有点那个”，好处是，只要仍然失业，享用这里一切几乎免费；除了救济金，日常香浓的招牌咖啡不说，逢年过节，大家还有可口的大餐。

同是写于 1939 年的<海南街的隆帮馆>里，李蕴朗先生又记述了隆帮馆所有的福利，最受欢迎的是职业介绍：“馆中的人如果知道某地方要请人做工，不先通知自己的馆友而通知外人，将受马上开除出房的处罚。”

乡情的可爱和可怕，由此可见。可是，海南族群确实多亏了隆帮馆，并凭此渐渐发展。一间隆帮馆简直就是一个海南社群了：谈天，读报，唱戏，拉琴，赌博，甚至借钱，全在这里。

到了海南岛沦陷在日军手上，隆帮馆又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机关和主要据点。不论出钱出力，李蕴朗先生说，“听讲的人就是隆帮人占大多数”，而且“他们的力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贡献给国家的”。

仗义多为屠狗辈，信然。

海南会馆创会的阶段演绎

海南人南来，比起其他籍贯族群，算是迟到了。直至 1921 年的统计，海南人不及 7 万人。1931 年，微增至 9 万 7 千人。战后至 1970 年，海南人约有 16 万人。这个数据解释了海南乡会筹建的各个阶段由来所在。

19 世纪以前属于草创期，共有 16 个单位在全马主干城市相继在 30 年内逐一成立。1869 年，马六甲和太平的会馆开启了历史的新章；隔一年，檳城琼州会馆成立。1872 年，吉胆昭应庙设立，为 1908 年创立的琼州会馆前身。

此外，还有陈厝港琼州会馆（1880）、麻坡琼崖会馆（1882）、新山琼州会馆（1883）、古晋天后宫（1884）、雪兰莪琼府会馆（1889）、关丹以及纳闽琼州会馆成立（1890）吉坡琼州会馆创立（1892）、巴生琼州会馆（1894）、安顺琼州会馆建立（1895）和丁加奴琼州会馆（1896）的成立。

进入了 20 世纪初，海南会馆急速倍增，延伸到各大小市镇里。在 1902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此，共有 29 个属会在这个时段创立。其中 1902 年，陈学凤，符文章建立天后庙，为古来琼州会馆的前身。1906 年，吉兰丹琼州会馆成立。1909 年，森美兰琼州会馆创立。

1910 年，龙鹏时，龙其昌及王大纪创设峇株吧辖琼州会馆。同年，林明琼州会馆成立。1911 年，韩居丰发起筹建丰盛港琼州会馆，馆舍在 1912 年完成。同年，双溪大年琼州会馆成立。1912 年，丁学岱创立令金琼州会馆，团结乡人。同年雪邦琼州会馆成立，吡叻琼州公会组成。

1916 年，林子藩，周永礼，洪绍昌筹组笨珍琼州会馆。1919 年，林明仕，陈元典，龙道清等发起新文龙琼州会馆。同年 10 月，东甲琼崖会馆开幕。

1924 年，卢修新等 8 人筹组淡马鲁琼州会馆。同年，美里琼州会馆成立。1925 年，北加琼州会馆组成。同年 10 月，亚庇琼州会馆建成。1927 年，斗湖琼州会馆建成。1929 年，黎克甫，李有才，黎济荣，杨明拔，莫若时发起三合港琼州会馆。同年，天定琼州公会成立。

进入 30 年代，1931 年，哥打丁宜琼州会馆成立。1935 年，诗巫琼州会馆创立。1936 年，经郭新倡议，居銮琼侨公所开幕。1936 年，郭开基，云逢扬，林猷存创立昔加末琼州会馆。同年，龙运琼州会馆成立。1938 年，林龙辉等 7 人创办野新琼州会馆。同年，金宝琼州公会成立。1940 年，蔡其深等号召并成立庇劳琼崖公会。1941 年，江沙琼州公会成立。

可以确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南族群其时已经散布到全马每一个角落。浓厚的乡情进一步加快了会馆的此起彼落。略为统计，这个黄金 50 年更能发现海南

会馆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转入二战后，百废待兴，只有两个新的单位成立，即是 1946 年，北海琼互助社成立和 1947 年，威省琼崖同乡会组成。

直到独立前，有关现象保持不变。1951-1956 年，共有 4 个属会先后创立即 1951 年，陈少强等人倡组乌鲁地南琼南琼剧社，为该地琼崖联谊会的前身。1952 年，符树等筹建淡边琼州会馆。1955 年，波德申琼州公会成立。1956 年，邦咯岛琼州公会创立。

不难看出的是，1946-1956 年是会馆发展的低潮时期。然而，在独立后，令人惊奇的是，仍有 10 个单位成立。有者什至迟至 80 年代组成，包括华都牙也（1957）、立卑、吉南（1959）琼州公会、文冬（1961）、双溪巴路（1964）、金马仑（1966）、丹绒马林（1967）、万里茂（1975）、瓜拉冷岳（1982）以及仁保（1987）。

海南会馆会员的变化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的会员变化，根据第《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 23 届会务报告》（1983-1985）、《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第 29 届会务报告》（1997），以及网络上的 2003 年数据，整体上来说，人数是不断增长中。

1984 年，联合会的成员属下会员有 34329 名。1996 年有 34687 人。最后又增加到 39376 位。从 1984 年至今，各个属会增加 5047 人。增幅度最大的十个属顺序是雪隆海南會館（+5092）、關丹海南會館（+676）、甘馬仕海南會館（+432）、登嘉樓海南會館（+388）、亞庇海南會館（+329）、瓜拉冷岳海南會館（+220）、新山海南會館（+201）、淡邊海南會館（180）、淡馬魯屬海南會館（+178）和吉蘭丹海南會館（+157）。

尽管如此，如果深入地看，在 1984-1996 期间，共有 36 个属会的会员正在减少。其中以柔佛的情况最为严重，多达 11 个属会的会员呈负成长；霹靂州也有 8 个属会的会员日渐滑落。

从 1996 年至到 2003 年，会员继续减少的有 18 个属会；增加者有 41 个，保持不变的则有 13 个。我对于会员人数保持不变的趋势有所保留。我猜想，其中不乏资料不及更新产生的错觉。

自 1984 年至 2003 年而言，增加 38 个，不变的有 4；降落的一共多达 30 个。柔佛最多，占有 8 个，霹靂居次，7 个，森州也有 4 个属会。令人关注的是，1986 年至今，馬六甲海南會館的会员剧减了 1430 人；檳城海南會館也少了 831 人。不知何故也？

海南会馆会员式微

乡团力量的式微，已经不在话下。海南会馆，也没有例外。以 2003 年 71 个属会的会员人数观之，尤其可见这点。

总计来说，会馆会员一共 39376 人，占 2000 年海南人口统计的 27.25%。值得注意的是，入会的乡人比率一般上来说相对偏高。在丁州，参与会馆的海南同乡推算可能高达 85.42%，丹州有 55.63%。彭亨也有 42.10%。其他各州的百分比占 18.54%-37.28%不等。平均上而言，每十个海南人，就有三个是会馆会员。

无论如何，以实际的人数而论，会员其实并不太多；而且，一大部分位于雪隆海南會館（21.57%）、馬六甲海南會館（7.33%）、檳城海南會館（4.89%）、關丹海南會館（4.87%）和登嘉樓海南會館（3.57%）。

凡此五大会馆，加上巴生海南會館、新山海南会馆、古晉海南公會、霹靂海南會館以及吉蘭丹海南會館，已经占据全国全部会员的 55.40% 强。由此可见迷你會館数目之多。

整体上来说，会员超过 5000 名者只有一间。人数介于 1001-5000 者，有 6 间会馆。会员数额位于 501-1000 名之间有 16 间；少于 500 名者多达 48 间，相等于属会总数的 68%。

在这之中，会员在一百名以下有 11 间；包括三合港海南會館、巴登馬六甲海南會館、古達海南會館、馬登巴冷海南會館、永平海南会馆、吉膽海南會館、陳厝港瓊州會館、拿笃海南会馆、吉南瓊崖同鄉會、森州柔河海南會館与宜力海南會館。

会员介于 101-200 者 18 间，201-300 者也有 12 间之多。如果这个趋势继续恶化，可以想象会馆的存亡其实已经危如累卵。

第一个大学奖贷学金

为清寒同乡子女能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之故，1954年在朱运兴先生倡导之下，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设立了大学奖贷学金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以后，其后一年正式颁发奖学金。

到了1959年，联合会增设大学贷学金，开启新马华团大学奖学金之创举；以后各个乡团纷纷仿而效之，先后成立了同样的基金。朱先生过人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

为了栽培后进，朱运兴先生和他的战友可说是用尽了苦心。史料记载，海南联会在朱运兴、祝清坤和郭全强三位会长任职期间，先后三次敲锣打鼓筹募奖贷学金基金，获得乡亲慷慨捐输，成绩斐然。

根据档案上的资料，海南联会在1957-1974之间，通过琼剧团巡回义演等多管齐下，共筹得一百馀万元，奠下奖贷学金之根基。第二阶段的1975-1989，奔波走访全马，又得三十馀万元。到了1990年开始的第三次推售金砖，累计所得亦超过一百万元之巨。然而，我从征信录观察得知间中不乏认捐不认帐者。

无论如何，凭靠这笔资金，“到目前为止，海南联会已经拨出约二百万馀元，栽培了逾八百馀名专业人才”。难怪联合会的网站坦言：“海南联会成立至今取得最大的成就，就是奖贷学金的设立。……四十馀年来，发展及充实奖贷学金是本会会务中最重要的一环……”。我深以为然。

拖欠贷学金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的大学贷学金的颁发，始于1959年。我在《马来西亚琼州会馆联合会23届会务报告》（1983-1985）、《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28届会务报告》（1993）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第29届会务报告》（1997）上，读到了拖欠贷学金的纪录。

说上来真是世风日下了。1984年的时候，57名接受贷学金者，最后还期都在1982年-1984年之间。即便是19人在1983年毕业的学生当中，13为已经率先交付部分款项。

到了1992年，一名毕业于1987年者，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只还了微不足道的70元。而且，这70元还是两年前所付还。这还不算最差的纪录。有个1983年的毕业生，10年以来还了50元；平均每月5元。另一名1985年毕业者，过了11年，继续拖欠4050元。我在1992年的5月走出学校，欠了马币一万。

1996年的统计，显见那位五年之间只还70元的学生，尚欠1730元。平均每月清还5元的那位呢，从1992-1996年，一共交还了区区300元。新的个案有1991年毕业，借贷6千，仍欠5750元；最后还期是1996年11月22日。

我的名下的一万元，当时尚有3540元待还，表现实在差强人意。根据合约，我记得该在1997年付清。幸好会馆领导姑念我在1993年-1994年间中，共有两年身在研究所读书，而延长了奉还的期限，没有登报要钱。现在回想，倒是我要登报回谢了。

古晋海南会馆 120 岁了

华人南来砂州，据说可能早在唐宋。然而，直到石龙门发现金矿，才吸引了许多的华工在 1840 期间大量南来。其后，华人的口每年增加。到了本世纪初，已经急速增长到 4 万 5 千人。

根据古晋天后宫的兴建年份（1883，一说 1885），猜测海南人就在那个高峰时期转往于此。1910 年，购置 3 间店屋，命名为回春堂，既设立天后庙还附设了学堂。1930 年张运玖与何敦盛等将这间琼桥学校的私塾改名崇本；二战后并入中华二小。

史料还说：“直到 1941 年，日本侵占砂劳越时，最后一批帆船无法开回海南岛去，船上的水手们被迫留在离古晋 70 英里的大邦港(Sungai Tapang)附近的甘榜砂巴(Kampung Sabah)长住下来。这批海南水手，后来与当地的达雅族少女通婚，开辟了一个迄今闻名的海南/达雅村”。

“海南水手入乡随俗，他们讲海南话，也讲达雅话。每年大事庆祝达雅族的丰收节，也热烈庆祝华族的农历新年。他们也虔诚膜拜婆祖(天后圣母)”。从此，海南人在古晋和砂州开枝散叶，落地生根。

百年以来的变化，民风淳朴，人情浓厚的古晋海南同乡人才辈出，各个行业都有杰出的表现。商场的先驱，有张运玖、何敦盛、李茂聪、符和熙与符致民多位。文教的前辈，有张秋、张家汉、陈泽波及何和琛等。政治领域，也有二战爱国机工冯增标以及人联党要骆义平律师。

然而，面向了新的世纪，和其他乡团一样，古晋海南会馆也面临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吸引新生的一代，自动前来参与，延续和发展会馆的乡情工程？

在这方面，我想，也许除了在会馆今后的政策上作出转换之外，我们的确有必要认真改变管理会馆的策略，考虑多办一些属于年轻人的节目，并且深入研究落实“服务会馆制度”的最低时限，以便进一步壮大古晋海南会馆的传统作业。

累计了 120 年的智慧，我从来没有怀疑，古晋海南会馆未来的成绩，将会是一个过人的典范。1999 年以来，我来来往往位于古晋大街的会馆门前擦肩而过，总想起这个问题，这个希望。

陈厝港过去的风光

1844年10月22日，潮帮领袖陈开顺取得契约，启动开辟陈厝港(Kangkar Tebrau)的机器。间中，欧人相续侵入，若丹麦园，若荷兰园，此起彼落；吸引了许多移民前往开垦。由於黄振胖大量招募瓊州同乡，据说海南人一度还是陈厝港当地的多数族群。

不仅如此，吴华先生的《柔佛华族组织概述》（2002）里考证，陈厝港的可是州内最早成立的海南会馆。根据推算，有个说法是，陈厝港的海南会馆早在1880年已经成立。

算上来，这一切都是百年的历史材料了。会馆内一件件文物宝贝，也全是上等的古董。那面书有“慈云镜海”的匾额，是辛亥革命（1911）那年的孟秋所立。那一年，会馆因为一名乡亲感染天花病逝，奉令烧毁而后重建。柔佛苏丹还特别拨款三百元作为建馆基金。

至于刻有“佑我商民”以及“普济永年”字样的两块匾额，则是民国9年（1920）挂上去的。还有那口井的故事，说上来神奇得很，竟然养活了陈厝港上上下下的全部人家。

然后，这些风风光光，似乎皆是远古过去的事情。黄建成在〈故里乡情：陳開順與陳厝港〉透露“陳厝港在全盛的1924年，共有五千名華人居民，目前不到五百”（http://www.mumacheng.com/his_mag/his_mag011.htm）。

陈厝港的海南会馆的会员，每况愈下。从全盛时期的“当地的多数族群”，到了1984年，会馆会员只有67人；1996年跌至60人；2003年，仅有区区58人。就连主席一职，也一直在黄、卢、冯、潘（注）等四大姓翻转。这样下去，前景之不妙，大家心照不宣。

可惜，迷你会馆若陈厝港者不能向当下流行的搬迁华小方案终身学习，陆续外迁到人口密集之处。

注：《百年乡情》（1999）所载为“番”，明显有误，因而改作潘。

从龟来到古来

最先到来古来的海南先辈一说是黄国茂，1892年远到这里经营咖啡店。以后南来者众。符志民先生在他的《劫后余生》中记载，古来不少规模较大的园丘，都为海南人所相续开辟。

其中当年古来街场至士乃一带是天成廊，更叫做“海南港”；面积十分可观，分上中下三港，跨越三地：上港地段属士乃所有，中港位居今天的沙令，下港所在地便是古来。

早年这个称作下港的古来的河道不通，逢雨成灾；水涨上岸，河里的水龟，随之一一浮现。根据符志民先生回忆，街道的海南人，都赶来凑热闹，跑到河边观赏这幕奇景。

符先生的文章里说，因为居民“发现许许多多的水龟，于岸上水边爬行，觉得稀奇可爱，彼此不约而同，喊叫龟来了龟来了”；日久成俗，索性将此地名以“龟来”了。

据知，直到1980年代，古来火车站尚挂有书上“龟来”的牌子（注）；可惜后来拆了。若是这样，这个“龟来”或者“古来”是不是海南人开出的新天地？会馆的史略记述，乡人在此已久，早在1902年陈学凤、符文章已在大街设立天后庙，又开办了英才学校，二战后并入古来中华公学。

英才学校设在现青龍壇附近，李明德长校。董事长为陈学凤，董事中符文章、吴万志、何业赢、黄令鹤、何珍南等；按照名字推测，应该皆为海南同乡，可见当时海南族群人多势大，权倾一时。

迨至1918年，鄧國先在《古來今昔》中言：“瓊籍吳萬志(吳合成)，購下一段土地，將原有的五間亞答屋，增建一排雙層亞答排樓，樓下經營茶室、煮炒、酒吧，樓上作為客棧，有數十位中國來的妓女陪客”。

1937年，符志民先生南渡，古来邻近地方的胶园，“清一色（为）海南先辈所有”；最大块乃总茂园，有二百多英亩，运和园也有102英亩；其他20段占地几英亩至20多英亩不等。

沧海桑田，时至今日，这些海南帮在海南港所有的庞大产业，相信已经先后易手他人。至于后辈，大概只知Kulai，而不明由来乃是当初“龟来”之意，不亦悲乎？

注：安焕然透露，那间，从古来往加拉巴拉威的路上有间油棕廠仍书“龟来”。

海南先辈步行到居銮

黄尧先生的那本《星马华人志》提到释意为“蝙蝠”的居銮(Kluang)这个城市，早在 1899 年间，已有 30 个海南人千里迢迢从新加坡步行到这里，开发了河流两岸的芭地。

以后，这些海南人定居此处，一边种植一边畜牧，渐渐变成了一块安乐的田园，“大有安居在金銮殿般的舒服，自喻大有升华帝王之福，就叫出了居銮的名字来”。

这么说来，海南先辈倒是有功于开辟居銮了。可惜除了这些寥寥无几，材料没有注明出自何处的两五行字，黄尧先生精彩的作文毕竟没有深入考证以及论述间中的详情。

例如，30 个海南人北上的故事因缘何在？他们在居銮的那一段日子如何经营个人生计？最后离去之前，是否建有诸如昭应祠或者天后宫的硬体建筑？凡此种种，我们全部一无所知。

偏偏这个阶段，却是居銮本城发展的关键时刻。1915 年，行政中心在此设立。1918 年，中华中学跟着创办。1920 年至 1930 年期间，树胶全面带动了居銮的起飞。

一直到相隔了三十多年，才有了居銮海南会馆创立的记载。那已是 1935 年的事情，海南群集这里多达“数千众”，郭新先生起而首倡居銮琼侨公所而众志成城；1941 年后又改称居銮琼州会馆。

从 1899 年微不足道的 30 人，到 1935 年的“数千众”，可知海南人繁衍之快，已非自然的增长，必是大量外移而来，身体力行地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留下最好的注脚。

尽管如此，到了 2003 年，会馆的会员只有大约 600 人；变化之无常，让人伤感。

令金海南族群之奇

令金海南族群什么时候南来呢？那间海南会馆是早在 1912 年，经丁学岱奔走而成立的。1918 年，乃在义山路兴建馆址。1940 年，又在市区购得店屋，设立新馆，并请国府副领事郑心广先生主持开幕。

以后 1974 年后，理事会议决将原有旧馆新建，1980 年正式完工；从此小小的令金，会员不及 300 人，竟同时养起两间海南会馆，一奇也。

更奇的是，令金虽小，图书馆俱全。1981 年倡议以后，历经各方努力之下，1986 年终于落实。至 1992 年，曾亚杰先生报告：图书馆藏书共分十大类，计有 677 本；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此二奇也。

三奇的是，在此间主持灵界交通的海南庙祝似乎众多，不知由来何故？如果资料没错，至少有四：一、林半仙命理风水中心的林道良；二、令金海南天后宫的卓敦玉；三、睡佛娘娘庙的卓亚来；四、三宝庙的钟亚英。

四奇，当年曾在大天球马戏团以“神功破椰”、“神鞭灭烛”之技，表演红透东南亚的吴朝华先生，如今改事油画，隐居这里。

五奇，编有《简明马华词典》的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李宽荣先生，原来也是道道地地的令金海南人。令金地灵人杰，海南族群多产奇人奇事，由此可见。

用锄头开拓海南港

峇株巴辖新加兰海南港，是一个世纪以前，离乡背井，冒险南来的海南先辈辛苦经营的结果。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举目丛林，一片沼泽，不但荒凉，而且交通甚为不便。为了船运土产，海南人的先祖用锄头毅然开出一条大沟，命名以海南港。

根据史料，远在 1900 年至 1920 年期间，开港的陈元骥与陈德和叔侄，连同一百余位同乡，定居这里，以种植椰林为生。多年胼手胝足之下，叔侄两人累积了 200 多亩土地。

据父老回忆，海南港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祖上煮食椰油，用的是土法。每日凌晨五时，骑着脚车载往市镇转卖，早出晚归。剩下的椰干和槟榔，只用芭路通往，或靠船只载送。过程如此艰辛，所得仅够三餐温饱。

1912 年间，三岁时户国川先生跟随父亲户开统落足这里。1997 年担任新文龙海南会馆副主席的户先生说，当时另外还有 72 名海南人仍在园丘工作。然而不久户父省亲回乡，他也转往邻近的新泰邱氏园做事。

1920 年间，陈元骥老迈归乡，其子先在日本深造，学成回国，无心务农，竟将田园相续变卖。以后村内园地殆尽，原有的人力渐老，年轻人纷纷选择外移他乡。如今所谓海南港的称谓，其实早名存实亡，黯无生色了。

目前海南港的所有园林，多为 20 户的福建金门人、德化人及永春人所有，村民人数两百余人，皆非本家。至于海南港的历史，更不用说了。

烧光了海南帮的顺天港

1936年5月4日那天，李蕴朗先生来到了三合港。那个时候三合港的街场分作上下两段，各有店铺几十间。蕴朗先生在三合港写成的那篇<闲话三合港>里说，上个年下半段的店子烧光了。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弹丸小埠，咖啡店便有十多间”。如果这些咖啡店都是海南的先辈经营，可想而知三合港海南帮人口众多，势力庞大。

史料所记，确实如此。早在1920年代，海南人就在三合港不远处的顺天港谋生。杨居勤先生在2004年4月24日《东方日报》的报道引用的资料透露，到了1929年，海南人的人数上上下下已有数百人了。

几位独具远见的前辈因此集合了乡人的力量，建起琼州天后庙；其中杨明拔先生更代为申办了后来的育才学校。李蕴朗的手稿乃言：“代表这儿文化事业的机关是二间学校，学生共有一百多人。……从前只有一间，去年才多办起一间来的”。

若是这样，育才学校倒该是三合港第一所学堂了。可惜日本无耻南侵，为所欲为，顺天港的海南人跑的跑，走的走，在1939年已有七百多亩胶园的一下子都荒废了。

二战以后，元气根本来不及复原，动乱紧紧跟在后头。等到按照毕礼斯计划全面移殖新村，英军一把火烧毁了民屋、商店和学校，海南人弃了辛苦耕耘的家园，顺天港的历史从此绝迹。

内情毕竟如何？《马来亚风云七十年》书中的片断记载透露了一切：“（顺天港）的工人群众都曾经受到党的影响，好多人都参加党领导的工会或其他群体组组织。那些小园主也同情党拥护抗日。”万家安先生校编的那本《英烈春秋》还说，吴科雄曾受托到这里收编民众，成立四个中队。

根据<柔佛新闻>的稿子，距离三合港大约13公里，从三合港通往永平路方向3公里处，拐右10公里就是顺天港的原地。“目前，该区已是荒芜一片”。“破坏比建设容易”，信然。

麻坡的海南建筑群

文化之都麻坡的海南会馆，是在 1882 年 5 月 21 日成立，当时沿用旧称习俗，名以“琼崖会馆”；位于闹市之间的二马路，设有天后宫。1893 年，旧馆失修，出现败坏之相，拆除后重建。

1910 年，琼崖会馆为照顾染疾在身的同乡，吴俊臣、郭大龙先生领导先辈，借用海南公司的名誉，在拿玛街开始了琼崖慈善居，让“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期间，会馆在巴吉里资置义山两处，并建有南山亭一座，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人，得到安息之处。此外，又加购胶园和店屋，增益入息，充裕会馆的活动经费。

直此馆务一片新气象，不料日本竟然南侵，破坏了一切。史料记述，“为使同乡获得安全起见”，会馆动用了四千元，“便在四条区胶园内兴建亚答屋多间，作为同乡集体避难所”。

战后，会馆重新组织。1957 年依始，琼崖会馆再度计划重建，1961 年 3 月 10 日落成。1963 年，添置馆后地皮，加建楼宇，楼上作琼侨俱乐部，底层则用以琼崖公祀。1973 年以后，琼崖慈善居和琼崖公祀扩建。1991 年，巴口再添土地，改为新义山。

百年一来麻坡的海南建筑群，看来完整得很：从庙而馆，从生前而死后，从形而上而形而下，麻坡的前辈都顾及到了。由此可见，功能才是推动会馆的关键。如今社会转型，麻坡和麻坡以外的海南会馆应该怎样从容应对呢？

西海岸的海南村

半岛东西两岸，都有海风拂面，风情万种的海南村。西边的一头，除了以螃蟹远近闻名的吉胆岛，巴生的海南村，则因为海鲜长屋林立其间，如今更为天下游客所知。

巴生这个村子，1994年5月2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那篇报道说，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开辟。不用说，村子的布局是非常海南。村内的三间庙宇：昭应祠、华光大帝和镇南宫；其中昭应祠供奉的就是海南108位忠义的兄弟。

百户人家子女受教的务德国民型华小，为当年凭靠捕鱼为生的海南先辈所建。爱群剧社更是琼剧的原发源地，享誉半岛，名声大振马新泰三地，还出了两名红透半边天的名伶郑白雪与傅红梅。

离巴生港口十二海里之遙的吉胆岛，原是荒凉人烟的弹丸小岛，红木丛生，沼泽遍地。茹苦含辛，披荆斩棘的開埠功臣，可是三位道道地地的瓊籍前輩陳耀天、黃良深和嚴福秋。

据知，三人都来自巴生的海南村，每日联袂来返两地转售他们在岛上捕捉所得的螃蟹。时间久了，渐渐安居这里。1872年，吉胆岛的东街区开始建起了那所名曰 Chuan Eng Bio 的昭应庙 (<http://www.pulauketam.com/pulauketam/en/pkhistory.html>)。

1883年，吉胆岛岛民激增，街坊区和过港区相续有了方便初临乡亲寄居的公司厝。到了1900年，公司厝已有二十座之多。以后，外籍人士多了，吉胆岛即从 ta 堂堂的“海南岛”降格为小小的海南村了。

无论如何，若是吉胆岛的昭应庙建于1872年，不但暗喻巴生的海南村的冒起岂非更早，恐怕巴生海南会馆始于1894年的历史都要改写。

雪隆海南会馆的创办

雪隆海南会馆创办的历史，凭靠的主要的是天后庙里那一座铜香炉。史料指出：“这座直径逾尺的古铜香炉，现置于乐圣岭天后宫大殿内，抹得光可鉴人，香炉上刻着：‘光绪十六年孟春吉日’九个字，左边更刻上“蕉赖广成敬奉,粤东羊城元和铸造”字样”。

光绪十六年，即为公元 1890 年。1956 年 6 月 23 日遂照香炉所刻推前一年，“议决 1889 年为会馆创建年份”，同时通过议案，确定每年阳历 8 月 15 日为馆庆纪念日。

然而，雪隆海南会馆真是 1889 年所立？支持此说的其中说法有：义山中的雪隆海南会馆总坟，是建於光绪 25 年(1899)。按照旧有惯例，会馆在先，义山在后；至少可以从中推测雪隆海南始于 1899 年以前。

其二，1873 年吉隆坡战火平熄之后，甲必丹叶亚来论功行赏，分赐手下，包括曾和他出生入死的海南先贤叶勇。吉隆坡谐街 59 号地段建起的琼府会馆，就是其中配给。

若是如此，接下来的一些疑点是，这是否同时说明琼府会馆亦为叶勇和他的战友所共同筹划成立？吉胆岛的昭应庙据说建于 1872 年，其时雪隆一带的乡人又有几许？1873 年的战火平熄之前，如果没有琼府会馆或者天后宫的存在，吉隆坡的海南族群如何敦睦乡情？

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说不定藏有蛛丝马迹，有待揭秘。

雪隆海南会馆拆拆建建

与叶亚来相识的叶勇创立雪隆海南会馆的由来，根据的是天后庙里那个刻有“光绪十六年孟春吉日”字眼的古铜香炉。1956年6月23日的执委会议上以此推算，议决1889年为会馆创建年份，并确定每年阳历8月15日为馆庆纪念日。

当时，馆址设在吉隆坡谐街49号，称为“琼府会馆”；草创时期会员寥寥可数：雪兰莪峇都知甲甘密园的大约40人工友，加上在吉隆坡居住者大约30人，连同巴生及巴生港口一带的乡亲；一共约一百人。

过了五年，即1904年，据说因为谐街的馆址狭小，不敷应用，于是乡人中的符辉安、黄辉明、秦志旭、张拔金、陈继丰、朱远佳、符和生、李极轩、吴镜堂、林安清、龙学丰、王兆松、龙兴寿发起改建新馆，另外购置苏丹街的地段，把会馆与天后宫合并为一。

1906年新馆再度兴工，直到1908年始告竣工。1910年，会馆跟随师爷庙，改用总理制。1917年至1918年之间，会馆门前空地扩建双层屋宇，加设侨南学校外，“琼府会馆”易名为“雪兰莪琼州会馆”。1925年，又据中国南京政府采用的委员制，把总理制改换作主席制，沿用至1965年。

1949年后，会馆开始着手重建会馆的计划。1950年1月20日，选出了林翼民、吴慕光、林猷昌、黎先统、庄运昌、吴达德、符振煌、冯维祺、张佩文、王国洋及龙学岱为首的重建馆宇委员会。

拉拉扯扯，拖到了1962年春，九层楼大厦图测终于获准，并在1965年竣工。1975年，物色庙地小组主任陈群川向市长申请天后宫乐圣岭现址作建庙用途；1977年，特设“雪兰莪琼州会馆天后宫建筑基金”后，再于1981年发出建庙工程招标启事。

1983年11月27日，天后宫升梁。1989年9月3日，天后宫开幕。现在又有了比现有的天后宫建筑面积约大三倍，估计耗费马币四千万元，准备大兴土木的第二期发展计划。

看来雪隆海南会馆百年以来，除了1948年资助96位触犯入境条例，遭到政府遣送出境的乡亲之外，以及无伤大雅的“正名行动”，做得最为声势浩大就是这些典型的拆拆建建工程了。

来个吉隆坡符氏宗亲会？

小小的马来西亚，符氏宗亲会竟然有三。一是 1940 年成立的雪隆符氏宗亲会 (Persatuan Foo Ti Selangor)。会史的简介开头一段写得十分有趣：

“一九三九年夏，旅雪州符氏族人为联络昆季感情，敦宗睦族，共谋福利，聚首吉隆坡老巴塞路盛南茶室楼上，坐下长形的木凳，长形的木桌为会议桌，召集雪兰莪符氏公会第一次成立筹备会议”。

不知道执笔前辈在这里强调“长形的木凳，长形的木桌”，用意毕竟何在？

二战以后，1946 年 11 月，檳城的符氏宗亲 (Persatuan Foo See Seah Wilayah Utara) 开始筹备结社以奉祖登龕；后于 1947 年 6 月 28 日，由当时的中国驻檳领事揭幕。

马六甲的符氏宗祠 (Persatuan Kaum Keturunan Foo)，则在 1960 年发起，1961 年 8 月 13 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出执委。

到了 1990 年 1 月 6 日，三地宗亲贤达集合首都，商讨筹备马来西亚符氏总会 (Malaysia Foo Clan Association) 之事；并在 1991 年 1 月 23 日获得注册。1991 年 6 月 9 日又在吉隆坡符氏公会义阳堂举行总会首届会员大会。

既然雪隆符氏宗亲会实指的是 Persatuan Foo Ti Selangor，接下来，也许应该“坐下长形的木凳，长形的木桌”，模仿隆华堂成立一个吉隆坡符氏宗亲会；不亦乐乎？

发展坏了巴生海南古迹

巴生的历史始于何时？1890年5月，当时还叫做巴生卫生局的巴生市政局前身已经成立。1892年，五条路观音亭里出现了一块刻有“光绪壬辰”的横匾。那么，巴生海南会馆又是何时建馆？

有份资料说，那是早在1894年，陈德万、陈文秀、龙道仁等人在位于今天的苏丹街“为善剧社”附近发起创馆；可见海南人大量移殖巴生为时已久。

1916年，陈德熹、龙兴森、符建章诸君又倡议筹建新馆；一共筹得了10,695元，又向广益银行贷款一万元购买置会馆现址东姑街的三间屋地，盖了三间双层店屋；奠下乡情的千秋基业。

战后，经过了1948年以及1953年两次重修，1963年“扩建馆宇小组”着手策划新厦。最先，新馆计划建在港口路的地段；可是碍于巴生港口的发展，竟遭政府征用。于是旧有的馆宇因此拆除，“改建为四层楼大厦”。

书写本段馆史的文字这样记载：“（1975年）8月31日新馆蓝图绘成，公布本馆大计，一时人心振奋。1976年8月15日发表筹募宣言，9月30日理事会安排同乡们在中国酒店聚餐，推动募捐。当场认捐共达13万元，此后募捐工作积极开展，青年组亦举办文娱晚会，筹募建馆基金”。

那一本《百年乡情》（1999）里页119至页121，大大方方详例了旧馆拆除前后的六张系列照片，其中一张居然还特别大字注明“仁风吹又生”。因为人心如此的振奋，不但平白坏了巴生经典的景点，更制造了另一个古迹的遗憾。

清朝海南人来到了太平

早在同治当朝的时候，据说海南人已经来到了太平。那个刻有同治八年（1869）的石香炉就是证据。那时候，古打尾上还筑有一道海南桥。只是采矿的生意后来失败，乡人都散开，更不用说会务了。

到了光绪七年，先贤潘先精、邢尚义、陈道山、邢凤仙、林天胜、苏家昌、陈继炳、陈振昌、林树杰、陈振祥、卢免若、高士达诸君子，为了急济扶助同乡，重新动了建筑会馆的念头，就选在敏律建起会所。

此后，太平的海南会馆日渐发展。1932年，终于有了琼州公所，活动开始有了一定的规模。可惜不久以后，日寇南侵，不但殃及会务，更坏了间中所有的重要史料，造成我们对这一段记忆一无所知。

直到光复后，我们才知道，太平的海南先辈着手开办夜学班、国术班、体育部、互助部、青年部，以此服务社区所需。今天，太平海南会馆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网页，并且发布了会员的名字。非常有趣的是，会员当中以王、何、李、陈、翁、周为主，由来何在，值得考核一番。

和许多乡团一样，更可惜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原有的馆宇在1959-1960年间拆毁了。到了1970年，马结律的方便所也逃不过重建的命运。1993年12月26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过扩建会所计划，虽然“面貌改观,焕然一新”，古迹再次受伤，使我们难以想象原来同治时，海南人已经来到了太平。

马来文本中的槟城天后宫

Persatuan Warisan Pulau Pinang 在网上，难得有份资料介绍槟城天后宫（Tokong Hainan）。内容不多，首先提到的是这间所谓的海南庙宇，又称天后宫（Thean Ho Keong atau Tokong Ratu Syurga），为1866年开始兴建；目前所有则是1895年所立，以膜拜妈祖（Mar Chor）。

次言天后宫，为来自海南岛的先民所有。1995年，此庙正届欢庆100周年之际，不知何故，改选以后，槟城天后宫理事会竟然成立以林明钊为首的“槟城海南会馆天后宫重建工作委员会”，积极对外筹款，再次决定大兴土木。

（[http://new.exoticpenang.com.my/images/exoticpenang/PDF/NPSB%20Heritage%20Trail%20Bro%20\(Bm\).pdf](http://new.exoticpenang.com.my/images/exoticpenang/PDF/NPSB%20Heritage%20Trail%20Bro%20(Bm).pdf)）

文章的第三个重点，在于解释海南先辈在19世纪南来已迟，不敌早到的友族，因而被逼投身渔夫，或和英人煮食。殖民者离去以后，海南人因此转业厨师，经营咖啡店和餐馆。

文章又说，庙宇东侧，就是琼州会馆（Kheng Chew Hooi Khoon）的原址。对街的是会馆同仁发起的益华学校（Aik Hua）。益华，最先建于1913年；1919年扩建以后，迁至Lebuh Muntri的143号。

最后，文中点出重建于1955年的益华学校的风格属于“Art Deco”；1995年以后再度修饰美化。

大体上资料所述轮廓都对，唯年份不一。根据现存题有“莫不尊亲”的木刻，天后宫成立的可推至1870年。益华学校则疑是1920年接办。1913年启办益华学校之说，不知根据为何。1925年，王谟仁先生主张把天后宫易名琼州会馆，不避忌讳，亲自拆出原有牌匾；这件大事，说来话长，Warisan的短文倒是忽略了。

英文网站中的槟城天后宫

除了马来文本，至少有两个注册英文网站，拨出篇幅介绍槟城天后宫。一是 <http://asiaforvisitors.com>，一是 www.orientalarchitecture.com。顾名思义，我们大概轻易获晓前者着重于旅游，而后者偏重建筑。

在 <http://asiaforvisitors.com/malaysia/peninsula/penang/hainan/>里，槟城天后宫名以 Hainan Temple，前称“ Thean Ho Keong or the Temple of the Heavenly Queen”。网页同时简略地叙述了天后宫开启的年份即 1866 年，并在 1995 重建（completely remodelled）。

Tim Ciccone 等编辑的 <http://www.orientalarchitecture.com/georgetown/hainanindex.htm>，则以〈Hainan Temple (1866-1895, refurbished 1995)〉为题下笔，内容和 <http://asiaforvisitors.com> 大体一样，不过多了八张照片。

对于槟城天后宫 1995 年的重建，这个网站显然有点异见，尽管出现的文字说得漫不经心：经 1995 年的修复，天后宫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更新（The temple was refurbished in 1995, making it appear much newer than its age would suggest.）不过，天后宫的卖点是据说这是唯一允许摄影人任意取景的庙宇。

资料比较详尽则见于 <http://smkr.tu.tripod.com/places.html> 中。文案中说明了槟城天后宫由来的历史，也描述了海南先辈南来的职业模式。此外，也提到会馆同仁发起的那间益华学校：

“ On the other side at 143 Lebuh Muntri is the association school, Aik Hua, which was built in 1913 and extended in 1919, then rebuilt in 1955 in Art Deco/early modern style” . 文中的地址和年份，都和马来文本的说词一致。

东海岸的海南村

光绪年间，海南先辈王德莺、宇基佑为首的乡人，开始在丁加奴龙运县下的北加(Paka)登陆，到 Kampong Kongsì 开采锡矿，砍伐木材，运往中国销售。

1910 年，陈元绪、翁明江、洗世昌、尤劲能、黄中生（中医师）、符史庄之父等接踵南来，逆流开天辟地，北加愈是兴旺。到了 1925 年，这里已有“忠义”神龛，为北加海南会馆的前身。

1932 年，北加的父老乡亲更合力肇创“启蒙华文小学”，并在河畔租赁一所店屋，辟为校舍；不但从此开始了教育的新章，以后甚至渐渐无意造成海南语大兴，一举成为北加各族之间的通用语。

位于丁加奴州北方的勿述，据黄循平先生的〈丁加奴勿述的海南同乡〉说，则始於 20 年代末期已有海南同乡迁移这里，散居勿述河域里的甘榜拉、巴西亚加、日底、岸挽、甘榜拉惹和瓜拉勿述港口。

到了 30 年代末期，詹尊吾、戴德上、符福林、陈在仪、王朝进、张泰宣、张运珍、戴德隆、陈书生、黄世丰、戴德均、刘昌璉、伍道江和何子开等 14 海南同乡更集资购下了一块离日底市镇不远处的二英亩许校地，创立了日底中华学校。

可惜，不论是勿述还是北加，海南人如今已经沦为少数族群。“勿述海南同乡家庭只剩下 40 馀户，其中 30 馀户聚居在县经济活动中心的日底镇，另 10 馀户分散於瓜拉勿述、巴西亚加、惹俾和甘榜柏羌”，黄循平先生在文章里说。

海南人到登嘉楼

海南人远到登嘉楼，至少是早在满清道光年间的事情了。渐渐的同乡多了起来，资料说，翁邦玺这位先辈建了一间茅屋，作为琼人同乡来往的临时住舍。跟着，另一位前辈翁荣焕，扩建了那间茅屋，变成了公司厝的规模，以安顿日渐增加的乡亲。

以后的发展是，何启藩、严崇义、陈声进、冼世昌、黄振明、何敦书、符载经、林天行、吴声秀等人，又一同发起在峇烈武吉街购得一块临海地段，兴建以天后宫为主体的新馆。

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海南人种植的胡椒，价格又多为外人操纵，筹募建筑经费因此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前辈们都很热心，设法凑钱捐输，甚至有些琼人竟定期斗量胡椒，捐作建馆基金，一心一意要把会馆建成。

根据父老们的回忆，当时建筑会馆的所有材料和全部工友，都是直接从海南岛运来；如此坚持前后一共费了六年。到了1896年，瓜拉登嘉楼琼州会馆才总算正式完工。

自此以后，海南组织在这里逐步扩大。连接了天后宫的海南会馆，在登嘉楼这个州府各地纷纷立起：北加（1910），甘马挽（1913）以及龙运（1937）。

1928年，瓜拉登嘉楼琼州会馆有了章程，后一年第一届董事部成立，翁方昌出任了总理。1946年大战后复会，翁方昌重作冯妇。从翁邦玺、翁荣焕到翁方昌，近年一来，诗字辈的子孙，若翁诗万、翁敦鸿、翁淑龄、翁书止、翁书豪、翁秀秀、黎秀恬也继续担任要职，可见翁姓人家在登嘉楼势力之庞大。

我想，白小校长翁诗佣先生听到自己人在登嘉楼这般“当家又当权”，一定忍不住会像我一样，为登嘉楼地灵人杰而高兴。可惜，后人的竟然把“登嘉楼”这个好好的绝妙译名，沦作意象等同D级奴隶的丁加奴，真是堕落。

登嘉楼海南会馆会员变化

虽然乡人自海南岛南下投荒登嘉楼已快有两百年的历史，关于“公司厝”或者“水尾圣娘庙”的资料并不多见。登嘉楼海南会馆会员人数最早的纪录据知还是在近五十年的事。1950年2月20日的那份史料说：“复办登记会员大约200余人，至1955年增至大约500人”。

到了56年5月3日的大会，会员有626人；并不断增加。60年12月3日，人数已有911人。61年以及62年，略微滑落至888人和899人。以后一直到1980年，会员保持在882人至926人之间。

1981年至1990年，也许是会员增长的一个高峰期，最少的一次也有910人（1981），巅峰的1989年竟然多达1119人，其中1985-1990连续六年会员人数超越了一千人。

1991年至1996年回跌在887人到974人；1997年进入另一个高峰期，一连七年会员再度超过了一千名。2003年，更达到了空前的1406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1年，女性会员开始领先，而且差距日渐扩大。1956年，妇女只占626人的23%。1991年，男女对比是424：463人；1994年，妇女团成立后，女人的声势更是浩大。

2003年登嘉楼海南会馆会员的男女比重已是604：802，女性从弱势转为多数，居57%强。可见妇女顶半边天，所言非假。

陈元绪的猪岛

陈元绪在 1867 年生于海南岛的文昌县碧上村。据说，1888 年年方及冠的陈元绪，早就扬帆来往海南岛与丁加奴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了。当年民风朴素，没有含血喷人的政治争议，没有刀光剑影的族群对刺；陈元绪来来往往，为的只是生意。

那个时候，陈元绪从事的是猪只买卖：先把猪只逐一阉割，又切掉猪尾以方便辨认，再把猪只自海南岛运往丁州贩卖；又从丁州运载椰干，甘蜜、槟榔回岛脱售；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也许为了表示尊重民情，当初陈元绪的猪只一运到这里，划地自限，下卸在丁加奴河中的一个沙洲上暂时豢养。久而久之，当地的马来同胞因此把那个地方称为“猪岛”(Pulau Babi)。

独立以后，鉴于猪岛的名称“不雅”，丁州政府遂将该地易名为“幸福岛”(Pulau Bahagia)。可是这个旧称“浮罗芭咪”的幸福岛似乎一点也不幸福，“岛民”纷纷外迁，目前只留下四、五家的华人村民而已，根本看不出曾是早期丁加奴华人的农业中心。

更甚的是，因为河流随着岁月的沧桑而改道，原有船只停泊的那片沙洲已经河岸相连；既没有猪，更没有岛。猪岛河岸两边如今杂木丛生，芳草凄凄，了无当年陈元绪毅然南来拓荒的痕迹。

海南四大文化村

海外的海南村，引人注目；海南本土，则以文化村称颂于世；其中又以金花村、攀丹村、水南村和文山村等四大古韵悠悠的名村最为知名。

金花村以明朝三大名士丘濬、海瑞、许子伟“一里三贤”，同居朱桔里而成名。现存丘濬故居，并因丘濬在〈下田村〉的诗里有“有人问我家居处，朱桔金花满下田”之句而改为琼山府城镇下田村。

位于南渡江出海口附近的攀丹村，因有番之舶民聚居，古称“番诞”。虽是“番诞”之处，有自宋至清都是海南名门望族的唐氏，唐门各朝都有名宦入仕。单在明朝，便有进士六人，其中更有唐舟、唐亮和唐胄、唐穆两对父子进士。

水南村则因贬官云集声名雀起。从汉朝直到明代，被贬流放崖州来的名相贤臣的15人当中，其中就有10人包括北宋宰相卢多逊居住在村内。此外，水南村也有钟芳和钟允谦一对父子进士。改良棉纺技术的黄道婆，也曾在水南村生活多年。

原名员山村的文山村一样以书香浓郁，文士接踵出名，前后出了3个进士、15个举人，贡生、秀才更是不计其数。迁琼四世祖周桀一族明代就有进士3人，举人10名。

据文山村的牌坊所载，进士为周宾（1491）、周宗本（1515）、周世昭（1536）；举人则有周洁（1409）、周升（1445）、周宾公、周奇（1487）、周宗本（1508）、周著（1515）、周仲良（1520）、周鸣皋（1532）、周溥（1568）和周尚宾（1589）。

明朝进士，广西参政琼山林上元所著的《员山里记》所载：“嘉靖初，抚军谈公巡行方岳，适我琼邦，经历兹土。里中士大夫冠盖相见者，不下十百”。员山村甚至因此改名“文山”。

此外，文山以“员山八景”称道。唯所谓八景，版本有二，一是礼部尚书王弘海的绿水环龙、横桥渡马、竹松笼月、楼阁丛云、塘尾甘泉、岸头娇柳、莲塘渔唱、石岭樵歌；二是村成莲花、水环玉带、仙洞聚奇、山城拥障、蛾案围光、渔桥钓月、五井饮和、三元镇口。

大清《一統志·瓊州府》的古迹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三卷第二期，第 89-105 頁有該館推廣輔導組主任王會均先生所寫的〈大清《一統志·瓊州府》研究(上)〉，介紹了以雍正初修本、乾隆續修本、嘉慶重修本為範疇的《大清一統志》。

間中除了敘述敕修始末、修者事略，更列出了主要內容。其中對於古迹的分布，記錄頗為詳細。

按五百卷的《乾隆大清一統志》（續修本），其時瓊州古蹟“分誌故郡二、故城十二、廢州二、廢縣十六、樓二、閣二、堂八、亭九、臺四、軒一、故居三、書屋一、菴一、村二、洞一、欄一”。

陵墓則有“列紀宋·趙鼎墓、元·荊王子墓、明·唐舟墓、丘濬墓、邢宥墓、馮顥墓、唐胄墓、海瑞墓、王宏誨墓”。另記下的寺觀有“列著普明寺、永慶寺、永興寺、天寧寺、三山庵、三清觀”。

到了《嘉慶大清一統志》（重修本），共有 560 卷；〈瓊州府〉已有二卷（列於卷 452、453），古蹟、陵墓、祠廟愈多。

古蹟計“分誌故城十二、故郡二、廢州二、廢縣十六、城一、村二、故居三、樓二、閣二、堂八、亭九、臺四、軒一、書屋一、庵一、欄一”。陵墓，“分載宋·趙鼎墓、元·荊王子墓、明·馮容墓、唐胄墓、唐舟墓、丘濬墓、海瑞墓，王宏誨墓、邢宥墓”。

祠廟有 13 座：列誌昭忠祠、海公祠、靈山祠、毘耶神祠、東坡祠、五賢祠、伏波廟、南宮廟、天妃廟、誠敬夫人廟、峻靈王廟、海口廟；而寺觀載有六：普明寺、永慶寺、永興寺、天安寺、三清觀、三山庵。

王會均先生說，《一統志·瓊州府》“就文獻典籍言之，實具有史料價值，乃從事海南學術研究，必需具備的珍貴資料”。不過，歷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這些古迹恐怕凶多吉少。

海南街·海南村·海南县

南来的海南人，都很集中，乃至有了海南街和海南村。在新加坡，海南人就主要分布在美芝路、余街（俗称海南三街）、巴米士街（俗称海南二街）、密驼路的一段（俗称海南一街）、马拉巴街、维多利亚街这些地方。

除此以外，汤申路上段、武吉知马三条石、东陵、乌节路、荷兰路、实龙岗上段、杨厝港路、巴耶利巴、樟宜、三巴旺路和义顺都有不少海南人。其中美芝路一带的乡同最多，约占全新加坡海南人总数的一半。

在距离胡志明市 300 多公里的越南坚江省河仙郡，则约有 100 多户，大都会说海南话的海南村。据说，这里的乡人都是三十年代为逃避战乱，从海南文昌翁田镇和文教镇流落到此的，以符、陈、朱、林四个姓氏居多。这里不但设有海南会馆，更有一所他们开办的和“中德学校”。

马来西亚的“海南村”，该以丁加奴龙运的北加“海南村”出名。在北加村里，海南语是通用的语言，另有“启蒙华文小学”一所。

此外，研究华人新村问题的学者林廷辉博士透露，他的家乡亚益仁耐(Air Jerneh)，是丁加奴另一个“海南村”。丁加奴还有一个“海南村是 Jabur。林博士说，巴生和吉胆岛，也都有“海南村”。柔佛新加兰另有个“海南港”；离古晋 70 英里的大邦港(Sungai Tapang)附近的甘榜砂巴(Kampung Sabah)又有一个迄今闻名的海南达雅村。

我所知道则是位于柔佛昔加末的“海南街”，一条在亚罗拉新村，一条在巫罗加什；有趣的是，各出了一位博士，曾传仲和黎达材二君，都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据知黎达材博士还当过新加坡的国会议员。

不过，这可比不上柬埔寨的海南县。移居柬埔寨已有两百年历史的海南人，聚居的逢咋叻县可是道道地地的“小海南”，不论是潮州人、广东人、福建人或是当地人多说海南话。据说洪森的夫人文拉妮据医生还是海南移民的后裔，不知道是否来自这个村子。

港澳的海南人

海南人远香港和澳门谋生，始于明末清初。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数增长尤多。尽管乡人移居两地的时间虽然较晚，香港琼崖商会早在香港华商总会（1917）之后，已由周雨亭、郑文波创办。除了造福桑梓，敦睦乡谊，可歌可泣的事迹颇多。

1938年抗日战争以来，商会率先连同海外海南华侨，共组琼侨总会，筹募金钱，援助家乡，不但多次义助了一些志士脱险，甚至组织回乡服务团，奔赴海南投入前线。

到了以后香港沦陷日寇手中，商会毅然安顿其时滞留此间的数千名海南海员和眷属，分批疏散，聚集互助，原本粤语通行的湛江一带，竟然因此转作别有风情的海南村。

1948年至1994年间，商会多次筹组赈灾委员会，救济深受水灾其害的同乡，同时赈济风灾的乡人；并且多次募捐寒衣于皖北、苏北、河北、河南、华南、广西多地的灾民。

比较上来，澳门的海南组织算是迟生了。澳门海南同乡总会成立于1994年8月21日，会员已有590多人；2000年11月13日现身的澳门琼州联谊会则更是晚出了。

不过，澳门胜在个人方面出了一个祖籍琼山市三江镇的“老澳门”王理仁。当年王理仁曾以“客栈”为中心转站，接待来来往往的同乡，更为海南人闯入南洋打开一扇大门。

海南·越南·南海

早在宋代，海南就有侨民外移越南了。那是 1171 年的事，位于越南中南部的占城人，开船远到海南买马，顺手牵羊，同时掠走了一批无辜的岛民。《正德琼台志》书上说：后经交涉，大部分分批返还，唯“占城发回所掠人口，见存 83 人”。

1605 年，明朝万历年之间，琼北发生了一次，前后为期长达一月有余的 7.5 级地震。琼山与文昌交界处，共有 72 个村庄顿时沉没海底，从此村民弃农维生，转而下海捕鱼。

到了 1641 年，来自琼山演丰的旧圩村和儒林村的渔民林树华、陈道禔等人，摇驾渔船，配备网具，渡过海峡，出洋去番，抵达海安；并沿着海岸线继续向西航行。一个月后，终于到达越南的芽庄，开始在当地定居。

此后，仿效者众多。1695 年，旧圩村的饶昭聪、陈贵仁更到了泰国的北汶浪港。北港村的饶新孝，甚至建造了 18 艘船，并在西贡多地打开 12 个停泊点，川行越南和海南两地。

钟斌的〈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还说：1735 年，出海的远洋帆船队，居然发展到规模空前的 72 艘。道光三年甲申(1823 年)，韩满翼、苏合利、陈德成、郑世法等邀集同乡 80 多人捐资创建胡志明市琼府会馆。按照这个趋势，越南出现以符、陈、朱、林四个姓氏居多的海南村，以及拓建了中德学校、堤岸三民学校，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越共后来多事，海南人又从越南逃到了南海。出生在越南的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名誉会长王缙利和会长吕诗澄两位先生，当初都是越南难民。据说南加州目前大约共有 5 万海南人，除了可见胡志明为恶多端，亦知“南”字和海南人因缘难断，就连南逃也要选择“南加州”才行。

胡志明市的琼府会馆

石碑上记述，胡志明市的琼府会馆，是在道光四年（1824）建起。当时生活在西贡、嘉定两地的先辈韩满翼、苏合利、陈德成、郑世法等邀集同乡 80 多人，集合群力捐资，就在这块“山清水秀，车舟辐辏，商货流通，皇气逼人”的商业福地，一手启开南越天后庙辉煌的历史。

碑文上说，初时会馆其实简陋得很。前后经过 11 次的修建，包括六次的大刀阔斧；重新打造景色无双的独特风情，才渐渐拥有了今天这个规模。

可惜，由于年久失修，大堂倒塌，1962 年 10 月 17 日，第 25 届理事会耗资百万巨款，约定拆除旧馆，为当时西堤逾五万海南乡亲，提供全新的敦睦乡谊空间。张加祥和俞培玲合著的那本《越南》说，海南会馆亦设有琼剧组。

历经岁月的沧海，史料指出，难得的是，接近二百岁的琼府会馆仍旧保有精美生动的彩陶丹青，雕梁画栋的艺术精致典雅，类似陆云仙的传统民间故事，甚至皇帝敕封的诏书。

根据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劳丁·苏尔梦博士的研究，西贡琼府会馆的一些领袖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写于 1890 年，讲述 108 名海南兄弟在越南不幸遇害的长篇传记。1966-1968 之间，又建有昭应祠（Chieu Ung Pagoda）。

2001 年 12 月 18 日，越南文化通讯部颁发 52/2001/QĐ-BVHTT 号的议决书，把琼府会馆为国家级的文化历史遗迹。2004 年 5 月 11 日，琼府会馆建馆欢庆了 181 周年。

可是，从 1962 年算起，琼府会馆不只是 42 岁吗？

越南古城的昭应塔

关于越南的海南人的点点滴滴，Tan Wee-Cheng 在 2002 年 12 月 4 日有篇〈Down Highway One of Vietnam: Journey Through Ancient Kingdoms And Old Battlefields〉，说起他到了靠近 Danang 的 Hoi An 之事 (<http://www.bootsnail.com/travelogues/wctan/69.shtml>)。

Hoi An, 又名 Fai foo, 是越南有明的古城, 也是许多海南先辈初到的家。那里, 还有一间 Hoi An Hainanese Association 以及称为 Tran Family Temple 的陈氏宗祠。据知, 海南同乡可是越南第二大华裔族群。

在 Hoi An, 除了 Chieu Ung Assembly Hall, 另有间英文写作 chieu Ung Pagoda 的昭应塔。昭应塔位于 47/16 Ly Thai To street, 1966-1968 之间建起, 融合了韩国和中国的建筑风格。一说是 1908 年而建, 待考。

大厅内部布局, 说是划分三个部分; 居中刻有“chieu ung cong tu”; 左右两端, 一是“phong di eu vu thuan”, 一是“quoc thai dan an”。可是, 什么是 chieu ung cong tu、phong di eu vu thuan、quoc thai dan an 呢?

主厅上尚有 Tu Duc 王所赐的旗帜, 上书“Sac phong chieu ung oanh liet, pho phong duc bao trung hung”云云。我读得一头雾水, 有待高人指点。

网页介绍, 塔中供奉 108 位在 1831 年死于临近 Quang Ngai 省 King Tu Duc 处的 Thu Xa' s 海上 的商人。每逢农历六月十四以及六月十五, 祭而奠之。

然而, 根据 Tan Wee-Cheng 的经验, 不论是 Hoi An 的海南会馆还是陈氏宗祠的乡人, 都不说家乡话了。他笔下的记忆读来伤感:

“ I dropped by the ancient Hoi An Hainanese Association, and tried speaking Hainanese to the people. Not surprisingly, their Hainanese was worse than mine (which is actually quite awful), and we spoke Mandarin instead!” (我特意到访 Hoi An 的海南会馆, 试着用海南话和他们沟通。无需大惊小怪, 彼等的家乡话比我还差, 甚至可说糟透了。结果我们都转而说起华语。)

柬埔寨的海南人

关于柬埔寨的海南人，我目前看过一份最好的资料是Penny Edwards所写的〈Ethnic Chinese in Cambodia〉（http://www.cascambodia.org/chinese_cam.htm）。

文章说，明清以来，海南岛和柬埔寨两地早有交通往来。1675，一名叫做Mac Cuu的海南人到来这里。他的富家一方使到柬王在1708年册封他为类似省长的oknya。

19世纪以后，南来拓荒者愈多；Tuk Meah 以及 Kompong Trach两地尤见乡人成群。Kampot一带的种植业，也多为海南人经营。到了1899年，Kampot已有接近三千位海南同乡了。

1911年，胡椒的价格大起，带动了新一波的移民风。可惜1939年日本侵中，间接贻害了当地种植业的起飞。胡椒产量从1938年的六千吨，跌至1956年的1,300吨。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情况更糟。

无论如何，殖民时代，柬之海南先辈的“ Hai Nam Khang” 或 “ Kheng Chew Nang”（琼州人），只占区区4%。唯1960年起，渐渐有了10%之多。然而，Penny引用的文献却说，海南人属于“不情愿的移民”（reluctant emigrants）。

尽管如此，Willmott在1970年发现，Kampot当地建有两所祭奠本头公（Bentougong）的海南庙宇。

Kompong Trach方面，更有三间分别建于1915，1920，1923年的本头公庙；其中第一间更发展出Juequn学校。直到西哈诺时代，仍有大约1千名海南人居住于此。

Tuk Meah 的那间本头公庙，始于1927年，并衍生出Peiying学校。金边的海南会馆，也开办了Jicheng学校。

有趣的是，根据Penny所言，这里的海南人也以从事饮食业者为多。

注：Bentougong，本头公。原文的解作“ variously described as the original ancestor of all Chinese in Cambodia or as the God of the local area.....Bentougong is normally depicted with an escort of wild animals, including snakes, tigers, crocodiles and geese”

泰国的海南会馆

满清同治年间，海南南渡暹罗谋生者甚多，成就事业如云。云策臣、陈元国、韩连翼、杨日茂、吴安修诸先生，因此以曼谷挽叻昭应庙为本营，集合同乡，成立琼州公所。

直至光绪戊戌变法，孙中山起义革命，一心推翻清廷，响应者不乏其人；林格兰率同冯裕元等先贤，另组琼岛会所，分庭抗礼。

1945年5月8日，日军失道寡助，兵败投降，琼属旅泰青年乃发起组织“工商联合队”，为同乡共谋福祉。

自此，泰国海南社会一分为三，虽各有所长，唯力量涣散；有识之士群起接洽三造，筹备合并事宜。1946年2月17日一切就绪，泰国海南会馆因此得以注册成立。

乡侨先后购置所有的产业，育民公学、越堆海南山庄、水尾圣娘馆、曼谷会文社等，一律转在新馆名下。经此一统，泰国海南会馆势力日渐庞大，高峰时期会员多达五千人。

到了1991年，因为会馆要员盗携巨款外逃，引起纠纷；海南会馆划分两个旗帜鲜明的阵营，在不同的时段选出两个第23届理事会：一方以郑有英为首；一方由林鸿鹏带头；并转向法庭进行诉讼。所幸后经调解，1997年7月，两派人马终于以大义为重，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

尽管如此，除了会馆，海南同乡还有不少零星的组织。早前海南先辈还曾发起南溟商会和泰国王氏宗亲会。1989年12月，王统宇、吴乾煌等又创办了泰国海南商会（Taiguo Hainan Shanghui）。

此外，合艾、素岸哥洛、彭世洛等府设有海南会馆；宋卡、普吉、高吧、拉隆、北汶浪等府亦有琼州会馆；董里、干冬、春蓬、弄宣港口、万仓、那屯埠、弄宣、苏梅岛、等地仍设琼州公所。

至于那个 Koh Samui 小岛，恐怕还是19世纪中由海南先辈开发的“泰国海南岛”（<http://www.circleofasia.com/thailand/Koh-Samui/index.asp>）。

云氏家族

云氏迁琼的故事有趣：南宋进士云从龙奉旨出任广东琼州安抚使，1280年，其父云海携妻随子落籍文昌。明显的是云从龙先到海南；可是史话都推云海作迁琼始祖。此后，海南云氏家族开花散叶。

早在清代有进士云茂琦、云茂济、云进元；民国将领又有国民党第十三师团长云瀛桥、云振中、云大选；学者则有工业经济导师云冠平教授、水利专家云大真、语言学者云惟利。间中以泰国云崇对一家尤其显赫。

云崇对三子云茂修是华暹银行创办人，富可敌国；曾是中国国民党暹罗支部议长；为孙中山筹措资金一度变卖产业；孙中山赞为“革命之母”。

四子云茂伦在铁道局担任要职；通晓中、泰、英、法；著有《上古至素王朝的中泰关系》，较后参与治史；晚年出家为僧，直到圆寂。

七子云茂保留学英国牛津法科，先后担任泰国驻法大使、外交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顾问团主席、财政部长以及“枢密院”大臣。云茂保亦为清迈大学的首任校长。

九子云茂俊早年留学英国，是屈指可数，富甲一方的一代商贾。十子云茂僚曾任外交部次长以及驻美大使，并任泰国特使访华。

云茂修的长子逢本是泰国预算局局长；次子逢梁为外交部司长；三子逢松博士，曾是泰国银行副总裁，并出任过他依内阁的副财长，后来还在任讪耶内阁、江萨总理和炳总理下当上财政部长。

此外还有工商部长云天雄、曼谷市长云惟霖、以及云逢椿、云逢钵、云昌任、云昌锦、云昌梁、云大珍、云大棉等企业大家毕出争锋。

我们这里，只有云时进律师当上教育部副部长；留在青史的事迹是当年李金狮三打三不打以后，毅然出战林良实，不敌后退隐江湖。

从海南岛到南沙群岛

波澜壮阔的南海上，璀璨明珠之南沙群岛，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789年，唐朝将距离海南岛南端约500余海里的南沙，划入琼府管辖。西沙多个岛礁上，经已发现早在唐代的庙宇和坟墓，佐证这点。

到了公元960年至1127年之间，朝廷不但将西沙群岛置于本身的管辖范围，更派出海军巡逻。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曾在1279年遣派天文学家郭守敬前往南海进行测量工作。

史料记载，明清时代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和《万州志》，皆在“疆域”或“舆地山川”条目中记有此事：“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表明南沙、西沙属广东省琼州府万州所有。而且，早在明代，已有海口港、铺前港、清澜港以及文昌县的渔人相续远到南沙群岛去捕鱼。

根据清代成书的那本《更路簿》，海南岛渔民所习用的南沙群岛各个岛、礁、沙、洲的地名具体方位，其中南沙计73个地名；可见两者关系密切。

1868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还说郑和群礁上有“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他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参贝。船于每年12月或1月离海南，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

难怪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五岛上都有海南人的孤魂庙。

印尼海南总会重新开跑

印尼的海南人是一百多年前相续来到东爪哇诸岛乃至婆罗洲加里曼丹。新客千里迢迢南下，举目无亲，都赖同乡会的乡亲竞相提携照应。琼州会馆、琼州社、海南公会、海南会馆和海南同乡联谊会因此成立。

早前中印两国邦交友好，互通资源；乃至印尼孟家锡市琼州社侨领蔡家森，不仅早在 1935 年于琼海市博鳌镇莫村村委会留客村里，盖起一座冠以“海南侨乡第一宅”的豪宅，吴棉的〈琼海侨乡第一宅〉还说，60 年代间，蔡先生竟以印尼华商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观礼。

以后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因素，会务为之受困，长达 30 多年的时间里，动弹不得。间中因此返乡者不计其数，海南岛的彬村山华侨农场，更有归国侨民组成的海南印尼村。

局势转变以后，1997 年 9 月 16 日，印尼雅加达的海南联谊会重新出发，积极大事动员，领导后来的年轻小辈认祖寻根。

到了 2001 年 8 月 31 日，印尼国内十四个海南乡亲团体的 80 多人代表群集，选出以张人良、林书训、刘家銜、黄循敏、洪经汉、林志波和黄合民为首的七人主席团，通过海南总会章程后，宣布海南总会的成立开跑，启开当地海南乡团历史崭新的一章。

汶莱海南会馆

宋元之間，已有先民逐漸進入南海諸島群中活動，包括古称婆利、婆罗、婆泥、佛泥和渤泥的汶莱（http://www.ncltb.edu.tw/ncltb_c/literary/publish/p4-4/pb4-411.htm）。1972年，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更在这里发掘一座属于蒲氏的南宋古墓（1264年）。

以后南来者众多。1911年，汶莱第一次人口调查显示，华人已有736人。1929年，汶莱发现油田，移民更是蜂拥而至。1939年，海南先辈率先成立了马来奕琼侨公会。

马来奕琼侨公会后来更名为马来奕琼州会馆，据知为汶莱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华团。1968年，汶莱琼州会馆（Keng Chen Association Of Beunei Darussalam）跟着成立，并没有造成分裂；相反的是，马来奕琼州会馆竟然成为其中的分会，两者和平共处，互惠互利；会务开始不断发展。

1980年，琼州会馆推动了青年团。同年，又开始了中西乐剧社，乡亲群集，康乐活动愈是活跃。1998年，配合海南建省，琼州会馆名称统一，更为汶莱海南会馆，至今会员共有四百多名。

根据新加坡大学的网站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wenlai.html），马来奕琼侨公会先后出版了三本特刊马来奕琼侨公会特刊(1957)、马来奕琼侨公会30周年纪念特刊(1970)以及马来奕琼侨公会50周年纪念特刊(1991?)三本。

网上有份资料指出，汶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另有一间琼州公会；1968年成立，不晓得和汶莱海南会馆的关系如何？

新加坡的海南社会

新加坡海南社会的形成，是上两个世纪的事了。Kwok Ki an Woon 在《**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the Growth of a Diversified Community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1819-1900**》的论文中说，1848年，有了大约700位海南人到来拓荒（<http://www.knowledgenet.com.sg/singapore/shf/ejournal/articles/EJV1ART007.htm>）

到了1857年，韩亚二、王志德等人带头，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了三间屋子，作为同乡聚会和新来琼人的寓宿之地，开启了琼州会馆的新章。

自此，同乡和会馆的关系密切。南来的“新客”，最先入住密驼路一带的客栈，缴清两元半的船务代理费后，才获准离开。作为回馈，初到的乡人还要缴付天后宫五角钱的香油费，融入异乡开始新生，落地生根，建设家园。

史料说明，新加坡的海南社会自我保护的心态浓厚，从一开始，就划街为界。后来甚至发展了集中在牛车水市一带以密驼律、巴米土街、余街以及美芝路为主的海南大街。其中美芝路一区的海南同乡最多，约占新加坡海南人总数的一半。

此外，汤申路上段、武吉知马三条石、东陵、实龙岗上段、巴耶利巴、杨厝港路、三巴旺路、樟宜、乌节路、荷兰路和义顺都有大量海南同乡分布其中。

有趣的是，乡人经营的行业又与地理位置挂钩。武吉知马及东陵一带的海南人多为厨师，住在实龙岗上段与巴耶利的则是海员，三巴旺和樟宜地区的是英军雇员；美芝路并密驼路又以经商为多。

百年辛勤的经营之下，不但文教精英乃至显赫政要，海南同乡都占了一定的比率；中国海南省档案馆的李浩波在《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密切联系的历史记忆》（2002）的论文说：更推动了56个相关的宗乡社团。说上来真是乡情厚谊了。

无论如何，吴华先生在《新加坡海南宗乡会馆》（1999）从1887年点算，在这里成立的同乡会共有19个单位；血缘的宗亲会则有24个，共计43个；数目有别于李浩波所说；细节毕竟如何，待考。

新加坡的海南学校

新加坡的海南学校，知名的有育英学校。那是 1910 年，海南桥领王绍经带头召集乡人黄可辉、云昌朗、何玉麟、卢熙耀、陈开国等共商后开办。即便如此，育英小学招生，一直遵循有教无类的准绳，从一开始已经毅然打破帮派的藩篱。1946 年“育英”成为中学，海南人子弟仅有二成。

育英除了成功大量培育新华的文学作家之外，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和军事的那些因缘：1941 年，殖民地政府征用校舍作为防空救护队总部；1942 年，日军鹊巢鸠占；二战后，盟军“借用”育英做为荷军兵营。经过半年交涉，育英才原璧归赵。

1933 年，东陵区的一群海南先辈，四处奔走筹款，又把社区内的那所补习学校升格为培群学校。首任正副董事长符昆南与符国瑶，以及首任校长是林明卿，理所当然的，都是海南人。

此外，新加坡海南人创办的学校还有六马路的振群、后港海南村的化蒙、加东奥迪安戏院附近的星华公学、余街的醒华、东陵巴刹对面的英汉、樟宜监狱的对面的平民、牛顿一带的汉光、培群和培道。

海南帮的学校是声势浩大，乃至每年都在花拉公园运动场，联合主办“全星琼校运动会”。可惜，这些学校在相续停办，只剩下育英和培群。

据史料说，这些已经消失的学校的末代校长，按照姓名推测，几乎清一色是“自己人”：振群的符萍，化蒙的龙学端，星华公学的王大科，醒华的符飞鸿，应该都是海南人；唯一不能分辨的是英汉的陈贵轩。

琼崖联谊会正抢救文化

像新加坡宗乡总会开设“文史资料中心”、建立“华裔馆”、筹办“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或像新加坡海南会馆那样创设专题讲座、设立“吴德耀教授文教基金”、开办“海南话与海南文化讲习班”，为新加坡发扬光大华族文化而出钱出力的宗乡组织，已经不再算是新闻了。

以我个人相对比较熟悉的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来说，近些年来他们这群人上上下下，大力抢救本土海南文化的精彩表现就非常特出。

自成立了“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开始，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在 2001 年 8 月首先出版了内含 264 名海南作家手写，约有 200 篇文选的《海南文学之梦—世界海南人作家录及作品选》，引起此间深受感动的民众热烈之反响。我在那里找到了许多海南先辈辛勤笔耕的线索之外，更打开了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视野。

2002 年 7 月，琼崖联谊会结合散居各地的王振春、莫河、吴乾祥、陈学夫等前辈的力量，又推出收录多达 300 多条歌谣俚语的《海南歌谣俚语》，重拾星马两地的海南人对乡音的集体记忆。根据报道，《海南歌谣俚语》面市以后，许多公众不但来电表示关注，“有些还询问是否会开办民谣班”，透现了大家对海南民俗之学的热情。

最近，琼崖联谊会印行了从书中的第三本书《力匡、李蕴朗、林秀遗作选》，为新加坡海南文学的研究，再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毋庸置疑的是，书中所收三位前人执笔的那些回忆片段，是了解过去海南人乃至海南会馆在本地所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不可多得的史料。

此外，配合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 2004 年的十周年台庆和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成立三周年纪念，双方联手特别主办了 2003 年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以推广海内外的中文写作风气。

同时，联合了光武国术团以及马来西亚多地的海南会馆属会，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也把海南话版本的《七十二家房客》搬上了现代的舞台，启开了舞台剧的全新意境。

看到了这样出色的成绩，我们不难明白为何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的苏尔梦博士 (Dr. Claudine Salmon)，当年会特地远访收有 3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南作家资料的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为她着手中相关东南亚海南人的历史“进一补”。

符氏社寻根

符姓的迁琼始祖据知至少有二：一是河南宛邱的符元生。这位远祖生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 年)，曾任广东南雄太守，后选任中书令，授命渡琼抚黎有功，敕万户侯，落籍文昌，墓葬龙楼，碑刻“唐始祖参议中书符元生公墓”。

二是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奉命渡琼，生于福建莆田的符有辰。符有辰出任清化军指挥使，抚黎有功，封万户侯，落籍文昌，卒于军所。其子宗系、宗铭、宗举、宗安各任官职，分管琼、崖、儋、万四州清化军。

在 1887 年创立新加坡符氏社的符愈贵、符运政、符福基和符昌文等先贤的先人，究竟是来自符元生还是符有辰呢？尽管身处在一个先进现代的半西方城市里，看得出符氏社的乡人，对此仍然是十分热心的。

三个世纪以来，除了继续敦睦宗亲，风风雨雨之中扶危济困同乡，社长符之玮博士在〈从祭祖说起〉说起，多年以来符氏社居然仍旧隆重其事，供奉祭品，鞠躬请安，跪地而拜，继续维持了春秋两季的祭祖大典。

1982 年，宗亲甚至热诚慷慨解囊星币六万，重印 592 部《符氏族谱》；到了 1996 年，当时的社长符建轼还倡议编撰《符氏族谱续篇》，并于第八届“世界符氏恳亲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1999 年后，符氏社更到符姓发源的琅琊，现今临沂里三个符家村寻根问祖，循迹而游先辈的事迹；现在他们又策定二大与时并进的计划，除了把“符氏本源”上网；有决心将“符氏本源”编成音乐剧上演。

我在 <http://www.fooclan.org/ordergen.htm> 的网站里，看到了那张〈海南符氏派序表〉，不免要对他们的慎重追远另眼相看。宗系、宗铭、宗举、宗安的辈序，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天晓得那些新加坡的符姓子孙今后命名时候跟是不跟？

琼帮玉山

城市的发展和义山息息相关；会馆亦然。其中 1929 年，黎克甫、李有才等，在顺天港琼州义山旁兴建三合港琼州会馆，让人啧啧称奇怪。这么说来，是先有了义山，才有会馆吗？

无论如何，类似关丹海南会馆的情况，则较常见。最初，先由潘昌桂捐赠馆址，王三职、史锦璋等先辈负责筹款兴建馆宇，再向政府申请四英亩的公地辟为琼州义山。

位于砂劳越古近五里的琼园义山，也是如此而来。不同的是，琼园义山是先贤花钱购买。

新加坡的琼帮坟山玉山亭，根据坟山地契和琼州玉山亭碑，是“ 1862 年海南移民梁亚光、陈亚春等五人，集资购置”。厦门大学的曾玲博士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的坟山组织与“春秋二祭”〉说：“ 1890 年，又有郑志炳等四位在老义山毗连增购土地二十余亩为新义山。与此同时，新老义山交由天后宫管理，正式成为琼帮社群坟山”（<http://www.kwspecksanheng.com/Activity/Chunji.htm>）。

琼州玉山亭在 1970 年经被政府征用后，迁移至蔡厝港政府坟场。据知，“受新坟场空间所限，原有坟山内的 30 座总坟以 30 个姓氏祭位代之”（http://www.kwspecksanheng.com/Article/Chongbai/Chongbai_1.htm）

登嘉楼琼州会馆的雪泥亭义山，在 1992、93 年间，还出现了非法木屋侵占死人葬身之地的奇闻，使到当时的会长陈升教先生不得不采取行动拆除，又筑起篱笆划地自限。

汕尾岛上的海南人

听说早年香港电视台有个<寻找他乡的故事>的节目，曾经专访远走非洲的一个华非混血儿；这位流落异乡的他对记者说起，他的父亲总要他跪在祖宗灵位前，劳劳记住自己的原籍：顺德 XXX。

他起初很是不解，直到有一天父亲跟他解释：你今天回不了家不要紧，只要记得原乡，将来死了，他们问了你，就会带你回去了。

一位在媒体线上工作的朋友邱富泉，对我们圈内的人说起这个故事的后一个晚上，新加坡一位海南同乡吴乾祥先生，也告诉我上个清明，他也携带妻子儿女去到廖内群岛上祭祖。他说，孩子心里怎么想他不知道；那里的老人家知道了都感动，都流泪。

吴先生的父亲是从海南南来新加坡，再移居廖内群岛里俗称汕尾岛的丹绒峇株（Tanjung Batu）。起先割胶，渐渐有了一点钱，在靠海的地方开了咖啡店。可惜父亲壮年不幸有病，早走了。“那一年，我六岁。家里兄弟姐妹多，排上队像楼梯。我母亲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带大我们。”吴先生说。

熬过了那些苦涩的岁月，吴先生仍然清楚记得，汕尾岛那里海南人还真不少，从市区到 8 条石海南人更是集中，一般都会说家乡话。岛上早年还有一间专卖海南咖哩饭的，甚至还有 Toko Roti Hainan，以后还出了一位名叫符慧萍的作家。有趣的是，十条石住着特别多姓马的人家，不知道因缘何来。

吴先生还说，那里的胶园分都布在 8 条石至 12 条石之间，各按海南的县名分切，文昌的一边，琼东的一边，万宁的又一边。吴先生用浓浓的海南话向我认真解释。这样的分布，有其历史的渊源，倒不是山头主义作祟。

因为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因素，和其他许多岛上的居民一样，吴先生以后又从汕尾岛迁往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仍然热心海南会馆的事情，不断给我寄来许许多多珍贵的文字、档案和资料；使我不得不发心尽力多为海南人先辈的事迹多着笔墨。

这样的记述，似乎普通平淡；只是生活，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吴先生的过去，也一样，透现了海南人先辈在廖内群岛的丹绒峇株和坤都（Kundur）的艰辛奋斗。发迹了，他不忘原乡。我记取了富泉口里描绘中那位跪在祖宗灵位前，劳劳记住自己原籍的华非混血儿。

领袖风范

宋美龄的远亲还在星马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的那本《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提到宋家的显赫家世，说起宋庆龄那位生在 1861 年的父亲宋耀如，原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他在爪哇过继给美国那位堂舅的事。

海南文昌韩氏家族的家谱记载，宋家的先人是在 1197 年远从河南安阳，为了逃避战乱南迁的。到了宋家姐妹的曾祖韩锦彝，生了两男，长男鸿翼、次男鹏翼；鸿翼，又生了三个儿子：政准，教准与致准；我们那位自学的民间学者韩槐准应是他们的同辈。韩教准，正是后来以三个女儿闻名于世的宋查理。据知，韩教准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除了“宋耀如的这位大哥政准本世纪初曾到马星谋生，终生没有结婚，以 84 岁高龄在半岛逝世”，韩致准的孩子韩裕丰，根据伊斯雷尔所言，也和和马来西亚还有点关系：

“韩裕丰年轻时（17 岁）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 13 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 1941 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 年阵亡。……”

“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1949 年）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 7 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韩山元的〈宋氏家族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证实此说：“（韩裕丰）他由大伯父政准带到马来亚半岛，在麻坡和东甲一带居住与工作了三十多年，主要是在胶园割胶。在这期间，他还到过新加坡好几次，……又曾在东陵路一间叫‘合利’的咖啡店当过店员好几个月，晚上就睡在店中”。（<http://www.hainannet.com/DataStore/Hainan-SungFamilyInChina.htm>）

伊斯雷尔的记载有一点可能有误，即韩裕丰的儿子韩清源之本名，据我了解的海南韩家之辈分，原是以“准丰元清”按序排列，应是韩清元。目前宋氏祖居就由韩裕丰的小儿子韩福元看守。

无论如何，如果韩裕丰生了 13 个子女只有 7 个孩子跟着回到中国，宋家当然还有后人留在马来西亚。我说刚刚老去的“宋美龄的远亲还在马来西亚”的根据就在这里。韩山元的文章中即透露：“（韩裕丰）他的三个出嫁的女儿韩秋菊、韩玉兰和韩木兰则留在马来亚半岛，一直到现在。”。

在五、六岁和父亲韩裕丰一同回到海南岛的韩秀花说，他的父亲是宋耀如的堂弟，已在 2001 年农历十月以 102 岁高龄过世。你要在星马这里认识原籍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的韩 X 丰、韩 X 元或韩 X 清，说不定正是宋家王朝的亲人。

海南的第三位第一夫人

想不到小小的海南岛，竟然出了三个第一夫人。广为人知的只有两位：一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二是蒋介石夫人宋美玲。第三位则是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谢飞。

碰巧的是，三位第一夫人祖籍都是文昌人；原名谢琼香的谢飞来自湖山镇茶园村。和其他两位夫人有点不同的是，她 14 岁加入共青团员，15 岁进党；大哥二哥是琼崖农军，皆为国民党所杀；三哥谢冠州还是中共文昌县委书记。

因为这个背景，谢氏举家曾遭国军通缉，一家大小 11 人先后遇害。谢飞被逼潜入香港，一度还调到新加坡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和马共秘书处做事，以后还是 30 名女性随队长征的其中一位要角。二万五千里的血路途中，据说她都是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一起哆嗦，合盖一条毛毯。

长征期间，才 23 岁的谢飞认识了刘少奇。可是婚後不久，谢飞挥离刘少奇，回返延安深造。以后刘少奇多番再娶，谢飞也不纠缠。身任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之余，还报考法律研究所；毕业后更当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副校长。

尽管如此，因为当初曾和刘少奇结合，谢飞身系黑狱面对逼供两百多次。1973 年获释，瘦如骷髅；没有生育，一直独身生活。四人帮倒台后，谢飞出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校长。

那一年，孙中山、蒋介石、刘少奇都死了；三位第一夫人，顿时一起成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第一寡妇。

泰国的海南人政要

东南亚的海南人政要，推其出色程度，最杰出的在泰国。冯子平在〈论华人参政〉透露（<http://www.interoutstandingpaper.com/chlw3/ch00044.htm>），云崇对（朴沙拉信）一家就够显赫了。据说，奎披汶执政，云崇对出任过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沙立的第二次政变后，他是过渡政府的国务院长以及发展部长。

云崇对有多位儿子在泰国都是风云人物：三子云茂修(1883—1959)曾是中国国民党暹罗支部议长；七子云茂保先后担任驻法大使、外交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顾问团主席、财政部长以及“枢密院”大臣；十子云茂傑曾任外交部次长以及驻美大使。

云茂修的长子逢本是泰国预算局局长，次子逢梁为外交部司长，三子逢松博士，曾是泰国银行副总裁，并出任过他依内阁的副财长，后来还在任讪耶内阁、江萨总理和炳总理下当上财政部长。

据冯子平以及伍尚光的〈海外的文昌人〉说，近三十年中，先后担任泰国副部长以上的政要，华裔共有二十八人，其中祖籍海南的占九人。

九人当中包括了两位前副总理黄闻波（沙猜·春哈旺）以及许士茂；工商部长云天雄、副内长差罗，副贸工部长罗章兴，副农长陈崇财；以及上面所提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云茂保和财政部长云逢松等。2002 大选后出任国会下议院第二副议长的陈乍伦（素察），也是海南人；原籍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昌福管区美篆邦塘村。

还有一位曼谷市长云惟霖，按辈分看，也许是云家的后人。云家真是太厉害了！

马星的海南人政要

论政治表现，新加坡海南人的成绩也不错。吴华的〈战后新加坡海南同乡的成就〉统计，曾有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与交通及新闻兼工贸部政务部长马宝山两位；黄循文两次担任政务次长，后又晋升政务部长，以及西南区市长符喜泉。

2004年8月，李显龙的内阁中，除了马宝山出任部长，南大商学系毕业的符喜泉更升任社会发展兼青年体育部政务部长；符致镜同时担任国防部政务部长以及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

马来西亚这里，就相对逊色了。建国至今，只有五位副部长是海南人：副教长朱运兴、副文化青年体育部长黄循营（后来坐牢了，出牢后当起元老管起兄弟之间的纪律了）、副教长云时进以及副青年体育部长翁诗杰。

州政府方面，目前官位最大的可能是吉兰丹的行政议员陈升顿以及柔佛的行政议员龙莆天。早年柔佛的张文强，马六甲的林斯江，槟州的李永枢。玻璃市的吴英顿，吉兰丹的符兹美，丁加奴的祝圣才等，也都在马华的旗帜下出任行政议员。

政党那边最高的职位是马华总会长陈群川（后来也坐牢了）。有趣的是，一度华基政党青年团的团长都是海南人，翁诗杰身在马青、邓章钦、章耀两兄弟分别领导社青、和民青。如果我没有弄错，骆义平律师曾是人联党的青年团团长。沙巴那边，当初首席部长拜灵的夫人，算不算显要？另外，当前朝野三位的国会议员冯宝君、周美芳、邓文村都是海南人。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先生的政治秘书符月璇也是海南人。

唯一可取的是，我对我那位研究国际政治的海南同乡唐南发说：“我们的朱运兴先生任职副教长时，对得起天地良心”。

而且，我们还有一位年纪轻轻就当上马六甲民选市议会主席的顾兴光先生。个子高大的顾先生是星马少数敢和于李光耀辩论的高手。我念初中曾在马六甲万宁社听过他穿插华语和海南话的演讲，文句漂亮，风度出众，让我印象尤其深刻。

除了顾先生，左翼另有祝俊雄，还曾当上州议员。我没有机会拜见，遗憾，遗憾。

首相根在海南？

所谓首相根在海南的说法，其实是这么一回事：海南岛三亚市凤凰镇回辉村的回族根源，许多是远自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商人古早迁入而来。《汉书·地理志》、《大唐和上东征传》以及《太平广记》卷二八六都有零星星的记载。

此外，也有从大陆南迁的回族先民，包括蒲氏家族和海氏家族两支。其后，名门望族的蒲氏，落脚此处就地汉化后改姓符。

至于“一门之内，才德彬彬，为海内鼎族”的海氏家族，主要源自经名首音的“海鲁丁”。其广东始祖海求，在南宋时已由闽迁入广东番禺，以后五世祖海答儿则在明洪武七年（1374年）驻军海南岛，落籍琼山左所，成为海氏海南始祖。明朝嘉靖一代清官，“死后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的海瑞，即是海南岛海氏的五世祖。

此外，当然不乏原为功绩显赫的中亚布哈拉王族，乾隆皇帝说是“哈其大族，每出将种”的回族十三姓”之哈姓。

流传至今，长居这里的3200多人回族，不少是商场的好手，也有从事海洋捕鱼、种植蔬菜的农民、就是妇女一样精明能干善于经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并不忘本，仍然保有自己独特，据说和沙地阿拉伯的语音颇为相似的回辉话。

马来西亚首相的外祖父哈苏璋就来自这个回辉村，而哈苏璋的弟弟哈苏璜以及他的后人则继续留在岛内。其中哈苏璜之孙哈承强和哈承辉曾在日前到访大马，一下子他们仨首相和海南表弟，在海南引起轰动，广在中国报道：

“原来，巴达维的外公哈苏璋（中文名）家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早年都居住在海南岛。后来，巴达维的外公和另两个兄弟离开海南岛到马来西亚寻求发展，而唯独把一个叫哈苏璜的弟弟留在了海南岛。从此，哈苏璜就一直居住在海南岛三亚市的回辉村，并与在马来西亚的哈苏璋等兄弟三人失去了联系。而哈苏璜正是现年48岁的哈承强和39岁的哈承辉的祖父。……”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12/25/content_293278.htm)

不过，首相根在海南，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首相的父系源自阿拉伯，母系的远祖也仍然来自波斯和阿拉伯。无论如何，这么说上来，刚在2004年2月2日过世的首相母亲，也许可算是一个或半个海南人了。

根据修改后的章程，母系的子女也可加入海南会馆。就不知道首相自己的意思如何；郭全强先生要有机会见到首相不妨代为探个口风，也顺道问问首相下一回北上中国是否能否抽空到回辉村跑一趟。

郭新生平的异行奇事

1886 年出生的郭新先生从海南岛南来之前，先在广州方言学校读书。据史料说，他早在那个时候就曾积极参与同盟会；而远在 1912 年已在乡里筹组民团，出钱出力，不落人后。1929 年他更和王谟仁合作，筹组了“琼崖实业有限公司”，为中国橡胶种植业作出很大贡献。

到了 1933 年，根据吴华先生的<马来西亚琼帮的地缘性组织>，郭新先生乃“联同郭巨川、王谟仁及王兆松等人在 1933 年发起组织琼州会馆联合会”，并在较后两度出任总会主席一职。

相当清楚的是，二战前郭新先生即是公认德高望重的琼帮领袖。1937 年，他还当选了国民大会马来西亚华侨代表一事，当见他的影响力。《居銮琼州会馆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37-1976》曾有一篇<郭新先生事略>，详细记载了这些事迹。

然而，郭新先生生平的奇事，倒无关革命；却是 1946 年他的座车在柔佛州昔加末，与火车碰撞，汽车断了两截，三人受伤，一位小童不幸身亡，坐在前座的郭新先生居然吉人天相，安然无事。

<郭新先生事略>说，从此郭先生“益知凡人在世，……无时无刻不在危机中”；于是更加热心公益。到了 1948 年，他又有了另一次异行，引起瞩目。

事情的开始，是因为柔佛州巴罗镇土产运往新加坡过程的人为瓜蒂，造成当地火车运输权都落在福建帮里。郭新先生吞不下这口气，公开呼吁海南拳师吴德启打抱不平。

于是吴师傅召集了七、八名同乡好手对抗。吴承云在<忆魏大乾与吴德启大师>住追述其事：结果是海南拳师胜出；然而，事情并不因此罢休。对方甚至要出动了槟城的私会党继续恶斗。郭新先生仍然不甘示弱，乃至出动了兄长郭巨川喊话，要发动全新加坡所有海南拳师火拼，才有了转机。

更奇的是，除了热心华教，创办巨镜和侨民两所学校，又担任马六甲培风、培德女校、新加坡育英学校、居銮巴罗侨南等校总理，并一度出任海南琼海中学董事之外，温故知的手稿指出，“他还捐出了樟宜路伍永隆路地皮 6 万余尺为淡米尔学校校址”。

郭新先生在 1955 病逝，遗下五男六女；长男开始，是早年留学德国的工程硕士；三男开中曾任居銮琼州会馆会长多年。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令尊郭开基，以及芙蓉国会议员郭开东，则是郭新的侄儿。

“老爹”符宏昌

在丹州，“老爹”符宏昌是最具有势力的了。每逢官方的庆典，“老爹”他就坐在苏丹身旁，德高望重，由此可见。

原籍海南省文昌县会文镇龙所园村的符宏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娶了徐氏，生下一名孩子昭桐；十六岁，他到了丹州的道北(Tumpang)，开始了在南洋的奋斗：码头、园丘、货船，都有他的足迹。

就在那里，他先后遇上了 Dutch 和黄月好这两位贵人，得到他们的扶持，进入了商场大展拳脚。据说，后来嫁给了符宏昌的黄月好，有一位姑姑是苏丹宠爱的妃子；爱屋及乌，符宏昌也因此得利不少。

除了拥有“鸡标”汽水厂之外，史料上说，苏丹恩赐给他不少林地，又让这位他口中的 Towkay Ah Seng 专事处理华人事务。此外，和叶亚来一样，符宏昌发迹的另一个关键是开有赌馆，生意兴隆，获利丰厚，财源滚滚而来。

符宏昌唯一的遗憾是，他的长子昭桐带着巨款回到海南被抢，遇害身亡；使他从此改变了对金钱的态度。

符宏昌后来再娶林金花，生有符昭雄；长子昭桐留下两名儿子兹美和兹利。符昭雄、符兹美和符兹利都是丹州的马华强人。兹美曾接祖父领导道北华人联合会抗日，而遭日军逮捕，所幸祖母拜见苏丹，并蒙苏丹亲自交涉获救。

据知，丹州最早的一间民办华校育智华小，校舍是由符宏昌所捐出的。兴建天后宫和海南会馆，他也功不可没。

可惜，据马华哥打峇鲁区会主席龙仕祥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说，道北这所已有百年历史的天后宫，新的地契竟从庙地(Rumah Ibadat)改作住屋 (Kediaman)了。也许，没有了旧有的生意关系，一切都改变了。

苏丹的朋友黄亚养

黄亚养从海南岛文昌县远来关丹，只有 12 岁。开始的时候，他在巴刹工作；后来偶然跟上了在林明矿场当经理的英国人，渐渐出人头地。

关于这一方面的一个传说是，黄亚养 20 岁那年，这个贵人决定回国，竟然把一大箱的钞票送给了他。他以后在商场上的发迹，就由此而来。

后来，他结识了当时的彭亨苏丹 Sultan Abdullah，情同手足。和皇室交情匪浅的他据说曾和苏丹一同游山玩水，而且“进出皇宫如同自己的家门”。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多次得到苏丹的恩赐。除了名正言顺的拿督勋衔，我们现在知道的还有：两支蛇形马来短剑、六支利剑，一把孛生竹，以及一支类同“上方宝剑”的权杖。黄亚养曾经动用了这些威权，把一位县长和一位警长革职。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黄亚养的 12 名儿女当中，除了长媛之外，在苏丹同意下，每位孩子皆各以彭亨州的地区命名：黄关丹、黄布乐、黄甘孟、黄林明、黄北根、黄立卑、黄文冬及黄日莱；三名女儿分别是黄彭亨、黄米昔拉及黄本珍。

根据史料，他曾获得英皇乔治五世封赐，是海南人当中少有的甲必丹。今天，关丹有一条三公里长，四列车道的大街 Jalan Dato' Wong Ah Jang 纪念他的功绩。黄亚养街上还有一所建于 1924 年的 *Sekolah Sultan Abdullah*，见证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可惜，路牌少了黄亚养的中文名。

甲必丹何敦盛

出生於海南岛文昌县龙马市养材村的何敦盛（Ho Ton Teng），是砂劳越首任海南籍的“甲必丹”，更是一个生意的能手。

去过越南、马六甲、新加坡；当过海员，当过工头的何敦盛，发迹的开始是借用了客船航行古晋和星洲的便利，顺道采购货物在两地转手交易。上了岸，他在古晋买下店铺，经营杂货，后来又开设汽水厂，贩卖乌盐柴，甚至承接砚标油田的伙食供应，以后还在石龙门、新尧湾和燕窝山等地染指了金矿的开采。

难得的是，生意蒸蒸日上的他，扶持同乡，始终任劳任怨。他先后领导过琼州会馆和古晋琼侨公所，重修天后宫，并且重整了琼侨学校，改为崇本学校。期间，还购买五里的琼园义山及三角坡的回春馆，为古晋的海南人垫下千秋大业。

二战开始，何敦盛积极号召同乡子弟支援，为他以后惨被修理埋下远因。日本南侵占有砂劳越后，担任抗战筹赈委员会委员的何敦盛遭到迫害，被迫放弃手上所有金矿，一生的荣华富贵都付诸东流，在遗恨中老去。

“甲必丹”何敦盛留下四名儿子。长子何和现，一度获选古晋市议员；次子何和珉，毕业自南京金陵大学，为南京排球队队长，还是南京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曾为官委议员；三子何和琳，曾任砂劳越首席部长的政治秘书，是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中央财政；幼子何和琛，曾是砂劳越青年理事会主席，从商。

王兆松、王俏云父女

王兆松的名字，在海南族群里是数一数二的。1873年生在乡里文昌，13岁南来。先在砂州谋生，以后转到新加坡；再到吉胆岛。1906年，他回乡娶妻生子后，再下南洋。

哥冈的〈侨领王兆松先生事略〉说，这间中有一个苦涩的趣闻是：“1912年王兆松再次回到故乡，全部行李仅是一个面粉袋，气得老婆不让他进家门”。于是王兆松第三次远走，重回吉胆岛，最后定居巴生。

巴生看来是王兆松的福地。他从推销冰块的小生意做起，跨界越州大事投资，慢慢走入房产，开辟胶园，开采锡矿，甚至经营酒店，都各有所得。

不仅如此，对外方面，王兆松也颇有建树。他是坤成和尊孔校董，同时曾经历任中华大会堂、中华工商会、同善医院董事。以海南人的弱势评估这一切，王兆松个人声望之高可见。

深有远见的他，曾与郭新、王谟仁、符致逢等先贤，筹办琼崖实业有限公司，在海南岛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日本侵略中国，他前往香港参与筹划琼崖华侨联合会，出任救济部主任。

王兆松的千金俏云，更是女中豪杰；在美以美修毕中学，参加雪兰莪飞行俱乐部，考获驾驶执照；据说是亚洲第一位女飞行员。日本侵华，她原先要投报空军，受制于当时只收男性的条规，不被录取。

她因此转往香港，为有志青年传授正规的航空课程。以后折返吉隆坡，度过艰苦的三年零八个月。二战后，她远到澳洲深造家政；留守当地工作，回国后在1971年病逝，享年58岁。

王俏云之事叙述的不多，我只在吴华先生的《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1999）看到零星段落。哥冈的文章说得更少，不免可惜。

抢争王先楫遗产

1917年，年方15岁的王先楫，从海南岛的乐会县远到南洋打工；辗转在新加坡，太平和金宝发展，事业渐入佳境，创办多家锡矿公司，并成为霹雳的华侨领袖，先后任太平、安顺和务边三地琼州会馆的副总理。

和许多当时的大亨一样，王先楫娶了两个老婆：刘亚苏没有生育，又讨了严英喜，生有五子四女。除此之外，据说当初王先楫在世的时候，曾经回返故乡投资兴建码头，又有了第三个“妻子”李会英。

1946年，54岁的王先楫不幸遇害，岛国大部分的财产于是交由李会英代为管理；李会英胞弟李会森的儿子李崇荫也代理个别产业。1979年2月28日，李会英去世后，李会森借用了王先楫长子王裕铭的名义，委托李崇荫专事管理王家的业务。

1985年以后，侨房政策改变，中共把王先楫原有的产权退还给他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子女；于是王先楫的后代授权王先楫的侄女王裕衡及其子欧宗灿为代理人，而李崇荫和李贵师两父子则以李会英是王先楫的第三个“妻子”为由，要求分割王先楫在家产。抢争遗产的纠纷由此拉开。

翻查了档案，发现原来李会英系王先楫的管账李会森的姐姐，原籍海南省万宁市龙滚镇楼管理区北吉村人；曾嫁与王裕茂为妻，随夫到新加坡谋生。1939年期间，并给王家带顾小孩。1948年李会英回国，在王家祖屋居住，并代为料理王家的房地产。内情还有很多，总之，李会英不是王先楫的第三个“妻子”。

按此调查结果，1999年6月2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把王先楫所有的房屋全部退还王家。海口市中山路71号、73号房屋和琼海市嘉积镇新民街64号、66号房屋，从此归于王裕铭、王裕萍、王裕钟、王裕炽、王裕铨、王裕国共同所有。

可是，折腾如此漫长14年的岁月，最后得到只是这四间微不足道的房子；王先楫如果地下有知，他是会哭还是会笑？

朱运兴传奇

祖籍海南文昌的朱运兴先生，是辛亥革命那年在霹雳怡保诞生。朱先生家里有 17 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一。在外而论，毕业自香港大学的朱运兴先生也持有许多第一的纪录。

善于辞令的他既是第一位华裔教育部副部长，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辞职的副部长。他也很可能是第一位霹雳辅警 PVR 的华裔州总警监以及东姑内阁里第一位和马共接触的官方代表。

陈平那本闹得风风雨雨的《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Story》，记有他 Too Joon Hing 为华玲会谈穿针引线的用心良苦。据翁诗杰说，和谈期间，为了取信马共的代表，朱运兴心甘情愿留在敌营作为人质。

基于原则和理念，朱运兴先生还是第一位制造补选的马华要员，并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和威望，凭靠他对华文教育坚定的立场，凭靠反对《1960 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为竞选宣言，轻易以三千多张多数票漂亮胜出霹雳州安顺区的国会议席，制造了一个政治历史的大震荡。

林连玉先生失去公民权以后，朱先生毅然亲往调查庭作证，论述有教无类的人权，力陈教育天下英才的清白。林先生亲笔的那篇〈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先生〉，回忆此事语多厚爱，足见他一世清誉深得民心。

2004 年 12 月 17 日，《星洲日报》的社评〈從朱運興和余廉看今後華教之路〉也说：尽管“朱運興擔任副部長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就在 50 年代擬定國家教育政策的關鍵時刻，他擔任這個職位，也因此走向了捍衛華教權益的前端。在大時代的困難形勢下，他無私無畏，以民族大義和公民權利為前提，奮勇挑戰不公平的政策措施”。

朱先生对教育的关心，并不止于那里。当他开始在琼州会馆活动的时候，早在 1953 年他已四处奔波，动员同乡大力劝募，以琼剧团巡回义演，发起筹集琼联会会员子女大学奖贷学金的千秋大业。这个计划可还是首开新马华人大学奖学金之创举。

2002 年 5 月 27 日，528 报变一周年前一天，91 岁的朱运兴先生在怡保中央医院谢逝。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吉祥前往凭吊这位英雄后，发出文告表扬他的功绩：“国家亦因此失去了一名伟大的人物”。

虽然如此，“朱运兴至死都没有得到国家、政府和执政党，包括他曾经担任总秘书的马华公会推荐接受任何勋衔”。林先生显然为此愤愤不平：朱运兴的遭遇跟当代及后期的许多马华领袖截然不同，即便不是“敦”，至少也该受封为“丹斯里”。

海南特区

这么说来，朱运兴还是马华史上第一位没有贵爵的高官了。可是，他有的，他们也没有。

***Jalan Quek Kai Kee* 不见了？**

从先辈南来算起，似乎只过了一代的时间，郭家在这里早是海南人的望族。郭巨川和郭镜川（郭新）两兄弟的后人，也一个个相续创出名堂来了。其中一位“开”字辈的孩子郭开东，曾经追随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先生退出马华，并以独立人士参加芙蓉区国会议席获举，获得全胜而引起轰动。

除了郭开东之外，郭开基在海南人群中，也是非常人物。根据资料，岭南大学毕业的郭开基早年在柔河工作，后来转入马六甲，又经昔加末和居銮等地。每到一处，都善加组织乡人，创办海南会馆。最少有三间海南会馆即柔河、昔加末和居銮，和郭氏家族的领导直接有关。

和国民党以及英军关系密切的郭开基，在二战的时候，带着家眷北上重庆避难；并得过英国王室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OBE) 以及太平局绅的勋章。回国后，一度是马华党员，曾任柔佛州联委的查账。有说他也担任立法议员，然而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记录，恐怕是指地方的立法议员。

到了壮年，他大部分的时间似乎都用在昔加末。他在那里的老家，就在今天顶好超级市场以后直到联邦大道的地段，超过 30 间店面的面积；今日虽然拆除，当年堂皇的气派仍然可想而知。

郭开基中年心脏病突发而逝，至是可惜。和邓小平同年出生的夫人王遇春女士虔诚信佛，输捐巨款助建昔加末排海庙（注）以及马六甲妙音寺等。身体硬朗的王女士健在，只是记忆已失。

郭开基先生有八个儿女，最为人知应是他的三公子董总主席郭全强先生。郭开基先生的长媛爱莲在林肯法学院读书，曾和首相敦胡申翁同学。目前，昔加末，距离第二道桥附近有一条街道名之以 Jalan Quek Kai Kee，纪念他当年的事迹。

11 月 1 日，新任首相回乡那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街头原本写有双语的 Jalan Quek Kai Kee 路牌居然不见了，剩下街尾的牌子歪歪斜斜缩在一角，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到了 12 月中，街尾的倒下路牌总算歪歪斜斜勉强站了起来。

想起我曾听老人家说，当年肉贩坐地起价，郭开基前辈不耻所行，于是杀猪免费分赠乡里，直到肉价平稳如前；我为 Jalan Quek Kai Kee 的不见心有余悸之后，还真希望张天赐能代为把失踪的路牌找回来。

后记：新立的路牌中文也不见了，仅剩单语。2005 年 3 月 22 日的《中国报》还报道“武吉仕砵排海廟申請延長 99 年地契被絕，當局只批下 30 年延長期，並須付還 1 萬 7000 令吉的地稅”。

祝清坤的五个转折点

1926年11月2日，生在海南岛万宁县后安镇唐坑村一个农户的祝清坤先生一生有五个关键的转折点。

第一、1937年至1944年，是他的少年奋斗期：家有七口，排行第二的祝清坤在11岁南来，先抵新加坡；再转到大山脚，投靠在高巴三万的一个远亲。几个月后，往亚罗士打一间咖啡店打杂，工资三元。

1939年，祝清坤回到大山脚一间咖啡店打杂，工资七元。1941年，祝清坤越海西渡槟岛，在中路阅书报社一间咖啡店的炒河粉档打工。槟城沦陷期间，祝清坤数易其职：

先在咖啡粉厂做工，又改行卖面，再当卖贩工友。最后，还当了小贩。为日军所迫，祝清坤甚至曾在新邦安拔开芭。

第二、1945年至1964年，介于19岁至38岁的祝清坤正值青年创业期：日本投降，祝清坤开始在二条路一间咖啡店打工；跟着自己创业，炒卖咖啡粉。1950年，祝清坤承顶香港路20号店屋，开始均记茶行糕呷粉厂。十年以后，他又把生意开拓到吉兰丹。

第三、到了1965年至1974年之间，青年的祝清坤商场得意之余，逐渐走入社会活动。1965年，他出任了槟城琼州会馆主席。1972年，他是槟城广东及汀州会馆会长。

第四、1975年至1989年，是祝清坤先生最为活跃的时段：1975年，祝清坤出任琼州会馆联合会第19届主席。1978年，又任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同时是马华工商联合会副会长。1983年，他担任广联总会会长。1984年，祝清坤获选槟城华人大会堂主席。1989年，祝清坤再任槟威董事联合会主席。

第五、1990年直今的晚年，他逐步淡出本邦的社团活动，然而德施普地，积极捐助故里的教育建设。海南岛万宁县后安镇上的那所清坤小学，是他奉献的功德之一。

不难看出的是，在每一个点上，祝先生总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用心打点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世间无道上下无常，他终日乾乾进德修业；一旦东风具备，他如潜龙飞天，无亢不悔；成功之道，莫不如此。

祝清坤先生自己算命

领导海南会馆联合会多年的祝清坤先生，认识吴昭凤女士，是在槟城的中正夜学。一起读书，一起用功，志趣相同，同干共苦，时间久了，自然而然有了感情，彼此互相爱慕，决定今后两个人走在一起了。

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关键时候，本来属于两个人亲亲我我的事情，一下子居然变成了两家人的问题。

那一段日子，祝清坤先生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根本不算发迹。开始，吴昭凤的家人甚至大力反对她嫁给这个“海南穷小子”，并警告她必须自行承担“以后一定没有好日子过”的恶果。

可是吴昭凤倒是独具慧眼，面向了多方的考验，意志始终坚定如一。到了大家知道反对完全无效，吴家又移动策略，改用那些琐琐碎碎的人情传统以及礼俗规矩来多番为难这对新人。

祝先生在《回首来时路》回忆此事，对那些黄道吉日的选择尤其不胜其烦：“我于是自己选定了日子，自己布置好新房，然后托了向对方家长说，这是名相师金吊桶所选定了的”。

既然听到了出自名师“金吊桶”指点，谁还敢于说 tak nak? “结果婚礼就在自导自演之下顺利完成。” 祝先生说。

实际上，祝先生不仅仅是婚礼顺利，以后他在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大展拳脚，从此打开了生意的大门。可惜，祝先生没有挂牌算命，不然我想，必然非门庭若市不可。

华教大王

对这个孩子，感受得出郭全强的妈妈是一直引以为荣的，对外开口闭口都是“哥强”；那是我们海南人类似 **Abang Keong** 的一种怪异的尊称方式。我少年的时候常听她说起。可是郭先生见到了妈妈，仍然是那样的非常传统那样的毕恭毕敬。

1956 年，父亲郭开基突然谢世，郭先生和夫人千辛万苦从中国途经香港南下，回国接手家里的那些生意之后，他完全不忘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渐渐地走入华团走进华社。

除了海南会馆的事情，多年以前，温文尔雅的郭先生已经出任居銮中华中学董事长以及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主席；领导华社出钱出力，除了远远可见的硬体建筑，更用心经营华校的校风，深获民间好评。

1993 年，郭先生又从边界走入国家华文教育的核心，开始担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的主席，兼任新纪元学院理事长，带领华教的运动的贴近世界的窗口，把母语教育的发展推向另一个高峰。

当初，为了华教的天长地久，2004 年 12 月 9 日的《南洋商报》报道，他直陈“本身也已做好打算，随时准备好高血压的药、牙膏等物品，一旦被捉，就带着走了”。

如今竟在网站读到郭全强先生晋身“华教大王”的报道，而且还说这顶亮丽的桂冠，可是马来西亚社会各界的称誉。这当然是有待求证的说辞，不过我想，并非完全言过其实。

乡里前辈口中的“开基三婶”的郭妈妈知道了一定很高兴，说起“哥强”的事情必然又多了新鲜的材料。可惜，她已经彻底失忆；尽管她的心里该不会忘记孩子毕恭毕敬的样子。

郭全强先生得 90 分

郭全强先生上任董总主席的时候不久，我的父母在居銮那儿见到了他。郭先生那时说，太太要换他换车，免得出远门提心吊胆。车是刚刚换了，里程却是偏高了。“董总的事情多啊！”郭先生解释说，语气平和，不以为苦。

这当然不是我知道的唯一让我动容的记忆。早前郭先生在海南会馆活动的时候，也是这样风尘仆仆地不断走访了全国多个属会，加强会馆之间的相互联系。我曾经整理了他在 1972 年 4 月在北马访问的行程看，足见他用力之多：短短的一星期内，他带领的团队到了 12 个乡会。

直到他转往董总的事务之前，郭先生许多时间似乎都用在会馆。最早有迹可循的是始自 1964 年，他已经担任居銮琼州会馆的英文文书。1965 年，他出任副财政。1966 年-1970 年，升任副总务。1971 年，他是会馆的董事，并逐步转在琼州联合会出任要职。

1970 年 6 月至到 1972 年，他是新近成立两年的主任。1973-1976，他是琼联青的顾问。1973 年，43 岁的郭全强担任琼州联合会的总务，前后共有 7 年。1981 年，他获选联合会第 22 届执委第二副主席。在第 23 届，他中选第一副主席，直到 1988 年。

介于 1975-1980 年，郭先生也是琼联会大学奖贷学金审查委员会的副主任。1983 年，他著手筹组琼联专业人士联谊会，并在同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一次专业人士联谊会会议。

从 1979-1980，他进入 1978 年成立的美华合作社董事会。由 1980 年到 1988 年，他是合作社的副董事主席。他又启开访问的机器，争取每一个同乡的支持，以成就民族事业。当祝清坤先生在 1989 年引退，他获得推举为琼州联合会第 26 届执委的会长，直到 1995 年。

在他担任会长的时候，除了推动把琼州会馆全面正名为海南会馆，他并在章程上作出重要的修改。远比民行和马华更早，全强先生建议会长的任期只限两届，同时主张两名副会长必须分别由沙巴和砂劳越的代表出任。

我对于这些远见的难忘，却怎样也不比那年郭先生前去谈判时候，我的父亲指着电视的郭先生说：全强的姐姐爱莲可是敦胡申翁在英国法学院的同学。

是的，那一阵子我们都很伤感。坚苦的四年转眼过去了，郭先生仍然坚强不拔，一脸的笑容，坦然以对悲喜。我终于明白为何和全强先生度过两年阴风苦雨的黄迸发，愿意给了郭先生 90 分的印象。我呢？我自己愿意加多五分；两分为的是我们都是昔加末人，三分为的是我们都是海南人。

海南大佬

据说海外海南人加起来数目竟有 300 万了；仅是文昌人就达 120 万。虽然早年海南移民的生活艰辛，甚至客死他乡；经过几代的耕云播雨，苦尽甘来，扬眉吐气的有钱大佬，自然日渐增多。

法国海南同乡会会长谢盛跃是餐厅的能手；香港海南商会会长李强为投资产业中的高手；单在泰国一地，尤其是人才济济，坐镇一方财富：

有贵不可言的云崇对家族，有经营百货的郑有华、郑有英兄弟；有凭靠汽车零件发迹的叶世忠；有从事人造花的欧宗清；有生产红牛饮料出名的许书标；有专事纺织工厂的吴乾基；有因地板而风生水起的张其璠；有珠宝巨商的云大珍；有航运大亨的冯裕德；有开发森林的陈明安；还有酒店业中的吕先英、黄宏萱、齐必光。

星马两地的大佬，也实在不算少了：借种植打开天下的郭氏家族，以咖啡粉起家的祝清坤和黄雄忠（注）；“妈咪”快熟面的冯振轩；创办雪柜装配厂的王弗诚；酒店前驱的黎政民；代理养命酒的张裕民；印务生意出身的邢福鑫；都算是这里有钱的海南人。

不过，恐怕谁也不比曾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留名的邢李原，更加广为人知。邢李原，坐拥 ESPRIT 的香港五十大富豪，大明星林青霞的老公也。

注：黄雄忠前辈早年在师训受教于任雨农，不久弃文从商。他年过六十，身体硬朗，除了本家的生意，为乡情奔走，最是落力，任职雪隆万宁同乡会主席。可惜不幸在 2004 年 12 月车祸谢世。

冯振轩用“妈咪”走进世界

冯振轩 7 岁那年跟随母亲离开家乡，南来马六甲生活，早上读书，放学就在父亲经营的咖啡店帮手。二战日本南侵以后，生活颠沛流离：咖啡店立即停业，冯振轩中途停学。

然而，并没有完全浪费这段人间地狱的非常时间。他和家人藏身穷乡僻壤的芭地，耕种为生；一边自学语文。累积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磨砺，他对母语和英文已有一定的掌握。

直到战争结束，16 岁的冯振轩开始外出工作，几乎那个行业都曾做过：有一段时间，他在新加坡打的餐厅当跑腿，后来折返家乡从事巴士售票员，以后共有七年他是修车厂的学徒。

他是那样急于创开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当把握那套修车的技术以后，凭靠辛苦储蓄的那一点钱，冯振轩与朋友合资开设一家修车厂。可是，因为缺乏经验，营业不幸很快中断。

吸取这次教训，他得到经营的窍门。接下来买卖雪柜和冷藏用具，生意愈是起色，资金也日渐充裕。他的业务从马六甲的大本营，慢慢扩展到邻近的麻坡，然后又往前推向居銮，生意规模一日千里。

以后，雄心勃勃的他又转行，辗转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岸奔波，从事旧车买卖；生意不但一帆风顺，更因此结识不少商场的朋友，广结善缘，打开了日后扩展腾飞的契机。

摸爬滚打，冯振轩并不满意于手上所有的一切，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产品。机缘终于在 1970 年代初来了。冯振轩亲身来到日本认真考察，亲见了快熟面的有利可图。

一回国后，尽管面对了既有的多家厂商的竞争和挑战，眼光独到的冯振轩立即注册马六甲太平洋食品厂有限公司，第一时间着手申请准证，并迅速在爱极乐开辟工厂，开始生产快熟米粉，打倒了中国、泰国和印尼进口的牌子。

1974 年，他找到了自己的最佳定位，为创业带来得利丰厚的转折点。冯振轩的工厂成功研制出家喻户晓，“妈咪即食面”。妈咪一推出以后，长年深受市场欢迎，成绩骄人，甚至供不应求的现象，大大地打响了“妈咪食品厂有限公司”的名堂。

30 年以来的励精图治，他一直围绕在食品工艺发展，从生产乳制饮料、虾饼、鸡饼及米饼不断开发。直今，他坐拥 6 家工厂，至少已有 50 多种得到 ISO9002 国际优质认证的产品相续面世。

据知，妈咪系列食品远销世界四大洲 25 个国家，有三成已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西亚、斯里兰卡、巴布维业、新几内亚、毛里求斯、澳洲、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汶莱多地；为马来西亚建立不菲的口碑。

近年以来，年过花甲的冯振轩仍旧志在千里，不但将妈咪大宝达公司上市，又把业务伸展到缅甸乃至中国苏州生产，并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地设立了销售处，积极打开一个数以亿计的市场。

咖啡秘方

马星海南咖啡店的经营，据新加坡琼侨酒餐商公会主席王兆炳说，是个古董行业了（<http://www.singapore.com.tw/EVENT/FUN/coffee.htm>）。早年此地许多海南大佬的发迹，都与此息息相关。

然而，这个海南先辈所有的传统本行，之所以可以在杀气腾腾的江湖立足，除了从准备英国人上司的早餐中学到的“牛油面包”作为招牌卖点，当然还要也有一番秘而不宣的要诀。

据知，早年盛行本邦处理咖啡豆的方法，是将糖、咖啡豆与牛油同炒；可是毕竟效果欠佳，味道不好。

星岛卫生园咖啡店一名叫丁积耀的海南头手，私下经过一番默默研究，既然无心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秘方，即将咖啡豆炒至八成熟后，再加糖与牛油同炒；“这种方法果然奏效，咖啡不但色泽油亮，而且散发香味浓郁。

乡人同行竞相学习，构成另一番奇特的风景。美芝路及海南一、二、三街一带海南同乡经营的咖啡店和咖啡摊林立。到了1934年，新加坡的琼籍咖啡同业者，已经发起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

单是这一点海南功夫当然并不足够。那间创立于1929年，座落在大坡马吉街，无限风光的卫生园，还有一套独特之道，以造型别致的玻璃柜台式桌子，另外加上一面大镜，增加店面的亮度；“争取附近鸦片烟馆的顾客”。

王兆炳先生回忆，后来五、六十年代珍珠大厦一带，甚至另有店东雇用咖啡娘，陪客聊天排遣寂寞；一时之间风月蓬勃，红男绿女都醉在香喷喷，热腾腾的咖啡之中和咖啡之外的别有洞天了。

尽管前辈是如此充满创意，后来的小辈，竟然都不知咖啡为何物；以致海南咖啡店的优势，早为号称“中国犹太人”的福州人所一一取代。〈海南人与咖啡业〉引用1949年的统计说，“领有政府营业执照的咖啡店，全新加坡共有1400家，而福州人经营的就占了半数”，多达664家。海南人的店子只有467家，印籍人开设的约有200家，马来人的只有20多家。

（<http://www.hi.chinanews.com.cn/html/hainanxt/122.html>）

Teo Pau Lin 那篇〈Serving notice〉引述的资料还说，在1960年代，身在饮食业服务的海南人多达两千人，如今不及5百人；尽管琼侨咖啡酒餐商成立至2004年已有70周年，间中的变化真是让人感慨万端。

（<http://straitstimes.asia1.com/mnt/html/webspecial/special/9.html>）

海南特区

时至今日，当然更是情何以堪了；聊以自慰的大概是那间黎亚坤创办，拥有八家店面的亚坤（Ya Kun Kaya Toast）咖啡店，以及三合一包装的“海南佬咖啡”独撑大局；还有那间 Ngi am Tong Boon 先辈所开的 [Singapore Sling](#)；不亦悲乎？

王共产海南鸡饭

新加坡海南一街那间陈昌林与陈昌达两兄弟经营，叫做“琼林园”的咖啡店，本来平淡无奇，卖的都是传统的咖啡茶水。然而，五脚基那个白斩鸡肉摊子，据说却是这里海南鸡饭业的开山鼻祖。

营业的老先生和他的老伴，来自海南岛乐会县乌皮村，这一点也没有任何特别。不过据说他得到真传的源头可不小，是文昌县文城镇那间正宗“毓葵鸡饭店”的老板伍毓葵。他在那里学会了养鸡、选鸡、烫鸡和配料的秘方，做出的鸡饭尤其香喷可口，因此扬名马星两地。

更奇异的是，这家鸡饭摆出的招牌很有意识形态之争：“王共产鸡肉”；而且，所卖的白斩鸡肉就叫做“共产鸡”。为的是老先生当年看到了新中国，心里有点向往，从此索性改作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大家竟然忘了他的原名王义元。

不过，王振春先生在〈海南鸡饭南来的故事〉解释：“王共产先生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也从来没有兴趣过问政治，他只是觉得，换了政权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也许会慢慢变好。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他的摊位招牌“王共产鸡肉”，他卖的鸡肉后来竟然成了天天挂在人们口里的共产鸡”。

王义元的“王共产鸡肉”传给了孩子也传给了瑞记的莫履瑞先生。1955年，王共产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过逝。以后，“王共产鸡肉”不共产也不资本，都叫做海南鸡饭了。

海滨茶室佳酿的佳话

在甘马挽创办海滨茶室(Hai Peng)的黄昌海先生是在 1938 年从海南岛琼东县的一个农村南来，住在乡人密集的知名海南村里。村里有所颇具规模的乐群学校。“学生清一色都是海南子弟”。

黄前辈在〈海南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精神〉的文章回忆说，乐群最初采用的课本不仅是从中国直接输入，更以道道地地的海南话教授；如此海南特色的教学，曾经保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所改变。

那个年代新客的日子苦透了，只能“做公司工”过活。偏偏老板刻薄的多，甚至还有“剁猪菜休息”的典故；相传的是雇主在晚饭时间之后，竟要员工一边休息，一边将番薯细细剁成养猪的饲料。

2004 年已经年届 88 岁的黄昌海小学抵达这里，最先的时候替人割胶。有一次竟在校园发现老虎足迹，心生害怕，不得不改行，改在咖啡店做事。

渐渐有了一些储蓄，1940 年，自立了海滨的门户，在靠海的地段开始自己的门面；用心而辛勤经营之下，渐渐地做出一番成绩。现在海滨茶室已经传承第二代，生意好得不得了，K-229 Jalan Banggol 的这间老店早是远近有名的丁州旅游胜地。

报道曾说，海滨茶室除了传统的饮料，同时吸取了西人那些经典的佳酿，泡出了一杯杯别有味道的大海滨雪糕泡沫咖啡，各个族群都惊为天泉。难得的是，茶室也现代化了，不断搞搞新意思。

经过一番研究，近年以来，黄昌海的儿女还推出以设计大方，方便携带新包装的大海滨产品，包括海滨咖啡粉，出击美食的商场；为“海南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精神”传开了另一段佳话。

昔属海南咖啡店已黄昏

海南人在昔加末咖啡店的势力庞大，影响深厚。到了二战后的 1947 年 10 月 27 日，云大晃、云逢兴、杨业洲、唐南英等 19 位先辈，还成功筹组了昔属咖啡餐商公会。

自此，咖啡店在这里越是兴旺。根据丁木兴校长主编的那本《昔属咖啡餐商公会 40 周年特刊》的记录，直到 1986 年为止，昔加末县里至少还有 63 间海南人拥有的咖啡店。

有趣的是，这 63 间海南咖啡店店名取向，有一定的偏好：共有 11 间应用了“兴”字；店号含有“琼”或“亚”字的，各有 6 间；插有“南”或“华”字的咖啡店，也各有 5 间；带有“泉”、“源”、“园”以及“东”字的店面，也颇为常见。

只是岁月无情，以后关闭的毕竟渐多。2004 年 8 月 21 日，家父和我从特刊的名单中逐一点算，昔加末市区、利民达、巫罗加什、峇都安南、金马士、拉美士、三合港、彼咯七地，已有 24 间咖啡店正式休业，一间转手出让于外人，这两者加上来的比率高达 40%。此外，另有 14% 的店面情况不详，唯恐已经停业。

在这间中，市区的海南咖啡店停止营业的数目最多，1986 年的 40 间，共有 19 间结束生意。这还不包括 1986 年以前的统计。例如，我们祖家位于河旁的新华园。据知，先祖除了新华园，另有新施，后来卖给了陆宇进先生；前几年陆先生也退休了。

传到第二代的海南咖啡店，最为知名的是 81 岁的林日财老先生经营的那间南洋茶室。南洋茶室可还是 1935 年启业；字号老，生意好，早市还没开门，顾客居然从后门潜入等候；就连新加坡的新传媒也远道到来拍摄介绍。

欺我海南女子无人乎？

1904 年第一位海南妇女偷渡到新加坡以后，4 月 25 日，《光华日报》报道了槟城海南会馆出现了百年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主席。据我所知，这已是海南乡团 71 个属会里，马六甲以及昔加末以后的第三个例子。

看起来海南同乡还真的尊重女性。根据陈寿那本《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所载：“珠崖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可见海南早在三国已有难能可贵的自由婚嫁。

更有趣的是，传统上海南人所凭靠的民间信仰对象，都是女神。除了在元朝时代建在白沙津和海口的天后庙，明朝正德年间所供奉的水尾圣娘（称南天夫人）以及《正德琼台志》所载建在宋天圣元年的三江庙，祭丰的也是三江晶信夫人。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曾经“奏请梁武帝在海南设立崖州，恢复对海南岛的统治”的洗夫人。文武双全，韬略高超的洗夫人理政期间，“惩治贪官，平定叛乱，鼓励农耕，发展生产，开创了新局面”。

继洗夫人，宋代《蛮夷传》称，我们在这里再介绍一个，也是朝廷还正式诰封过一位的女酋长：“淳熙八年六月，诏二十六峒都统领王氏女袭封宜人”。

洗夫人，王氏女以及亚洲首位女飞行员的王俏云之外，在国际政治上大有成就的海南女性还有周恩来冠之一以“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姐妹。从邓小平悼念宋庆龄的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朴素无华的这位国母是如何璀璨夺目：“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此外，1992 年，在《浮生恋曲》中扮演“芸娘”而获得第 29 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的陈令智，也是一位海南妹妹。

本地还有一位值得研究的海南女性生平，是董总主席郭全强那位一块和前首相敦胡申翁留学英国法学院的姐姐郭爱莲。

在作文的舞台，海南女作家文采一样风流：林玉蓉、李约庆、涵心、冷若冰、陈璧颖、、郑秀珍、林秋霞、刃鸣、冰秀、宁舟、悄凌、李忆君、舒颖、翠冰、雪冰和白浪等等，都各有出色的成绩。

包二奶及家庭暴力成为去年海南岛妇女投诉的热点之后，读到了《光华日报》的这则新闻，我业给同乡女士打打气：欺我海南女子无人乎？

孙中山的海南革命志士

因为台湾海峡两岸共有的国父，许多史料都爱沾光孙中山可是海南人的女婿。有了这位女婿，海南岛内革命的志士，还真不少。

旅居泰国，留学日本的林文英，是海南岛文昌县清润人；在日本横滨结识孙中山以后，早在 1906 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跟着孙中山辗转越南、泰国、新加坡宣传革命。

1912 年，林文英出任琼州交通部长，先后创办《华暹新报》、《琼州日报》；一度打算复创《琼华新报》，唯未及出版。可笑的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 年林文英竟遭袁世凯密令查封，被捕遇害；又免去陈侠农的国会候补议员职务。

想不到这位反而因祸得福的文昌人，奉了总理之命，回返琼岛出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在陈侠农动员之下，岛民组织革命大军，共谋讨孽反袁战争；势如破竹，先后攻占崖县、陵水、万宁、琼东、乐会多个县府。

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开办。海南的徐成章、徐天炳担任军校的特别官佐，严凤仪则为军校第四队副队长。海南子弟兵还有周士弟、陈水芹、孙达成、陈业祝、陈家益、符侨、丁照球、何炳南、徐成章等，先后考进受训。

其中徐成章加入琼崖第一个同盟会支部 J，曾经在琼崖讨袁军参谋处身负重任；以后周恩来更亲自调任徐成章为“建国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的队长。34 岁那年，他已是工农红军琼崖东路总指挥；可惜 1928 年 2 月在万宁县分界墟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六岁。

和孙中山共眠的林文英

同盟会的海外海南人当中，林文英可能是曾经最为贴近孙中山先生的其中一位。王越在〈林文英与《琼岛日报》〉的文章中说，孙中山避难于泰国的时候，身藏林家，“（林文英）他（和）孙中山夜间同睡一张床”。

这个写法或许有点暧昧，事情当然不是如同我们想像那样；否则，泰国博物馆大概就不会郑重其事收藏了这张双人床了。总之，这个共眠的镜头透露了两人亲如手足，时人都说他们是“一对兄弟”。

林文英，字格兰，在 1873 年生于泰国，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清政大学。结识了孙中山，从此投身革命，披星戴月四处奔走，到处劝说南洋的民众支持春秋大业；甚至义无反顾，从香港赶赴了广州亲自参与了起义。

辛亥革命以后，1913 年林文英奉令回到海南岛创办《琼岛日报》以启迪民智，大事揭穿了袁世凯的图谋不轨。可惜以后他出任议员，上京就职；报章也跟着被逼停刊。

1914 年 3 月 29 日，丧心病狂的袁世凯，为了阴谋本身的权位，竟然公报私仇，授意亲信逮捕林文英。尔后两天之内，不经审讯，秘密处决；林文英因此受害，平白殉难。

以后孙中山重获政权，国会议决追封林文英为“烈士”；1919 年，该葬文昌县故里，孙中山亲题“烈士林文英之墓”，感其千秋功绩；林森、李宗仁、吴景濂等 21 政也要撰文纪念这位总统的兄弟。

同盟会的海南人

光绪年间曾任京官，后来出使新加坡，身任副领事的黄登科，据说是其中一位最早支持孙中山的海南人。

史料上说，光绪 26 年（1887 年），黄登科奉了慈禧太后的圣旨，特从新加坡运送木桐回京，建筑宫殿；波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亲见了满清旗下的民不聊生，心生反感。

到了光绪 31 年，他立志转换政治码头，依据波起云涌的民意，从此下定决心追随孙中山紫气滔天的千秋大业。其间孙中山屡次南来星岛，都是黄登科专事接待处理。

1901 年，在香港结识孙中山的王斧，加入兴中会，后又参与同盟会。别号斧军的王斧是琼山人，曾在《少年报》、《人报》、《广东日报》担任记者，向敌军发难；是同盟会的重要文宣。

1920 年秋，声讨袁世凯事成，孙中山回到粤省重兴党务，就在海口设立广东支部第二办事处，委任王斧为处长。尽管王斧人在广州没到海口上任，当见他深受信赖。

1906 年 6 月，孙中山着手组织南洋同盟会的新加坡分会，响应的海南人有符养华、符益华、陈毓卿、符国良；其中符国良在黄花岗之役，攻打广州总督府事败后折返新加坡继续积极活动。

从海南岛南来之前，郭新先生先在广州方言学校读书，据说即已积极参与同盟会；并于 1912 年在乡里开始筹组民团，鼓吹革命；后又奔走马来亚各州，大力为北伐军筹饷。

李硕勋遗骨琼州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那是李硕勋在海南岛牢狱之中写给妻子赵君陶的诀别书。信件发出的第二天，年仅28岁的李硕勋即在海口遇害，从容就义。从他上岸的7月算起，直到死去的9月16日，前后不到三个月。

李硕勋这封信的文采，远比上不林觉民笔下的凄惶。然而，悲壮沉痛之处，并无二样。说上来，都是口音关系，让国民党琼崖侦探队队长严鸿蛟盯上，第五天立即被捕入狱。

之前的7月，赵君陶还携带着她三岁的男孩，由上海到香港，到香港和李硕勋短暂团聚。一下子经历如此突然的巨变，显然对赵君陶打击至深。为了回归他的身边，她多次嘱咐了孩子，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

“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曾任总理的李鹏在〈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的文章中说；只是“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海角一端，人心如今都不一样了。

海南娘子军

1927年9月起，琼崖也有了共产党的蠕动。1931年5月1日，100多位女子居然已在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畔一个椰林环抱的小山村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的成立大会。

后来附设在海南红军独立师第二兵团之下的红色娘子军连，战士大约有120人；从此启开了悲壮的传奇。说到底，海南娘子军，确实很In。

随后一年，这支红色娘子军，曾经伏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炮轰白石岭、喋血马鞍岭；前后共有八次关键的战役，击毙敌人，俘虏对手，缴获弹药。以后又遭国民党围剿，乃至被迫解散，散落民间。

如今岛国旧貌新颜，不但茂密绿林换了青砖黛瓦，就是三面红旗也开始渐渐飘摇，村寨的淳朴不再，欲说还休。当年的巾帼英雄都是年逾耄耋，安享晚年的老战士，就是当年最年轻的小姑娘也有90岁了。

只是当年那些困守孤岛，前仆后继，艰苦作战的可歌可泣事迹依然。除了1968年发行的《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的第七枚邮票，展现了芭蕾舞剧里琼崖红色娘子军的飒爽英姿，琼海官塘入口处更设立了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2004年7月间，市政府还因此提出琼海要以“三色”文化树立旅游品牌，包装市容：一曰万泉河绿色生态；一曰博鳌亚洲论坛开放的蓝色系统；一曰娘子军的红色革命。提过“紅藍對決才是大馬民主化的出路”的丘光耀听到了，大概会很高兴。

可惜，红色娘子军当中的，若万宁的郭绍元、文慕琼、乐会的曹家椿、王凤莲或加积的马士芬，竟然不是死在战场，而是受制于内乱乃至“AB团事件”，平白牺牲。

海南人站出来抗日

1937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短短一年半之间，到了1938年下半年，矛头逼近琼崖。1938年11月，冯白驹出任队长的琼崖抗日独立队，连同马白山、符振中、刘振汉、张兴、林诗跃，挺身而出，组织了一个1700人的特务中队，誓死保卫国土家园，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到了1944年秋天，联合国共双方的原有部队，已经迅速扩大到7700多人，改编纳入广东省琼崖游击独立纵队。在司令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领军之下，对日作战两千余次，毙伤日、伪军五千多人，收缴大量枪支弹药，成绩斐然。

林诗跃在〈抗日战争前期琼崖财税工作回忆〉的文章中说：期间在南洋甚至有了“援冯”委员会，“发动南洋华侨捐款和献药品、物资援助”，救济岛上水深火热的乡人。1938年11月，星马两地派出郭新、符致逢、王漠仁、王兆松等人，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海外琼崖代表大会，商讨成立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事宜。

等到委员会在1939年1月20日成立后，王兆松领导的班子，据1939年11月7日《南洋商报》上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4月至10月之间，“南洋各属琼州会馆联合会救济琼崖难民会”收到各埠分会的义款尤其可观：港币46381.75元；叻币41020.18元；国币15000元。

至于在战火纷飞中牺牲的，更是不计其数：发动新加坡海南青年组织“回乡服务团”的团长陈琴，1940年8月奉命返新工作途中，不幸遇害，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例子。

奇怪的是，那本1946年原版，一度成为新加坡禁书的《血碑》里，也只列出因在A、B座的王亚明以及王德仁两位海南志士。即便加上极有可能是海南人的韩恒元（史明），似乎不足说明海南同乡动员抗日的实情。

否则，战后抗日积极份子在新山成立的“人民委员会”总部怎会设在依不拉欣街的瓊州會館呢（注）？

注：转引自吕公明的〈蝗軍投降前後的新山〉。

海南人的大义

在陈嵩杰先生所著的《森美兰州华人史话》读到了坐镇森州的谭扬一度坐困愁城时那一幕，说的是“身边亲信陆续弃他而去，包括他的四邑同乡，结果只剩海南籍矿工与他共赴时艰。那时他已耗尽积蓄，不只拖欠工资，连一日三餐的伙食费也没着落”。

作者说：“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苦尽甘来。急公好义的谭公安渡难关后，并没忘记与他同甘共苦的海南朋友。他曾问他们要什么？海南矿工的共同愿望是需要一段地，以兴建海南会馆照顾同乡福利，结果获赠海南会馆的现址。这段主雇双方真情交往互重义气的采矿故事，流传至今，谭公后裔知道，海南会馆领袖也曾公开证实”。

是的，海南人对当仁大义的坚持不渝，已经流传很广。像宋查理那样义无反顾地支持孙大炮的革命，更是中国的经典美谈了。年前我曾在历史文献看到抗日救亡的时候，有九种人是日军检证后锁定必杀的，海南人正是其一；为的是海南人长年支援敌后工作之坚定不移。

其中 1937 年 8 月 15 日，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郭新先生出任琼帮募捐主任兼公债劝募委员。许多琼侨团体包括育英侨友会、琼崖励志社、育英学校、符氏社及星琼工商友爱社，甚至远至笨珍、丰盛港及安顺等地的琼州会馆，无不纷纷响应，积极支持抗战。

而后盟军 136 部队在 1943 年 5 月分批登陆马来亚后，琼帮中的龙朝英、陈崇月及陈崇番等人大力掩护，立即在第一时间，负起保卫国土的重任。许云樵教授主编，蔡史君续编的那本《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上还收有龙朝英的一篇报告（注）。

此外，以东海岸为基地的琼帮第七独立大队，在从未取得英军一枪一弹掩护的情况下，“却经历大小战斗近百次，进攻过十一个警察局，击退千余日军的七路围攻，共缴枪五百余支”。

回顾了这些风光，我很快记起了海瑞手写的那幅对联：“读圣贤书，干国家事”。可恨的是，今天狼心狗肺的读书人还真真不少。

注：网上有资料说：（龙朝英）他在吉隆坡尊孔中学接受教育，打篮球时与陈平（后来的马共总书记）结识，陈氏也是尊孔学生，比龙氏高两班；参见 <http://www.hainannet.com/DataStore/Hainan-Japan136.htm>；事情有误。参考万家安前辈所著《与历史对话》页 131-132。（2005）。尽信网，不如无网；此其证也。

蒙难的海南人

1941 岁末，日军攻下马来亚半岛后，到了隔年 2 月 18 日，山下奉文开始在新加坡大事逮捕，标准的对象有九大类；其中第四类简短而明确，只有三个字：“海南人”。

我记得我最先是在许云樵教授主编，蔡史君续编的那本《新马华人抗日史料 1937-1945》（1984）上看到这个“吾族之光”的说明。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先生为柯冰蓉策划，孙建成调查成书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2004）导言，再次引用了这个资料，并且附上脚注：“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分子”。

张教授恐怕是言重了，要不是过份抬举共产分子，不然就是有违此间海南人的属性；而忽略了亲国民党的海南人之存在。实际上，我想，那是因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抗日分子”才对。

尽管如此，我翻了书里的那些报告，日侵期间蒙难的海南人竟然不多。在登记的 222 投诉人当中，只有区区五位：曾耀华、翁德逢、张国辉、符斯明、陈仕明。就算加上注明为“华人”，但相信是海南人的云昌记，也不过占了大约 3%。

126 位登记在因为参与死亡铁路而受害的新马海南人，则仅有陈开銮（Chan Kooi Loon）的家人，还不如人数多达 17 位的马来同胞。

至于受害于军用票的海南人家属，蒙难的有王以积、钱开和、邢毅花、魏微山、吴锦运、林廷杰、王辉森的祖父母和父母、齐辉耀、陈其春、史立鼎的父母、陈大宠、林先庭等 12 宗，只占 226 个案的 5%。

许云樵教授当年收集的 8508 个案中，则有 458 位是海南人，一样只占 5%。这几个略有雷同的数据，我猜想，或许是海南族群比率间接造成的结果。

登嘉楼的海南烈士

日侵三年八个月，国内群起顽抗暴政者众，捐躯殉难的烈士亦多。感念战士之英勇，战后所设抗日纪念碑，不计其数。以登嘉楼州观之，即有三座；其中不乏海南同乡（<http://terengganu.s5.com/grave07.html>）。

建在瓜丁 Jalan Pusara 的 Lot 1685 里海南会馆义山之登嘉楼华桥殉难纪念碑，为中华民国卅五年中秋，丁埠全体华侨建立；刻有 16 位烈士之名，其中七位是海南先辈：林鸿兴、林树麦、符双英、周华亭、王祚鸾、骆立滋（皆文昌县人）以及梁道生（琼东县人）。

勿述爱逸达哇华侨义山内，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立，为纪念民国三十一年三月间九位蒙难的烈士；其中五位是海南乡亲：欧育玲（乐会人，52 岁）、欧育玲夫人何氏（乐会人，51 岁）、许耀环（文昌人，41 岁）、何子闻（乐会人，34 岁）、欧继宝夫人王学兴（乐会人，22 岁）。

中华民国卅六年五月谷旦的北加殉难华侨义冢，为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许孟雄敬书；遇害烈士多达 46 位。间中 38 位是海南前辈，又以文昌县人居多：

符气星、符气铭、符洪谦、符史基、黄邦福、黄宗星、黄学潜、黄学颢、陈天如、陈世德、陈金蛟、陈文、冼世昌、韩联丰、张修松、丁积礼、何和平、翁永财、严福光、朱学拭、李于吉、尤辅成、邢诒星、颜书标、王进熙、严氏（皆文昌人）；欧继宝、王荣福、黄纫文（琼山人）、郑延辉、陈琳、刘昌萼（琼东人）、叶日成、洪冠英、王献朝（万宁人）、李亚宏（乐会人）、亚养（崖县人）、王初（澄迈人）、陈茂清（定安人）和何维清（清远人）。

如是观之，莫非日本人和海南人前世有仇乎？

蝗军在北加海南村的龟事

故事有点诡异。我在网上读到龙运北加陈元绪侨领的嫡孙陈升教叙述，黄中生在北加河畔找到一块芭地准备开垦的前一夜，梦见一位女人哭哭啼啼，苦苦哀求他容许她的两个孩子出世后才开始除草开芭。

黄中生醒后，并不把事情放在心上。翌日工人倒在沼泽中捕获一只大龟，准备烹煮而食，断其头，砍其脚，剖开腹部，犹存有两粒蛋。他于是想起梦中的事，耿耿于怀，乃对陈元绪说，日后他恐将有如此龟，被人砍杀。

1941年12月23日，北加不幸沦陷日军手中，黄中生遭到拘捕，首级不但立即被斩，就连手脚也一并砍掉，果然犹如大龟的下场。同个时间遇害的还有何和平医师、冼世昌、丁积礼、刘昌萼以及符气星等，都死在蝗军手里。

日军干下的如此龟事，当然不只区区这桩。小小的一个北加海南村，死在尖枪乱刀之下的居民，先后多达400余名；其中更有八人冷血惨案的发生，令人发指，不寒而栗。

那是原居住在鸟鲁北加的海南同乡，因为汽船已遭日军强行徵用，被困瓜拉北加；为了逃难，便趁日军不备，偷船开跑。不料途中日军发现，在甘榜槟榔美拉（Kamping Pinang Merah）截住。

船主陈继卿急中生智，穿上纱笼，假扮马来人，下水推船，侥幸逃出鬼门关；船上其余八人，黄学潜、黄邦福、符史基、陈世德、翁永财、符洪谦、韩联丰以及邢诒星都因此送命。以此而论，蝗军的枪刀也未免太龟了一点。

然而，海南先辈化悲伤为力量；人民抗日军第七独立大队的第十六中队很快在这里活动反击；其中第二分队由陈经文领导，驻地北加锡山。

根据萧洋的〈追寻海南先辈的踪迹〉说，第七独立大队的海南人还有黄秀槐、符天、许娟、江奇等；不过，“目前他们不是去世的话，也早离开本邦，垂垂老矣！下落不明”。

海南人的英雄媳妇李月美

全怪那年那个叫宋子文的海南人太多事，竟然远渡重洋写信给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求救，招惹了南洋成千上百的机工纷纷疯狂回国的碧雪长天。

当初总理周恩来说是“巾帼英雄”的李月美，也私作主张不告而别了槟城日落洞的祖家，女扮男装，从此走上救国的路上。从来没有人知道才 20 岁的她原来是另一个花木兰，直到那次在滇缅公路运输途中不慎翻车，路过抢救的杨维铨才识穿了真相。

于是大时代有了男欢女爱的因缘。他恋恋不舍她的不让须眉，她也爱上了他的温柔体贴。抗战胜利，李月美跟着夫家到了缅甸经营咖啡店子，还给杨家生下了十个娃娃；其中留名的有次女玲华、三女玲玉、长子善国、六女玲美、七女玲莉、八女玲茜、九女玲蕙和幼子善中。

也许她爱国爱得有点天真，即便文化大革命的牛鬼蛇神已经告急了，1965 年 11 月，她仍然拖儿带女带前往中国；以后备受折磨早是不必多说。1968 年 8 月 28 日，老舍投湖纪念日后四天，50 岁的她用那对驾过许多风雨的双手，亲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苦命的八个孩儿，从抄家遗漏的那封信上，找到了父亲老家地址：海南岛琼海县福田公社埠头大队。深夜里，他们开始千里迢迢步行到家乡避难，一直到 1979 年 10 月 23 日才正式平反。

可是正式平反或是不正式平反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早正式死了，林少川笔下的传记，平添的只是另一段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的辛酸。都怪那个宋子文太多事；海南人少了一位本来应该健在的巾帼媳妇，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一条没有晚年的伤心记忆。

马共的海南人

不能明白为何马共里面会有许多海南人。据说马共的成立那一年的委员也以海南同乡居多。早在 1921 年丹戎巴葛码头工人罢工暴动事件，当时新加坡的政治部已经明确地观察到这点。

从 1929 年起历任马来亚新山中共区委书记、吉隆坡中共地委书记、马共马六甲地委书记、马共中央巡视员等等要职的何英，也是海南琼海人。中共建国后，他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尼公使衔总领事兼驻印尼使馆参赞，驻蒙古、坦桑尼亚、乌干达大使；一度中国还是外交部副部长。

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新桥市古城村的符荣鼎，自 1929 年 5 月从中国前往新加坡后，也转在马共活动。1932 年初，马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获选为中央常委，身任宣传部长、秘书、同时主编了油印的《马来红旗》。

海南省档案局的孙晓西和李浩波合著的那篇<中国海南岛与新加坡密切联系的历史记忆>还特别提起了那位庄田同志。又名庄振凤庄田的在 1922 年抵达新加坡，23 岁年派往莫斯科“学习军事”。1930 年回国参加红军，1995 年升为中将。

《星洲日报》出版的那本《青山不老》列出的 11 位马共总书记当中，首任的黎光远不知道是不是琼州乐会人？1931 年 6 月取代林庆充出任第三位总书记的符鸿纪，按照姓名推测，该是来自的海南岛的后人。

至于马共末代总书记陈平的夫人李坤华，据知也是一位道地的槟城海南人。生于 1924 年的李坤华在益群众小学就读，抗日时期开始参与后援；以后姐姐和她相续入党，走进森林，原归陈平直接管辖。两人一起作业，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妻；生有一对儿女。1989 年，和平协议后，夫妇居住在泰国和平村。

那当然是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海南岛可是最 In 的省府了。1993 年，我的马来讲师前去那里发表论文，人一下机对于许多不便明言的微妙变化，已经颇有吞吞吐吐的微言。年前更听闻那间琼苑宾馆还成为海南省首家向客人免费发放避孕套的酒店。耐人寻味之处，大家心照不宣。

我就是不能明白为何海南人善变得那么厉害。开放之前大家拼命前进，邓小平南巡后一律马上钱进。尤其是读了这些文革期间的鬼哭神嚎，我不能不庆幸马共的冒进当初没有成功。

命丧牛骨头山的海南人

万家安先生校编的那本《英烈春秋》，例 154 人之首的是身殉加影老港双溪直落 (Sungai Jelok) 的刘尧。书里的资料说，刘尧原名刘昌标，1915 年生于海南岛琼东县嘉积镇桥头下村。1936 年，刘尧南逃新加坡，以后积极抗日反殖。

根据陈平的《我方的历史》，刘尧曾是抗日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可惜，1948 年 7 月 16 日，这第三号人物因为“自己人”告密，他在重重炮火包围下，为英军击毙，时年 33 岁。

命丧牛骨头山的海南人，当然不只是刘尧一人。刘尧的妻子李业琼，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赖伟平（唯平）也都死在那里。李业琼是吉隆坡金马路益记茶室东主的千金，曾经就读坤成女中。赖伟平则是道地的加影人，二战后一度在华侨中学读书。

除了林优福身亡此处，符国兴（1949）、严笃（1950）、江夏（1952）和陈路（1955）也相续在军警枪口中丢失性命。其中陈路（胡天保、陈露、陈陆）的来头甚大，曾任新加坡职工会主席以及全马橡胶职工会主席；抗日期间又任泛马职工联合会秘书长。

比较上来，60 年代逐境，流放远走广东，1994 年因癌症病逝的陈大智，算是长寿了。

此外，文章提到的海南人有花名“孟加里”的王春和、朱日光、蔡克明，陈大龙（陈汉雄）等四位。朱日光是在 1942 年著名的“九·一”黑风洞事件，为超级大间谍莱特出卖，平白赔命。

网上有篇题为〈Kesusahan Hi dup Zaman Komunis Di Semenyl h 1948 - 1960〉，记载 Abd Malek bin Abd Hanif、Mohamad Ujang 和 Chong Tat Keong 老师之间的口述历史，倒是特别提出“Biasanya dihantar balik ke pulau Hainan atau kawasan Kwantung kerana menyokong aktiviti komunis” (http://members.tripod.com/sneh/sj_chong.htm)。玄机何在，大家当知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群众的记忆”，想不到当年投报刘尧的那位“自己人”竟然也是海南人，原名何烈武的“理发佬”。何烈武后事不知如何？《英烈春秋》并没有说明。

海南功夫

汇流于这里的海南拳法，根源是出自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洪拳。其中最早有迹可寻的一名拳师符福盛，自1915年南来新加坡后，除了精练得一身功夫，更在海南街悬壶济世，专医跌打风湿，备受父老乡亲敬重。

1936年中国国术馆馆长率团访问星马，琼帮高手林树锦、林鸿仪二君应邀表演，“呼喝则风云变色，开拳则山岳崩颓之势”，间而促成了光武国术团以及海南拳术的蓬勃发展。

海南楼主在〈海南拳〉的文章说，当时饮誉的武术名师，除符福盛，另计有魏大乾、张惠清、林明芳、林英来、陈有利、林英佑、林明经、高有汉、蔡传纶、余德标；人才济济，让人刮目相看。

日军南侵，光武国术团停办，战后复兴。先后在光武担任国术导师的有符福盛、魏大乾、林树锦、林鸿仪、赵开新、冯安邦、林猷和、陈光华、冯成学、陈家栋、周廷辉、文国福等；其中冯安邦的任期最久。

吴承云在〈忆魏大乾与吴德启大师〉中记述，魏大乾曾出战泰国，在擂台上立下生死状，以绝招“谷丢拳”，打得泰拳的拳师重伤送命，引起轰动。

除了凭靠海南拳打开了琼州的气度，林鸿仪还曾训练出海南狮，并在二战前参与救亡筹赈演。新加坡武林名宿林猷和师傅当时年仅七岁，也曾登台演出。

根据吴承云的〈海南狮〉说，林猷和经林鸿仪启蒙，后来投向双林寺主持高参法师门下参悟，发起了少镇山国术体育会；70年代，也曾任光武国术团武术教练。

文化气质

苏东坡安于海南

苏东坡 63 岁被贬，跋涉千里，谪居飘泊琼州三年。其时，他的生活在野兽遍地之中；他在〈和陶劝农六首〉曾经写道：“兽踪交蹄，鸟鸣谐穆。惊朝射，猛豕希夜逐”。

尽管“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凄然环视天水无际之间，他仍然不改既有的安逸、诙谐和轻松。他说：“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思及此事甚妙。”

粗茶糙米淡饭，还是一贫如洗，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囊为一空，他就在椰子林立当中搭间陋室，他居然可以名之以写意的“槟榔庵”。

他应对坎坷人生的态度总是顺乎天性，借酒意点出从容不迫之道：“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林语堂在他那本《苏东坡传》（Thy Gay Genius）说，不惬意终归不惬意，一回到舍中掩关熟寝，由它饥饿之虞，困厄于罢黜之中；悠悠然，他已酣睡作鼾。醒后闲时下笔成章，依旧是遒健朴茂，不拘泥于俗套，一片霞光瑞气。

说上来，他流放这里，对海南倒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了。除了劝农事耕、掘井惠民、良方医疾、授黎酿酒以及草舍著述，更重要的是他在载酒堂的榔庵设堂讲学，使蛮荒之地的儋州顿时“书声琅琅、弦声四起”。

苏东坡其北归后第三年，海南终于出了第一个举人姜唐佐，不久又出了第一个进士符确；《琼台纪实史》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说得一点没错。

東坡的瓊州之詩

謝金美老師指導，張秀莉研究的〈東坡瓊州詩探析：由東坡瓊州詩探究東坡於海南島的生活與思想〉，說蘇東坡其時雖然幾經挫折，官場潦倒，被貶外放，當權者欲置之死地之心；然而，他遠謫之後，飄盪遷徙，思想蛻變，光芒內斂，生涯為之轉捩，不失是他生命圓融之期，文學境界更見昇華。

論述以王文誥的《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刊本的 134 首詩作為據，把東坡的瓊州詩劃分五大類：一、瓊州風土；二、海外生活；三、思念子由；四、友人情誼以及五、父老交往；其中第一和第五類直接關係到了他在海南的日子。

凡此五種，文采風流，不在話下；史料尤其豐富，當是究竟海南學的入門讀本。例如從他初到瓊州之首作〈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的首四句描述了他初臨這裡的第一印象：“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當見瓊島尚待開發的面貌。

儘管如此，當時的貪官污吏竟然橫行不法，無視於肉食困難，米價“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謫居三適三首·夜臥濯足〉）；蘇東坡又在〈和陶勸農·之二〉描繪：“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珍怪是直。播厥熏木，腐餘是穢。貪夫污吏，鷹鷂狼食”。

最是感人肺腑倒是他身居異鄉和父老交游的情境，“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馱舌儻可學，化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之二〉）， “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饒。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用過韻與諸生飲酒〉）；可見他的曠達脫灑，多元開放；非常人也。

海南的才子佳人

海南这片蛮荒之地，教育落后，隋唐两代 326 年之中，竟然从来无人中举。自宋经创办琼州府儒学，学风在岛内四起；“虽黎僚犷悍，亦知遣子就学”。直到苏东坡的学生姜唐佐北上广州应考高中，符确登科进士而返；自此人才辈出，先后出了 13 位举人，12 人进士。

尽管元代的科举表现乏力，只有区区举人两人；到了明朝，才子冠京华，举人 595 人，进士 62 人。满清时候也不错，共有举人 157 人，进士 22 人（一说，举人 178 人，进士 21 人；待考）。

其中明朝为最盛时期：丘濬官至礼部尚书，思想卓越，政绩显著。海瑞刚正不阿，严惩贪官污吏，建树良多。年仅 20 岁中举的王佐，和丘濬、海瑞、张岳崧号称海南四大才子。

钟芳官至兵部左侍郎，为官清廉，为一代岭南巨儒；其子钟允谦官至刑部主事。此外，还有另五对进士父子：唐舟、唐亮、唐胄、唐穆；黄显、黄宏宇；张岳崧、张钟秀；王映斗、王器成；书香世家，一时传为佳话。

另外，王弘海是礼部尚书；唐胄，官至察院右副都御史；薛远、廖纪，都是吏部尚书，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海南才女竞相涌现，冯银、唐氏、林淑温、黎瑜娘和苏微香等五人争辉，深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可见南洋的海南人对教育这个领域情有独钟，也许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追其远因，是不是当初南放的大师无心种下的文化基因呢？

海瑞的伯乐顾可久

顾可久，生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正德九年(1514)高中进士。正德十四年二月，因为上书劝阻武宗“南巡”竟遭廷杖四十，臀肉尽脱，卧床多日以后被贬。《明史·列传第七十七》可见其中的记载。

他却仍不死心，继续上疏，抗言，跪谏；和同邑的杨淮、黄正色、张选受誉为“赐谷四谏”和“嘉靖四忠”。以后总算得到世宗的赏识，嘉靖五年出任福建泉州知府；嘉靖十三年调州知府，不久升任广东按察副使，兼管海南防务。

史料叙述，顾可久到任，不但“整顿法纪，约束部属，抑制豪强，解除民困”，而且出访各地，仔细察看形势，连同海港山川逐一绘制成图，编成《琼州府山海图说》二卷，一一加以注说，并按关隘、险阻、冲要之处驻兵守御。

间中，顾可久还在琼州多次主持乡试，选拔人才。正是他的慧眼使得海瑞脱颖而出。嘉靖四十年他病卒于家，终年 76 岁。

隆庆三年(1569)，海瑞巡抚江南，特到无锡悼念恩师；并且奏请朝廷于无锡惠山寺塘泾建顾可久祠，又题以〈谒顾洞阳公祠〉，对老师犯上直谏多加赞赏：

“两朝崇礼庙谟新，抗疏名传骨鲠臣。志矢回天曾扣马，功同浴日再批鳞。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当留社稷身。世德尚余清白在，承家还见有麒麟”。

尽管“世德尚余清白在”；可是，那两卷《琼州府山海图说》呢？

焉知鱼不化为龙

明朝中叶越界政治、文学、学术的丘濬，1421年生于琼山府城镇下田村。4岁丧父，勤奋用功，聪颖过人，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少有津津乐道的佳作，时称“海外神童”。

一为回击“谁谓犬能欺得虎”之下联，“焉知鱼不化为龙”；一为传说作于7岁的〈题五指山〉：“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明正统九年（1444），17岁的丘濬应考乡试第一。景泰五年（1454）再获廷试中二甲第一名，赐予进士，历任朝廷要职，一度实掌宰相之权。丘濬著述甚富，他与唐之张九龄（曲江）、宋之余清、崔与之并称为岭南四大儒；又和海瑞、王佐、张岳崧等四大才子同称海南四绝。

黎红雷和梁燕城在〈新時代中國的管理哲學：關於儒家管理哲學傳統的對話〉考证了丘濬笔下的《大學衍義補》点出他问学的认真：“我的海南老鄉邱浚（注）寫了一部《大學衍義補》，把《大學》‘八目’中的後兩目‘治國’、‘平天下’補進去了，光這兩目，就補了一百四十萬字”。

据说他前后13次以“目疾”为由，向皇帝上书乞求归乡；只是“百计思归未得归”，都没有成行。明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日，死于任内；谥文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朱鴻林的博士論文也以丘濬为题；可是，金文明在《余秋雨散文中的40个差错及简要辨正》说，因为世人多把他错成了“邱浚”，以致余秋雨竟然在《明史》找不到这一只潜龙。

注：应为《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傳第六十九》的丘濬，或简体字的丘浚。

唯一的探花张岳崧

和丘濬、海瑞、王佐并列海南四大才子的张岳崧，先祖原为福建莆田人，宋朝嘉定年间前来琼山当官，此后在琼定居，从琼山迁居定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张岳崧即在定安县永丰乡高林村出生。

自幼勤奋聪明的张岳崧，7岁开始读书，表现出众。12岁，张岳崧参加童子试；据说他的父亲因为不想拔苗助长，“各种科目尚未考完就带他回家”。《定安县志》曾有记载：“幼颖悟，初学为文，辄汪洋恣肆，迥不犹就。年十五应县试，邑令杨公奇其文，面试之，更数题皆援笔就，极为叹赏。”

以后张岳崧远赴广东越秀学院就学，32岁时高考举人。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37岁的张岳崧在恩科殿试一甲得到第三名进士，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

张岳崧一生博学，著有《钩心堂文集》、《钩心堂诗集》、《运河北行记》、《训士录》、《公牍偶存》；书画更是为世称道，为广东四大书法家之一，“与郭兰石齐名，画宗无人，不多作，零缣残墨，人多宝之”；晚年还主持了《琼州府志》44卷的编纂，又在海南的琼台书院、雁峰书院以及广州的越秀书院、肇庆的端溪书院讲学授课。

《海南日报》记者吴仁辉和特约记者徐吉所写的〈寻访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崧〉还说：张岳崧“深通政治、经济，对水利、医学也颇有研究，是一个多面手”。

最为难得的是，早在道光十八年，张岳崧已向皇帝上疏《议奏查禁鸦片章程》，提出查禁鸦片的具体方法，大力主张要对吸食和贩卖鸦片者处以重刑。林则徐以后一度委托张岳崧协助办理雷州与琼州的禁烟事务。

柯劭忞等著的《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一》曾有条目记录两人共事之宜：“……十一年，迁工部尚书。是秋，江苏大水，河、淮、湖同时涨溢，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安徽水灾赈务。疏言：扬河掣卸石工，及纤堤耳闸，应令工员赔修；又以淮、扬地方官多调署，情形未熟，请飭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从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69岁的张岳崧因病去世。葬于琼山甲子毛头村附近。

百年琼台

康熙 44 年（1705），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为清廷科举的门生建起的琼台书院，江山钟秀，英才辈出，已经三百岁了。即便是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制西学算起，书院办学的衣钵也有长达百年的历史。

历尽岁月的沧桑，不用说，这所因为琼剧《搜书院》而闻名天下的书院故事很多。海南上选的才子，都曾在此寒窗苦读。清朝琼州 21 位进士以及 178 人举人（一说 22 位进士，157 人举人；待考），绝大部分都是琼台书院的生徒；其中张岳崧高中探花更让这间海南的最高学府成名一时。

1902，琼州知府刘尚伦按照诏令，将琼台书院改为“琼州府中学堂”，除了旧有的那些八股科目，课程融进了数理的新学。1906 年以后，琼州府中学堂再次更易名为“琼崖中学堂”。

以后又从中学转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更先后培育了杨善集、王文明、冯平、许侠夫、陈垂斌、周士第为主，立马横刀战功显赫的“广东六师”，以及白学初、温心园、蔡乃忠、邢福义、范会国、林书洛等潜心学术，探究未知的文教名士。

史料还说，1926 年 6 月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邱秉衡的豪宅召开时，与会的代表，超过半数在当时“六师”的教员和校友。

（<http://www.hi.chinanews.com.cn/html/hainanxt/96.html>）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琼台停办长达五年，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其时，校园几被瓜分，图书馆藏有的古籍尽皆毁坏，师生在横加罪名中流离失所。

琼台书院地灵人杰

吸取了三百年五指山上日月的精华，琼台书院确实算是地灵人杰了。文学家，科学家，革命家，都有了。

儋州市人的丁孟芳是现在可是海口画院副院长，60届校友的郭泽福还是《海南日报》副总编辑。

范会国为有名的数学学者，1913年至1918年就读当时称为琼崖中学的琼台书院。1920年，他以海南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赴法留学，考获数学博士。回国后，辗转于多间大学。1949年6月，他继任海南大学校长。据称，华罗庚、钱学森、吴健雄、王安、包玉刚都曾是他的学生。

此外，在大学教学的还有北大哲学教授温心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教授金一虹；华中师大语言学教授邢福义；湖南大学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曹声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韩渊丰，物理教授王开发以及物理副教授系蔡乃忠；海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榕生等。

国外的林书洛是农科的权威，1958年考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留美继续从事研究，成功解决“诱导薯类抗病品种植株常年开花”的难题，深获好评。

除了杨善集可是中共琼崖特委第一任书记；王文明、冯平、许侠夫、陈垂斌、罗文淹、李爱春、陈德华也都是中共琼崖一大代表。陈义侠和吴慰君双双则因为“学联事件”蒙难捐躯。

人民解放军上将周士第从这里毕业后，报考黄埔军校，北伐军阀，起义南昌，长征抗日，还曾任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中共建国以后，他一度是成都市市长。

1927年秋毕业的吴乾鹏，身份更是特别，除了曾是书院的学生，校友，又受海口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与刘青云一起接管琼台师范，以后更以海南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身份兼任琼台校长。

海南唯一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巾帼英雄谢飞，1926年考入已经更名“六师”的琼台书院。她和刘少奇曾结为夫妻，分手后中终生独居。也许该怪五指山精灵作祟，虽有好好的一身书生气，文革那几年仍旧逃不过红卫兵的严刑拷打。

海南人的学校

海南族群南来，后于其他籍贯，唯对办学的热心，其实并不输人，全马各地都存有先贤创校的档案。

在南马，新山海南会馆远在 1917 年，即附设工商补习学校，提供失学青年进修机会，前后长达八年之久，成绩骄人。

古来的海南会馆，也曾创办了英才学校。英才后来并入古来中华工学，为今天古来华文小学的前身。令金属会则与振强华小开办夜校，为战后的子弟授课。昔加末属会 1936 年成立后，曾经附设南华小学，以教育同乡；之后南华并入昔华小学。马六甲海南会馆在倡扬教育，表现最为特出，先后创办华南夜校，巨镜小学，琼林小学以及玛琳华小。

中马方面，除了森美兰淡边海南会馆的培智小学，雪隆海南会馆也在 1917 年开办侨南学校，是海南族群办学的先驱。太平海南会馆也设有夜学班，达 12 年之久。

在北马，则有吡叻海南会馆在 1914 年创立振华国民学校。振华并附有夜学班；据说的海南人最早开办的一间华校。后来由于学生人数锐减，早于 1969 年停办了。1920 年，槟城海南属会也正式接办了益华学校。

东海岸的林明海南会馆业早于 1918 年南大街 18 号开办平民夜校，让乡人接受教育；1925 年停办。另外，丁加奴甘马仕埠的海南人又于 1928 年创办乐群学校，与东马古晋海南会馆开办的崇本学校互相映辉。

以一个只占有大马华裔不及 5% 的族群而言，这种成绩堪称标青。可惜的是，留下的相关史料并不多。许多属会馆史对于办学的经验，只作蜻蜓点水般的记录一言略过，以致今天后人缅怀先贤，也仅可作扫描式的后顾，点到为止。

海南人的大学

原来早在 1947 年，海南岛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的军事要地“椰子园”，已有一所昙花一现的私立海南大学。那是海南改为行省以后，海南军、政、学、商知名人士云集重庆，共商发展琼崖大计的结果。

1946 年 6 月 9 日，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策将军，广邀海南名士，推选“私立海南大学筹建委员会”。陈策、黄珍吾、曾三省、朱润深博士、云照坤、韩汉藩、梁大鹏等 12 人因此出任筹建委员。

以后筹建委员会联络了 445 位联名为创校发起人，其中琼籍 350 人，包括宋子文、岭南大学副校长陈序经、颜任光博士、范会国博士、还有王俊、韩汉英和郑介民。外省人士则有如孙科、王宠惠、罗家伦、傅斯年、邹鲁、张发奎、许崇清、郑彦芬等人。（<http://hi.people.com.cn/news/2003/11/12/96393.html>）

一年半以后，1947 年 11 月 8 日，特设文理、农、医三个学院八个专业的大学迅速开学，学生四百余人，琼籍学生仅占一成；另外附设中学。宋子文出任了大学董事长，礼聘胡适挚友，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颜任光为首任校长，范会国和梁大鹏分任副校长。

1949 年初颜博士辞去校长之职后，留法数学博士范会国继任；可惜时局遽变，学校经济受困，迭起的学潮不断动荡校园，校务停顿。范会国和梁大鹏力挽狂澜不果。1951 年，峨峨五指山下弘文励教的海南大学终于停办。

法国的海南学人

1990年3月15日，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在《海南日报》上提出〈建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的建议；周教授后来在〈海南学的由来及研究现状〉记述，引起多方“热烈的讨论”，主题演讲不断。

以后这里又成立了“马来西亚海南学研究中心”，初步预定了一些题目，并且聘请了40多位研究员，“前景是令人欢欣鼓舞”，唯气候尚早，成绩难以断定。倒是1938年生于法国沃热省布律耶尔的劳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的海南学做得独具一格，生平和学问都精彩万千。

苏尔梦在1962年自法国东方语文学院中文系毕业；1964年至1966在北京大学研习中国历史。以后三年驻扎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调查当地华人的文化生态。1970年荣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当她身在印尼的时候，曾对海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亲访海南会馆，更勤于田野，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继而写成〈巴厘岛的海南人：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东南亚的海南人：从海运活动到移民现象〉的论文，更出版了一部《海南岛：从中国到东南亚》，题材和发现都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苏尔梦博士和她的同伴也在印尼丹戎宾诺亚港市，发现了一座由海南人供奉108兄弟的昭应祠，还因此结识了祖籍在琼山市演海镇的管理人庞朝山。

可惜这么这位学养丰厚的学者年前只身到琼考古，竟在陵水县博物馆门口呆坐了三个小时而不获准入馆参观。等到多年以后，她受邀到来海南讲学，寻访当年法国人在此修建的慈善医院与育婴堂，因为当年拆毁公庙之风四起，早把历史拆得片瓦不留，她只能竟无功而返。

对照一下，我为海南学脸红。

大学里的海南人

海南人关注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明显的。不说《通报》总编辑庄之明两位公子都是博士，还有一位可敬的父亲王弗华先生家里九位大学毕业的孩子里，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有五位博士（如果记错，则是四位）。此外据我所知，至少还有四位海南人大学校长。

第一位海南人的大学校长是家世显赫的云茂保先生。担任泰国外交部长以及财政部长的云先生，毕业自牛津大学法科，是清迈大学的首任校长。

第二位出任大学校长的海南人，该是在哈佛大学考取政治学博士的吴德耀教授。从1951年一直到1971年这20年间，吴教授是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离开了东海，吴教授仍然任职教育。1971年至1975年，他是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及政治系主任。

1975年至1980年，他前往南大就任研究院院长。其间李昭铭校长告假时，南洋大学理事会委任吴德耀为代理校长，直到1977年8月15日。1980年，再回返新大担任政治学教授。退休后他曾兼任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

那么巧，南大改制事件闹得轰轰烈烈的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据知也是海南人。过渡时期，李博士还转任了南洋大学的校长。表现如何，南大的校友都清楚，这里就不说了。后来，南洋理工学院升格大学，剑桥大学出身的詹道存博士，就从院长升任校长，为第四位出任大学校长的海南人。

早前，詹博士也曾担任新加坡大学工程学院院长。根据档案，在对岸的大学当上高职的海南人还真不少，林崇椰教授和林徐典教授都是新大文学院院长，林廷高博士则在新大文学院出任副院长；翁世华博士曾任南大文学院代院长，黎经富博士是南大地理系主任；工程师学院主席陈川炳博士一度还是南洋理工的客座教授。

港台那边，宋美龄曾是“辅仁大学信托基金会”的主席。就不知道丁善雄（林绿）博士是否当过院长呢？龙冠海博士倒是台大社会学的创系主任。澳门东亚大学以前还有曾经参与“中国五省区与东南亚闽方言的调查及综合研究”之海南省部分的云惟利博士。云博士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服务，积极推行“文坛新秀培养计划”。

这里的情况，除了詹行琼教授、陈徽治和何国忠副教授皆是马大的要角，祝家华博士新近出任了南方学院（其实还不是大学）的副院长之外，另一位我知道的海南人副院长是砂大资讯工艺学院的王运才博士。听陆老师说，韩江学院王云霞博士也是海南人。

大学校长呢，倒是没有海南人了。可惜新纪元不是大学，不然家里有五位硕士子女的郭全强先生最少也是名誉校长吧？

接许德发和徐威雄，我的海南同乡魏月萍也过去新大念博士，快一年了，我想给她打打气，所以冒着“我的朋友”潘永强直陈我潜有严重海南情意结的巨大风险，让她知道其实海南人不仅仅是出了宋家三姐妹，在教育这方面也一样很 boleh，希望她以后也能为我们海南人争一点光，发一点光；也让我沾一点光。

南大里的海南人

南大里的海南人，根据吴华先生编辑的那本《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1999），算了算，果然还真不少。各个年代，各个领域，各个科系都有，而且，皆各有成就。

文人群中卢桂霞、梁明广、林明水、周维介、郭四海、黎达材、潘正镭、陈来水、陈川波、陈清德、何子煌、范高贵是文学士。许万忠和张拔勤当年修读的高科，马宝汕毕业物理系，林廷高该是地理系出身吧？

另外还有林春兰、王安裕、陈泽平、符史瀛。肄业的有只读了一年南大的陈学宠，“仁风德行轮廓自清”的郭仁德；以及写出我喜欢得不得了《深山寄简》，笔名雅波之王昌波。

后来在教育发展的南大人，除了上面提到的黎达材和林廷高两位博士，另有宽中校长张拔川；任教新加坡长达三十多年的潘先钦；南大地理系住主任黎经富，南大文学院副院长的翁世华，南洋理工中文系副教授王永炳，以及曾经执教理大，后来离职参政的陈业良。

在商界大展拳脚的有第一届校友王春权，陈孟龄、陈颖弼、张裕民和黄循绩。值得一提的是会计系的黄循绩，除了善于仔细算计生意的成本，早在中学时期就以田禾为笔名，写出一手漂亮的好文章。

安焕然的那篇〈南方黄循绩〉还说，黄循绩“早期也從事過新山海南人口述歷史工作，撰寫有〈古老的面包店：協裕號〉、〈新山最古老的海南咖啡店〉、〈新山最古老的汽車維修廠〉等諸文。後來曾出任《新山華訊》編委會主任（出版人）10年”。

至于政治的表现，地理系毕业的张文强和文学院出身的林斯江，都是马华公会红透一时，分任柔佛和马六甲的州行政议员。

近年仍然活跃华团的有张裕民，黄循绩、张文强，以及后来改行当起律师，甚至栽培出律师儿子的罗继炎。张文强和张裕民这两张王牌还先后担任了海南联合会的会长。

根据《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的读者来信，南大生里杰出的海南人，还包括海南会馆和琼州陈氏公会重要台柱的陈序传（经政系）、曾任第二届学生会会长的梁关飞（现语系）、加拿大贵富大学名誉教授的陈国相（史地系）、数量遗传育种学家的陈毅雄（生物系）、多伦多病孩医院结构生物与生物化学所研究员的王南昌（化学系）、香港南大校友会执委黄良会(地理系)以及来自麻坡的郭义南（中文

系) 和 林 明 生 (地 理 系) 。

另外，吴德耀教授虽然不是毕业自南洋大学，却一度出任代校长，以及曾任南大注册主任的王佐硕士，不知道算不算是南大人的一分子呢？不过，剑桥哲学博士詹道存后来出掌的那个“南大”，倒不是这个“南大”。

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我是坚持“宁可放过，不可算错”；这里当然不得不把詹教授排除在外。何况，我可不想挨李万千前辈骂我大是大非完全不分，竟把“如得水鱼”读作“如鱼得水”，那就未免实在是太堕落了。

他提出芳吴华文教育报告书

1916年生于海南文昌县迈号市青园村的吴德耀教授，一生是那样的精彩。钟灵中学毕业后，北上金陵大学，转往安徽大学。去了美国 Fletcher 大学，获得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1946年又在哈佛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再到麻省理工学院服务。

年前，我看过特写他的一篇报道，提到吴教授笑说当年他在美国工作，洋人拿了一包衣服给他，把他错当了“洗衣工人”。

之后，吴教授任职联合国，并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当时他曾“提出权利与义务必须相配的意见”，有关此点见于宣言第29条：“人人对于社会负有义务……人人于行使其权利及自由时……应尊重他人之权利自由。”

不过他在联合国工作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他联合威廉·芳博士回马调查的《1951年芳吴华文教育报告书》。由于报告语多中肯，当时联合邦各地华校公会普遍“对华文报告书中之建议大部份表示赞同”。

1951年以后至1971年间，吴氏出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1971年至1975年，到新加坡大学任职政治学教授及政治系主任。1975年至1980年，复前往南大就任研究院院长，间中曾代理校长。

郑奋兴教授所写的〈安息吧，敬爱的李昭铭校长〉回忆了这段往事时说，吴教授待母至孝，李昭铭博士把他请到南大教书，他只是提出一个请求，因为当时他的老母亲与他住在一起，他需要有一间较清静的房子。

1980年，吴德耀博士再回返新大担任政治学教授，退休后他兼任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著作等身吴德耀教授，退休后仍然积极教育。1994年4月17日吴教授蒙主恩召，寄世七十八载，堪是海南一代哲人。

除了是“一代哲人”之外，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吴博士早年还是钟灵的运动好手，创有纪录；更曾经代表学校出席中国全运动会呢。

两位王佐

海南人的历史有两位了不起的王佐。第一位王佐（1420-1505）是明朝海南临高人，参加乡试高中举人，成化二年（1466）出任了广东高州同知，以后又改任福建邵武同知，“以文章饰政事，持身廉而不激，事上恭而不阿，有仁明司马之颂”。《明史·卷167·列传第五十五》说他“器宇凝重，奏对详雅……所至事无不办”。

王佐为人质直，严禁官吏以权舞弊，政绩昭著，深受世道称颂；府库空虚，他“从容调剂，节缩有方。在户部久，不为赫赫名，而宽厚有度，政务纠纷，未尝废学，人称其君子”。为官二十余年因此不得升迁，不以为意；死后海口城西的关厂坊建有西天庙，专事奉祀，香火延绵凡四百余年而不断。

第二位王佐大约在五百年后的1918年，出生于海南琼山县，初中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后，前往厦门集美中学修读高中。毕业后再往中正大学研读法学，又负笈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奥立根大学深造，考获文学硕士学位。

学成以后，王佐投身教育界，执教三十多年。他当过马星中三地四间学校的校长：福建省安溪县民校、马六甲圣方济英文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以及新加坡育英中学。间中，他也曾任《南洋季刊》主编和《中兴日报》编辑多年。

1966年3月16日，王佐应南洋大学聘书，就任注册主任；旋即着手调整注册处组织与工作，至1976年退休。以后仍旧积极文教，为新加坡海南会馆、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锡山艺术中心、同济医院运筹出力。据新加坡海南作家莫河先生在文章回忆，直至谢世前夕，尚且鞠躬不已，情怀真让人感动。

真没想到龙冠海

真没想到 1960 年和陈绍馨、杨懋春、郝继隆、卫惠林等人，一起在台湾大学创办社会学的系主任龙冠海博士，原来竟是老清华，而且还写得一手诗歌。张玲霞副教授的〈老清华诗歌中的学生生活〉，就记有这段：

“龙冠海的〈给清华西园的小土山〉，在怀恋小土山给予他欢愉和自然之趣的同时，以略带辛辣的口吻讽刺校园里的商业气味：教授们“左手拿了白笔，/右手持着簿记，/力尽声嘶地呼此唤彼”，在他的摊子里出售“脑浆”；当然，有资格买脑浆的还得“先买门票”——考取清华”。

真没想到合编有《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一卷的龙冠海博士，如今在大陆也有了“学生”。中国社会学网站上那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样说：

“1979 年以后，一些中国社会学学者师承了孙本文和龙冠海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真没想到远在 1967 年，龙冠海博士在出版《社会思想史》已在“初版序”中点出：“不仅中国社会思想史之作尚无一本完全者（据本人所知，过去大陆曾有人出版过两种很简略的，今在台湾已不易找到了）。就是‘西洋社会思想史’，除了两三本翻译者外（今也已不易找到），本国人写的也还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社会学教科书。

真没想到龙冠海，还是海南人，和宋家一样，原籍文昌。

至少还有他莫泰熙

2003年9月，临近中秋的傍晚，公干之余巧在培风礼堂碰上了赖兴祥校长，闲聊几句不久；又见到了莫泰熙先生正为那一本《点燃心中的火种》广大的马六甲读者群认真签名。

莫先生仍然是那一整头的白发，我突然记起了林夕在<至少还有你>所填的那几句词：“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

秋风愁煞，让人感伤，华教开始有了岁月的皱纹，有了一点点白雪的痕迹。培风大门前的莫先生一脸坚定，一如从前，带着一个合心的团队，努力地扫除“道不足微”的阻力；近年在繁重的工余，还不断游走全国独中华小，给年轻的孩子讲授华文教育的风风雨雨。

我后来细读了魅力奇异的《点燃心中的火种》，这才知道莫先生大义凛然的文化工程之中，原来藏有那样的温柔，说着这些那些楚楚动人的故事，差点使我红了眼睛。

黄祯玉细腻的笔下，总是婉约地而清晰地透露传承母语教育的坚毅不拔；因为华教，我们都拥有了多重的身份：

“老师们有需要到吉隆坡市区或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爸妈摇身一变就成了司机。到了晚上，村里的妈妈，又变为学生，参加由工委设计的社区学习课程。……在庙堂学校的老榕树下，他们是勤快的清道夫；在筹款义卖活动里，他们是卖冰水、炸油条的小贩。”

我读到这里，会心一笑。化学工程本科出身的莫泰熙先生当年为了生活，可是一名“炸油条的小贩”。天晓得他是否还掌握这道窍门，要不然“莫记油条”可真是华教以后义卖的卖点。

然而，那个晚上没来得及告诉他；我一转身，他早跑开，又为他的心事忙忙碌碌去了。直到莫先生的背影变得模糊，我记起了歌词那段文字：“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是的，这个战线上至少还有他，以及他的队伍，值得我们去珍惜。

岁末想起丁木兴校长

妈妈动了一个小手术，行动不便的丁木兴校长和他的夫人知道了；过来探病；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想起一些事。

当我还在亚细安森林局做事，有一年飞往汶莱工余，见到了曾任马来西亚海南会馆大学奖贷学金委员会的罗文洲先生。罗先生和我提起当年我得到会馆贷学金的经过，全靠曾任教总副主席的丁木兴校长在会议上多番好话。

那一年的情况，是适逢合作社蒙难后第一年，经济更是不景气，市场上一片寂静。因为联合会的钱大部分卡在美华合作社里，动弹不得，结果奖贷的名额只区区有六位。

要说我在高中的成绩不算了得，考上工大算是侥幸了。虽然课外活动有一点点表现；但是，和精英中的精英一比较，大大逊色不在话下。而且，我是以教育文凭的资格申请大学；按照章程，颇有争议。凭着这样的背景，能够挤入名单中该是妄想。

那个晚上，罗先生对我说，丁前辈几乎出尽了全力，一一说服了委员会上上下下，硬是把我推进了六个名额之内。早前，他还特意找了我在高中的恩师陈廷俊老师写了荐书，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地，要确保我能入选。这件事也是以后陈老师转告我的，并给我抄了一份当初他手写的那些厚爱有加的文句。

因为这样，我总算得以出位，陪添末席。我的母亲后来提起，直属沈慕羽学生的丁校长说，如果委员会那边出了问题，他私底也要腾出钱来给我读书。我想起这些往事，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愧疚；上了大学，洗心革面，发奋用功。……

和梁启超同乡的潘永强给我那本评论选集《有点异见》写序，说起我的“海南情意结”：“善勇为人似有古意，经常以海南祖籍为荣，对乡情和传统有一份抹不去的陶醉和痴缠。常在言谈中听他说起琼人琼事，如数家珍又充满自豪，确是倾注甚深”。

观察入微的永强想是并不知道我的海南情意结之由来，正是我这些年来，受到乡里的人这些那些关怀和恩惠。我若是仍然“认同但不签署”海南情意结的诉求，就真是对不起苦心栽培了我的丁前辈了。

海南人的科学家

原来海南人也有科学家。一位是 1931 年生的核子专家王洲博士，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提出的“湿空气冷凝换热过程的饱和焓渗透性”概念，经在法国广泛采用。

原籍文昌县昌洒镇的王博士，在法国核电站进行了 20 多年的研究，着手解决高温纳间隙结构的热载荷和热冲击问题，并且设计了间隙结构温度场的计算模型，为堆内结构安全性和可靠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2 年，他到了中国，转授经验，还在清华大学建立了“纳技术实验室”，亲自担任实验室主任，把科学的触角伸到海洋的石油工业。

另一位是祖籍文昌县东阁镇南文村的邢福钜，是美国廉色列理工学院的航空机械工程博士。1938 年出生的邢博士曾任大学教授，后进入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勃勒得与怀尼飞机制造厂，先后担任制造发展部主管、发动机部经理、总工程师。据说他是选入这间公司飞机制造厂的第一位中国人。

根据资料，邢福钜博士的专长包括了“现后滑轮引擎系统”、“引擎初步设计和整理系统”、“气密封技术和旋转系统”等技术。此外，他还发明了军用高速气涡轮内冷部系统和转动轴承和涡轮机气密封技术。

20 多年来一直在美国休士顿大学从事超导研究工作的蒙如玲教授，列入“1981 至 1997 最优秀的 1000 位物理学家中的第 25 位”。蒙教授出生海口，可是位道地的海南人。

此外，新加坡出了一位专事眼睛的专家吴瑞琼医生。祖籍文昌县会文镇梅山村的吴医生，著作等身，对于处理视网膜静脉栓塞、严重青光眼的外科眼眶减压法、甲元眼病的眼睑手术、核磁共振对眼神经病的显影、海绵状眼眶血管病乃至单眼病人的医护尤其有心得。她更曾领导测量亚洲人眼球突出度以及眼眶淋巴瘤的研究，得到国际的关注和重视。

这里呢？有没有科学家，也许借用化学工程用以鉴定陶瓷古董制造年代的韩槐准，以及给火车作枕头的林灏熙，都是其中的代表。

民间学者韩槐准

按照族谱说上来，我们那位自学的民间学者韩槐准（Han Wai Toon），还和宋家姐妹的父亲韩教准（宋耀如）同辈。韩教准原籍文昌市昌洒镇古路园村，韩槐准祖籍则是文昌县东区昌洒镇凤鸣村，算是不同村的堂兄弟了。

韩槐准的身世当然没有韩教准那样显赫，然而，论起学术的成就，一点都不逊色。韩槐准南来谋生，最初只是一位割胶工人，后来回到星加坡的神农药房工作，既是书记兼任配药员。

据知，业余的他喜欢而且擅长摄影，并从冲洗影像的经验中，举一反三，领悟和掌握了化学的妙用；不但配制了定影液，并延伸用到古玩的领域里。根据韩山元先生的论述，对于陶瓷器尤有独到心得的韩槐准，甚至因此受殖民政府所邀鉴定古董，成为少有的“伦敦东方瓷学会”会员。韩槐准那本《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很受同行重视。到了今天，福建德化博物馆还在引用。

很自然地，韩槐准开始研究东南亚历史，并且涉及了考古学，较后还联同友好发起知名的南洋学会。他曾经考证，远在1830年时已有帆船由海南岛到槟城经商；不过，具有正式记录的第一个到来新加坡的海南人是1841年的林崇仁。此外，就华侨与天后的关系，写有《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还发表了“波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苦行的教徒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的观点。

以后他又从事园艺，最后还能改良红毛丹品种，招待雅士，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到了1962年，他却决定卖掉了名士聚首的“愚趣园”，携妻带女，返回中国北京出任故宫博物院顾问职，从此潜心于明清陶瓷的研究。

说过“此遗留在南洋群岛的我国文化遗留，尽被外国人搜刮而去，而我国几乎无有，此亦国家之一玷”的韩槐准，还把二千余件珍藏的宋、元、明、清瓷器都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1970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聊斋志异的海南土人

蒲松龄借鬼讽人的《聊斋志异·卷十二》，有一则〈粉蝶〉的传奇。说的是一名“琼州土人”阳曰旦的故事：

阳曰旦，“偶自他郡归，泛舟于海，遭飓风，舟将覆；忽飘一虚舟来，急跃登之。回视则同舟尽没。风愈狂，暝然任其所吹。亡何风定，开眸忽见岛屿，舍宇连亘”。

然后，直抵村门，一少年出，诘问客所自来，阳具告之。转诘邦族，阳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亲也。”遂揖请入院。细细相问，阳问：“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屿姓晏。此名神仙岛，离琼三千里，仆流寓亦不久也。”

十娘趋入出场，使婢以酒食饷客，鲜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饭已，引与瞻眺，见园中桃杏含苞，颇以为怪。晏曰：“此处夏无大暑，冬无大寒，花无断时。”阳喜曰：“此乃仙乡。归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邻。”晏但微笑。

间中阳与粉蝶发生了狎抱关系，跟着请辞。遂送至海岸，俾登舟。瞬息遥见人烟，细审则琼州也。入门，举家惊喜，盖离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视祖母老病益惫，出药投之，沉疴立除。共怪问之，因述所见。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

原来起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许字晏氏。婿十六岁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余，忽无疾自殁，葬已三十余年。闻旦言，共疑其未死。出其裙，则犹在家所素着也。饼分啖之，一枚终日不饥，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发冢验视，则空棺存焉”。

情节是《聊斋志异》的典型之作；我只有两件事不能明白，一、为何提到阳曰旦就说是“琼州土人”呢？二、离琼三千里的神仙岛，究竟是在南沙群岛或是盛产桃杏的那个岛屿？

琼海的墨客

博鳌亚洲论坛所在地的琼海，因为惊天动地的红色娘子军诞生这里，故有“红色娘子军故乡”之称。琼海风光钟灵毓秀，旖旎婉丽，唯民风纯朴，英才良将辈出；尤其是文人墨客，多不胜数。

满清曾有知县王宗佑，编有《历朝诗抄略》一书，流传于蜀。晚年还乡，著有《观澜斋文选》一书。根据王會均先生的《大清《一統志·瓊州府》研究》，王宗佑还曾重修《瓊州府志》。

琼剧中的名伶要角，琼海人也多。若清代琼州八大名旦之首的杨祚兴、戏剧作家李有金、戏曲教育家谭筠。今天的小生郑长和、陈华、正旦王芙蓉、李桂琴，也都是琼海人。

近年的海南文坛，琼海的群星璀璨，队伍强大惊人，有美术教授崔开宏、雕塑家卢鸿基、作家王锡钧、王春光、王路生、冯标冠、冯衍甫、曾庆松、周仕科、梁山、黄海星、晨声；才才荟萃。网上还有一本墨余生所著的武侠小说《琼海腾蛟》，作者说不定也是自己人。

台湾方面有书法家杨庆珍，网上一个方志影像资料库内有其名；不知道是不是指同一人。（http://readopac3.ncl.edu.tw/cgi/local_j/index_list?id=L0000844）

至于海南岛本土，居然搞起“琼海小星星英语学校”的玩意儿，渐渐 e-化了。e 者，english 也。《新华网》更曾报道，因为亚洲论坛，琼海满城为英语而纷纷感冒：

.....每晚 8 点，博鳌镇南强村文化室灯火明亮，劳作一天的村民们打着手电筒自发赶来学英语。他们跟着一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镇干部，一遍又一遍地念着“ How Ar
e You”、“Welcome To Qionghai”

王宗佑如果观澜其间，我想问的是 what does he think?

报馆的海南人总编辑

海南人出任报馆总编辑的，我知道的有好几位。第一位是《通报》的庄之明（温故知）先生。

庄先生有几件事为人津津乐道，除了当年他借了和副教长朱运兴是同乡之便，得到采访华玲和谈的机缘，除了他的两位孩子都是博士，另一件就是以第一名毕业于新闻训练班的华运栋所透露的“半夜在睡梦中为（《南洋商报》）资方辞退”。

第二位是《华商报》总编辑顾兴光先生。顾先生曾任马六甲民选市议会的主席，敢怒敢言，办报一样“怒奋空拳”。能讲，能文，能政，能商的顾先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物，一生精彩，一度在煽动法令下和沈慕羽先生一起被捕。

第三位是已经停刊的《建国日报》总编辑张齐清先生。有“魔鬼诗人”之称的张先生后来移居到澳洲，不改报人天职，居然在维省代理起《新报》来了。

第四位是新加坡《星洲日报》的末代总编辑黎德源先生。生于1940年的黎先生早在1967年9月就担任《星洲日报》记者，1978年他是代采访主任，一年后升任总编辑助理。到了1981年3月，他是《星洲日报》的总编辑。

不料过了不久，1983那年，《星洲日报》竟和《南洋商报》合并，黎德源先生改任《联合早报》第二总编辑，1986年以后转任总编辑。1993年起，他是编辑部的顾问直至1995年病逝。

第五位则是加州《国际日报》和洛杉矶《中报》的总编辑阮次山博士。阮博士原籍海南儋县，留学美国。1981年，他应邀创办了加州《国际日报》，先后任职副总编辑、总编辑1986—1988年之间，阮次山博士是洛杉矶《中报》副社长兼任总编辑。

五位海南人总编辑之外，邢福泉博士是美国《中国人》的社长兼总编辑；林绿博士也担任过《英文周刊》的总编辑。法国另有祖籍海南琼海的卢家蕃先生，1983年1月1日创办《欧洲时报》，并亲任社长。

还有，〈民家〉版的专栏作者林风先生也担任了现在和《中华日报》合并成《联合日报》的《美里日报》之总编辑。

阮次山的偏见

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在1946年出生于广西，祖籍海南儋州。4岁那年跟随父亲离开琼州，转到越南，跟着去了台湾。

1974年，阮次山毕业于政大新闻系后，前往美国深造，在那里获得东亚硕士和国际政治博士学位。1977年，他曾在美国访问当时已届89岁的外交大家顾维钧。

1981年，35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亲任总编辑。以后来到《中报》担任副社长，并身兼总编辑。2000年，阮次山转到凤凰卫视做事，在同事眼里是一个工作狂。

由于工作挤占了太多的时间，他一度投诉“所有业余生活对我都是奢侈的”。有个小道消息透露，阮次山每天午饭都吃盒饭，他甚至为此自嘲：有一天要为自己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吃盒饭的阮先生〉。

然而，最可怕的地方倒不是这些，而是阮次山处处强调“我有中国眼、怀着中国心，有偏才有见，我会让国人透过我的中国心去看世界”。问题是，单用中国心去看世界的世界，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

李天命博士在《李天命的思考艺术(终定本)》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说，任何一个中国人所持的观点都叫做‘中国人的观点’，那么这个词就指称一堆互相冲突的观点，因为不同的中国人有许多观点都是互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大多数中国人所持的共同观点才叫做‘中国人的观点’，那么我们用这个词时就必须先弄清楚：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观点？”

可见有偏固然才有见，可惜，那是偏见。

一年写 60 万字的力匡

中山大学毕业后，转往香港再南下新加坡任教 30 年的力匡先生，真是多产作家了。我看过许多资料一再强调，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短短一年之中居然还可以写出 60 万字，可见产量和他的酒量一样可观。

平均一算，力匡每天笔下所写也有四千多字；其中单在 1978 那一年，他更创下交出四百多篇作品的纪录，勤力得非常惊人。

除了《人人文学》、《明报月刊》、《蕉风》以及《学生周报》，力匡在当时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乃至后来的《联合早报》以及《联合晚报》都曾大量发表文章。

单从这些量和面而言，可知力匡的文字影响之广是那样不可思议；早年马新两地的许多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得到他的指点。

奇怪的是，在新加坡多年，力匡一直深居简出，甚少活动。而且，他在本地累计可能多达千万字的创作，居然从来没有结集成书。他生前出版的那八本书都于 1954 年至 1961 年之间在香港刊行。

一直到 1991 年他过世后，锡米文艺以及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经烈浦和莫河两位先生搜罗编辑，才先后代为推出了《力匡：散文，诗歌遗作选》（2003）和《力匡·李蕴朗·林秀遗作选》（2003）；并在《海南文学之梦·海南人作家录及作品选》（2001）以及《新马台海南作家作品选集》（2004）选收了力匡辛勤笔耕的精华。

尽管如此，对年轻一辈论述力匡恐怕是对牛弹琴。虽然根据莫河先生的回忆，力匡也算栽培过高秀了。

高秀何许人，即歌手戴佩妮的爸爸戴文光也。论起辈份，原来戴佩妮可是力匡的徒孙，失敬，失敬。

完颜藉文风波澜

取笔名确要标新立异，像完颜藉，入目特别得很；我难免要多看几眼，终于觉察了他隔岸的的文风波澜。

1998年《南洋商报》主编张永修曾以〈名编系列〉的栏目，连续制作8个特辑，介绍了影响一时文艺风气的知名编辑，除了连士升、姚紫、杏影，其中就有完颜藉，可见其名声之盛了。

白垚前辈回忆千诗举火的当年，也对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所展现的“大报气势，不同凡响”，语多好评。其时押阵的大将正是“胸襟如海，自在如山，其文心足以纳百川，其史识足以奠万晔”，原名梁明广的完颜藉。

难怪大师陈瑞献也说出多番好话：“明广是我国文坛罕见的先知先觉者，在60年代末，通过文艺的编串，他把新马文艺引入新地带，鼓起新风气，创造新景象，事成，他潇洒的走了。”

尤其难得的是，出身云南园的完颜藉，文艺和理论都行；1991年从工作岗位退下，直今仍旧创作不休。近年在《联合早报》上我还经常拜读了他不少文章。

据他自己说，念高中时期，他“还曾以替朋友写情书为课余的义工和文字创作活动”，其中有一封情书经典得让人捧腹大笑：

“月莲，看到你老爸那副顽固相，我就冒火。你都20岁人了，怎么全听他？老实说，你和我是天生一对，我前后左右看，你都像我的太太。你躲过河，我搭桥追；你爬山，我跟着爬。听说诚心能动天地，我相信月莲的心是钢打的”。

是年过74岁的人，胸中情思竟然依然灵巧如此；他能在现代文学史上战果赫赫，也是理所当然了。

会馆史料的专家吴华

原名吴坤纪的吴华先生，是在 1933 年生于海南省琼山县。四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南来关丹，并在中国小学读书。

二战结束后，1951 年，他到了著名的新加坡中正中学求学。据知，从那个时候开始，吴前辈就对文学兴趣盎然，常以干戈，吴舍，杜亚等笔名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19 岁的吴华，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就出版了短篇小说结集的《彭亨河畔》。

1955 年，吴华先生从中正毕业。从此，他把一生奉献给教育，先后在笨珍培群中学，岬株华仁中学，新山班兰小学、圣惹瑟小学及启东小学等地服务，前后一共有 32 年之久。

吴华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终生对会馆历史和地方掌故存有无比的热忱。繁重的教学之余，他一直辛勤整理史料，迄今已写有部这一方面的专著：《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1976）、《新加坡华族会馆志》（1977）、《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1980）和《狮城掌故》（1981）；其中《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经译成日文。

晚近他还交出了《柔佛新山华族会馆志》（1997）、《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1999）、《新山今与昔》（2000）以及新加坡琼崖联谊会先后刊行的《新加坡海南人物录》（2004）。

说他是马星会馆史料的学人，特别是海南会馆历史的专家，我想，应不为过。

莫河的笔力卷起千堆雪

新加坡海南资深作家莫河先生的第 20 本散文集《乡土·歌》在岛国一出版，文字功力隔岸越海踏浪，推波助澜滚滚而来，卷起千堆雪，掀动一颗颗罕见的晶莹水珠；闪烁得让我眼睛一亮，不免要对他长年多产的材料，文思的孤奇而分外注目格外留意。

作文有神的莫河前辈生在二战之前的 1938 年，到底是经历大时代狂风阴雨的健笔了。1962 年，那一本《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推出之后，70 年代里，他又交出了《我的歌》和《兰花飘香》。单是 1980 直到 1989 这十年，莫河的作品竟有五本之多。

1990 年，辛勤教学之余，他的魄力和远见始终如一，刚健自强，悦心自足，无视大盆大盆的冷水浇头淋身，以建设迎向论黄数黑；一直不忘创作的使命，在低潮中持续地拔沙拣金，积极爬梳下笔，抢救民族的语言。

到了 1999 年，莫河先生的所有著作已经累计至 16 本。2000 年开始，他马不停蹄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三地，以《成长的烦恼》、《莫河文集》、《乡情·足迹·鲜花》和这一本新书，作为他的文学长征之漂亮战绩。

我算了算，从 1962 年直到 2004 年这 42 年里的阴晴圆缺，难能可贵的是，平均每两年他就有一部新的心得之作准时面世，不可不说是新加坡近年笔耕历史的巨大丰收。

不仅如此，自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成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开始，莫河先生联同热心的同乡严承慧、王春煜、王永炳、烈浦、马宝汕、吴华和何得美诸君子，费尽心血，无视白眼，无怨无悔地站在母语工程的最前线择善固执，接二连三抛砖引玉。

在他们用心良苦的经营，琼崖联谊会先后刊行了《海南文学之梦—世界海南人作家录及作品选》（2001）、《海南歌谣俚语》（2002）、《力匡、李蕴朗、林秀遗作选》（2003）、《新、马、台海南作家选集》（2004）以及《新加坡海南人物录》（2004），畅销市场，深获好评；传承五洲的海南文化不但为之翻然改进，新加坡的文艺热能也因此定时注入了可观的热量。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策划出版《世界华人散文创作比赛》及《海南社会一角》等丛书；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民族文化的工作”；莫河先生在吴华先生的新作《新加坡海南人物录》之〈编后语〉这么坚定地说。

薪火如荼，渐渐退去文化的冬意。莫河先生和他的战友仍在那里提笔书写一窗风景，一轮明月，一屋人家，一页故事，一地乡土；乡音绕在他的心房大声唱起：
majulah Singapura! majulah Malaysia!在乡情的国度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悄凌的文字本色

《南洋商报》曾有人称道的三“张”王牌，张景云、张木钦，还有悄凌张少兰。《新通报》改组，三“张”王牌都过档去了。张景云前辈后来回去出任总主笔，张木钦先生停停写写；张少兰竟然从此悄然无声。

直到张永修主编的《南洋文艺》在2004年6月29日刊登白垚的<花果飘零的播散后续的现代文学运动(上)>，她当年的凌气，“清纯的文字，细密的心思，随意的笔触”，才隐隐约约重现江湖。

白垚说刚从阿松大女中毕业的悄凌接编《学生周报》和《蕉风》，除了编出另番现代风貌，更善于“互动的关怀”那一套功夫，从不间断与作者通信，在编后话与读者说事谈心，“读者作者俱皆倾心”当然不在话下。

借着通讯部、学友会、生活营、野餐会，《学生周报》带动的文化迹遍九城，还为“日后的现代文学储备了大批作者读者，赖瑞和、张锦忠、沙禽、迈克、早慧多在那个时候现身”。

白垚这么一提，我才记取我的父母早年似乎也曾沾过《学生周报》的福气，不确定见过悄凌的真人没有？我自己只读过她的《鱼欢》，为她笔下的文字本色为之倾倒；说她是海南第一才女大概并不为过。

倒是我的太太早前在中央媒体系读过一小个学期，大概是采访课业需要，曾和友人到《南洋》访问她。悄凌那时可是大忙人一个，大概都不记得了。

黄远雄的诗景

“近年来四字辈、五字辈诗人中还有在写诗的，而且能够在质量两方面皆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有两个诗人在国内两大报文艺版的表现，特别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沙河，另外一个则是比沙河稍小一点年纪的黄远雄。”

年轻的文学评论家张光达在<小论黄远雄诗中的创伤/流放/文字结构>的评论这样坚定的说。

都亏那个黄远雄诗展专辑的千丝万缕，让我们重见了他的诗笔沉潜的精心和内蕴的功力。

心境的睿智，恬淡而自然，所有风景都让他化作了疗伤的动力：当那一尾尾惊人的吞吐量，肥硕霸气的泥鳅族匿迹多时，当尖锐浮现台面的种种指责大事纵恣，他竟在茫茫人海中独自享用写诗的频率，剑气一点也不受干扰。

如他那样生活在窗明几净的作业空间，毕竟最是难得。黄远雄自许要“批其逆鳞，独排众议/不幸触雷于灰色阴翳地带/身心焦殛/像一具/泄了气的皱皮囊/自行解体的细节/箝制在拟妥的形式”。

然而，“忠贞，一如党性/屹立不摇的旗杆”；诗人即便心无旁骛，怎会对那些新近崛起新贵降低音质的荒腔走板，悄悄蹑足匍匐绕过，而全不吭声呢？于是就在虎口，他“些微前倾/较下车侧镜窗/探出厉声吆喝”那一具具焦躁刚烈的罗汉。

回身一看，近年来四字辈、五字辈诗人中还在动笔作诗的，还有谁人？黄远雄寂不寂寞，我还在想。

乡情碰上威风

“那时的殖民地政府欺负老百姓也是很厉害的，贪污很严重。现在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时期的新加坡社会，贪污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有个亲身经历”。

2002年9月22日，《联合早报》记者韩山元先生接受《圆切线》访问的时候这样说，跟着举了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父亲要申请护照回中国。我父亲当时买了两只鸡和洋酒，送给移民厅的一个小书记。这个小书记很威风的。我们去他家，他睬都不睬，虽然也是海南人。东西送给他后，我们连坐都没坐就走了，这还是因为大家有交情，否则可能还要我们交现金”。

可见海南的乡情一碰上了书记的威风，还是不得不垂头丧气。尽管大家自己人，加上了两只鸡和洋酒，那又怎么样？

这还不是最坏的经验。韩山元先生说：“还有一次，我父亲去移民厅。因为不会英文，要花钱请人家帮忙填表格。填了之后拿给一名书记，他看了之后，不知道说了什么，只见他当场把我父亲的表格撕了揉成一团，往我父亲脸上丢，要我父亲填张新的表格。我父亲当时愣在那边，不敢出声，低头再花钱请人家填一张新的表格”。

2003年4月刊出的这篇<与时代的浪潮同浮沉>的访问稿上透露，韩先生说他对“这个印象太深了”。我们也是。为何要把当场把表格撕了揉成一团，而且往人家脸上丢去？

韩山元先生因此质问：“一个人生活在那个时代，你能不反抗吗？受到这样的压迫，能够没有气吗？”难怪反殖情绪不但和左倾思想一拍即合；不少海南人的家长更因此相续把孩子送往威风的英校了。

巴冬的流星陨落了

80年代中半岛，尤其是柔北的文艺少年和青年很少有不知王绣庵的朋友出版社。《有点异见》的编选后语中，我很自然想起了他。我的第一本书《美丽的谎言》就是绣庵出的。为了这件事，他特地从巴冬跑到昔加末，带来了合约草本。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到了现在还记得：“我也是海南人。”

我们那时都值年少壮志，头脑迷迷糊糊，不知江湖的人心险恶，卖书之坚辛，凭着那些乡情那些热情，一拍即合。拉拉扯扯半年左右，书在1985年出版了，天晓得赚钱没有，绣庵没说，我也没问。

朋友出版社以后的事情，我都是后来陆陆续续听说的。总之，结局正如大家所可以想象的那样，“完成了历史的任务”。只是绣庵的恶梦却才开始。为了还清理想的债务，他选择了远到日本工作。

回国之后，他到了报馆服务。我们通过三次电话。我有一回工作路过巴冬想去看他，最后转念无法成行。然而，如今再也来不及了。

平安夜的早上，我在报上读到这则让我失措的消息，从藏书中抽出了他在1987年4月18日送我的《白灰阁的回音》，读及他的简介：“（王绣庵）其笔名有火流星、王绣庵、陨落流星、金流星、陨星等”，对“陨落流星”的不幸言中，感觉很玄，很痛，如绣庵的诗<永恒的缺>的难受：

“那约好再来一次的聚会/都流进泪水里/化成/随着你的一抔黄土”

安焕然的历史演义

安焕然和我都生在五一三事件前一年的1968年。不同的是，他和唐南发在柔南的名城古都哥打丁宜长大，在学风出众的名校宽柔读书；我在柔北的小镇成长，离开昔华“华中”去了士姑来，焕然已经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到了台湾深造他钟爱的历史了。

回来以后，安焕然学以致用，不久前往南方学院中文系担任讲师，身兼学术研究处主任，从此一人演义，兵分四路：一边教书，一边作文，一边研究，一边演讲。大家都知道，潮人拓殖柔佛的口述历史，焕然一直用心良苦；除了按照计划奔波路上，入夜灯下他始终不忘刻苦，想从档案和文献找出更多的事迹。

他是如此认真学问。我读过收录在《本土与中国》一些学术的文章，密密麻麻的角注，全是他长年砥砺琢磨的结果。他对马六甲和明朝交往以后的海洋经济史、郑和邦交和妈祖南来的演绎，尤其兴趣盎然，很有心得。

为了那个马中建交30周年的研讨会，读《东方日报》新闻总监吴彦华先生在文章里说，焕然准备周详，鞭辟入里，竟然搬动了可观的书籍史料，又井然有序地一一细说从头。功力非同寻常，由此可见。

可是，何启良博士当初在〈马华评论界的走向〉的序文里提到的焕然，意象似乎有异：“我希望《我歌且谣》以后的庄迪澎，能多一点祝家华和何国忠的沉着，少一点曾庆豹和安焕然的浮躁”。

我想，浮躁倒是未必。焕然为人感情丰富；笔下遣词造句，不免流露内心的悱恻和焦虑。近日他和吴华和舒庆祥两位先生写成的《郭鹤尧传》，当然也带有不少新山人的情意结。

这一些我都可以理解；我只是不能明白，他为柔佛的潮人记录史实，他为柔佛的福州人宣扬郭鹤尧；什么时候他要让出一点点时间，好好给柔佛的海南人写三五篇，类似〈寻找阿都拉的表亲〉那样情文并茂，动人心魄的好文章？

姓唐的人物

唐姓确是百姓中风度翩翩的大家了；出自陶唐氏，是尧王的后代。相传因为“天子无戏言”，成王之弟唐叔虞凭靠一片桐叶得到唐国的封地。推到了近代的历史镜头，姓唐的人物，也到底非同寻常。随便一提，可看可说的应有尽有。

例如清末洋务运动的洋行买办唐廷枢，曾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受教多年，讲得一口鬼腔英语之外，另外写过一本题为《英语集全》的绝妙好书。史料都说，唐廷枢可是翻译世界高手中的高手。

清末民初则有唐绍仪，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回国先后深为满清朝廷以及袁世凯重用，表现十分出色，得意之作是挫败英国阴谋将西藏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的妄想；以后还出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和唐绍仪同期留美的唐国安，肄业于“青年才俊”众多的耶鲁大学，曾任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以及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精通中西，演说精彩，外交同样一流；难得的是，少有官气，深受爱戴。

按照钱钢和胡劲草合著的《留美幼童》（2004）引用的档案，19世纪70年代120位留美的幼童当中，唐姓人家威风透了。单是香山县的唐家镇（Tong Ka）就送出了七位孩子，包括成就非凡的唐绍仪和唐国安。

后来一点，又有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的唐君毅曾经亲自起草，并与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等儒学大师联署，发表了受视为论述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中国文化宣言》。

我们这里呢，那个讲得写得，文情并茂的唐南发，不只是“受之无愧”的名家，也算是名嘴了。从南方名校的宽中毕业之后，他后来远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读国际政治关系，笔下功夫的全面，细腻和冷静总让我折服让我汗颜让我脸红。

奇就奇在，这几个姓唐的才子，中文娴熟英文亦棒，而且皆与国际、外交、翻译、教育有些关系。树大招风，难怪近日不论网上报上幕前后台，一支支明枪暗箭都猛烈瞄准了唐南发那张俊俏的脸孔反复虚张声势作状喊杀。

亲闻了无中生有的花香鸟语，我自己卜了一个卦暗自猜想，喜欢一笑置之的唐南发，当然不会和闪闪躲躲的小人所为一般见识，最多是当作唐伯虎竟遭失体的秋香妹妹瞎说乱点一通。

失礼地点着失神地说着，说不定倒他真的一举成为“著名媒体评论家”或者“首席媒体评论家”。到时希望南发千万，千万记得天恩浩荡，好好当面多谢高人当初一番好心的指指点点，才有了如此这般的成就。

洗书瀛赢了

他少年离开了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以后，先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后一年又过去纽约，报读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了。

他那些用尽心思的设计，很快得到 Mary Jane Marcasi ano 与 Ronal dus Shamask 的大力赞赏。1989 年，他决定自立门户，开出属于自己的江山，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渐渐打开了 Zang Toi 这个品牌。

只用了区区一年的时间，1990 年，他居然打败像 Pamela Dennis, Gemma Khang 和 Christian Francis Roth 那样的大师，得到 Mouton-Cadet Young Designers 大奖，艳惊全场，从此名震天下，成了公认的服装界翘楚。

此后，他的设计叱咤了纽约这个时装之都。每年春秋两季，在纽约第一大道的布莱恩公园举行的世界时装设计，都展出了他以上流社会女装为主的作品：简便的套装，典雅的礼服，高贵的晚服。

他还曾经使用皮毛衬托中国传统花布的披肩，配上长裙与的刺绣外衣，以孔雀造型流露开屏的丰姿，婀娜多姿的风华，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他那个《地中海美人》系列，配上绿宝石、红珊瑚和水晶，以手工缝制的丝绸上拼凑出璀璨夺目，旖旎华丽的海洋世界，把他的海神之美推向极致。

不论端庄的礼服不论出色的晚装，洗书瀛总有独特的办法，通过鲜艳的色彩通过繁杂的花纹，按照春夏秋冬的节气，配上高贵结合热情带点慵懒凸现休闲，让脱俗的美感，从容不迫地露出超群的意境，轻而易举成为万人触目的焦点。

今日，这个那个一颗颗发亮的星星，包括 Madonna, Whitney Houston, Sharon Stone, Ivana Trump, Hazelle Goodman, Jennifer Tilly, Meg Ryan, Kelly Preston 及 Kirstie Alley 全是他的客户。

2002 年，通过他的哥哥 See Luon Toi 穿针引线之下，大马电讯公司还以 Zang Toi 的春夏装系列，发行一套四款，分别题为 Grand Soiree at Monte Carlo, My Dream of Africa, Tiepolo's Africana Dreams 和 Afternoon at The Ritz 的电话卡。

没错，洗书瀛就是他的名字，我们只看到他表面的风光，纷纷赞扬他奇异地拥有 limitless talent with a very fertile imagination，却很少人知道，他离开马来西亚吉兰丹的 Kual a Krai 那一年，只有 18 岁。

他一个人艰辛上路，当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穷学生，省吃俭用，不惜每日长时间地工作。在一个个孤寂的夜晚，有条不紊地仔推敲，接二连三地联想，涂涂改改，力求完美，努力地打拼出今天马来西亚旅游局说是 highly-acclaimed local designers 的名堂来。

繁彬的爸爸要在就好

捧着“2003年金播奖十大主持人”以及“2003年金播奖我最喜爱主持人大奖”的光环的曾繁彬，近日红得发紫；现在还推出《Infusion 曾繁彬》生活相本了。

10月11日黄昏北上的车子上，听到繁彬在节目说他刚从这里那里的签卖会回来，声音是兴高采烈；我突然想起，要是他的爸爸还健在就好了。

我上一次见到繁彬的时候，是四、五年前的事。在医院里。繁彬的爸爸虚弱地趟在病床上。繁彬的二哥繁任用流利的海南话对我说，“医生说只能尽量让他减少痛苦。”和我小学同班六年的大哥繁彪正赶路回来。繁彬静静站在一旁，无声，红着眼圈。炎热的下午里风扇费力转动，病房的空气在哀悼预见不久以后的悲伤。

家乡许多的人都知道，繁彬的兄弟姐妹众多。当年他的父母为了养育这群孩子，从年轻开始，年年月月，兼了许多工作，辛勤节俭。两个硬朗的大人吃尽了苦头，总算带大了他们成人自立；更难得的是，每一个都乖巧长进。

这个时候，繁彬的爸爸原该放心一切，安享晚年，不料天意弄人，动了两次大手术仍旧逃不过宿命的安排，只能亲眼看到儿女才开始的那一点点成就。我后来在MY FM的网站读到繁彬说最痛的事是他的爸爸走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来不及，我心里哀戚。

和许多传统的华裔家庭一样，繁彬家里上一代的故事，也是先民来到这里奋斗的缩影，可歌，可泣，可入诗，可作画：那些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是在战战兢兢地过活；甚至来不及享福，生命已经遽然完成，成空了。

繁彬的爸爸要在就好，至少能够因此感受多一点宽心，以及孩子们那一片孝心。只是人世间总有说不尽的不完美，虽然十分可惜，到底也是九分奈何。

那一个杨善甫

我的母校昔华小学的前身之一的中正学校，定名于1918年。前后至少有九位校长。按照校史的长校秩序，排名第六任的是杨善甫。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家族谱里那个杨善甫，还是1951年间活动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那个杨善甫？

族谱的杨善甫生于1916年，死于1962年；娶妻谢氏，继室陈文英。生有四子：庆波、庆充、庆丰、庆东。

善甫的父亲维城，是杨业广的次子。业广，字清海，赏给六品顶戴。业广的先辈杨大德，是选举乡宾。大德的前人杨成训，字典章，恩赐九品。

杨成训之上是杨基植，字桂亭。恩赐八品。成训是他的独子。成训为杨魁仕的长子。魁仕的父亲是杨文盛。杨文盛的先人是琼茂，字松轩，登仕郎，有五子，文盛是他的次子。

杨琼茂之前是杨春馨，杨春馨是杨绍敏的长子。杨绍敏父杨元雄，字英才，修职佐郎。绍敏是他的独子。杨元雄的父亲是杨廷琮。杨廷琮是杨万珍的长子，祖上为杨让，字逊敏，处士。

我们这一支，则属杨万珍的弟弟万钦。万珍字聘之，皇明岁进士；万钦，字敬之，登仕郎。

我的家谱

杨姓入琼的始祖，根据考证有三，一乃隋朝的杨纶，一为宋之杨炜，一是明之杨乃文。杨纶为隋炀帝时流放，杨炜因见怒于秦桧而过琼。杨乃文原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乌石村，官至广东，奉治海南；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落籍海南会同县。

《杨氏家谱孟辉公支卷十二（下）》说，杨乃文第七代孟辉后来转到了万宁县龙滚市端熙村，大概就是我们的先人。孟辉生独子让；让生三子，万珍，万钦，万锦。万钦生廷翰、廷魁；廷翰生元兴；元兴生绍斗、绍香；绍斗生春蔚、春景、春选，春成、春芳；春景生琼荣、琼华、琼番、琼琮；琼荣生文峰、文达、文运、四男（伤）、文材、文宣。文运为杨乃文入琼后第十五代。

第十六代起启用“魁居成大业，维善庆传昌，孝友先世德，克作国之光”为序，一别辈分。

文运四子魁仁生独子基文，基文生成唐、成济；成唐生大强、大刚、大邦。大强生四子：业炳、业源、业邱（业洲）、业尊。

业邱或他在这里所用的业洲，就是我的祖父，从海南岛南来，自新加坡进入柔佛昔加末，娶同样来自琼州的冯辉梅，生五子四女：维贤、维才、维南、维意、维天；维存、维协、维英、维菲。

维才是我的父亲，娶郑淑珍，生下我和两个妹妹善诗、善佩。我娶了林翠萍，生了第二十三代的杨庆勅、庆琛、庆绚。

因为依循辈分的因缘，我们得以追认关丹的堂兄杨善桥；偏偏今人多不重家谱，有感于此，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民间演义

海南本源

在先秦的古籍，只有南海，并无海南。尽管《后汉书·卷 33·郡国志 23·郡国 5》说，汉武帝时已在海南岛设置珠崖（注）、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海南这个地理名称的本源，据说始见于《三国志》；然而，其泛指的地方，包含了越南。

据称，“三国时，孙权曾派三万兵马，企图在海南岛重新恢复政权，但未能成功”。《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所记寥寥无几：“（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指这件事吗？《三国志·贺全吕周钟离传》也有些片段，毕竟其事如何，待考。

隋唐时期，海南一词所指的地域仍旧游移不定。唯据《唐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唐贞观五年（631年），岛国和大陆的交通已经十分密切。

根据《旧唐书·卷 41·志 21·地理 4·岭南道》记载：“崖州下隋珠崖郡。武德四年平萧铣，置崖州，领舍城、平昌、澄迈、颜罗、临机五县。贞观元年置都督府，督崖、儋、振三州。其年，改颜罗为颜城，平昌为文昌”。

一直到宋朝的文献里，“海南”一词才用于专指今天的海南岛了。宋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海南岛设定琼州路安抚司，统辖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五县；南宁军统辖宜伦、昌化、感恩三县；吉阳军统辖宁元、吉阳二县；共计十二县。

公元 1292 年，忽必烈遣特使何子炽前往暹罗结交，又在海南设置了“博贸提举司”，专事管理海南外贸事务，《琼州南洋交通考》记载：其时每年约有 10 至 15 只船远到泰国采购棉花和燕窝。侨居泰国的海南人因此渐增。

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升格琼州为琼州府，下领儋州、万州、崖州三州以及琼山、澄迈、临高、定安、会同、陵水等十县。到了满清，绿营驻扎海南岛，官府设在琼州府西门内，属两广总督直接管辖。

民国以后，开发海南的课题渐受瞩目。1911 年的第一颗炸弹是：驻琼清军统领刘永滇居然宣布琼崖“独立”。

1912 年 8 月，孙中山特邀琼州人士陈发檀、陈发英发起将琼崖改为行省；以后 1937 年 1 月 11 日，由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签发的〈广东省政府财政厅致全国经济委员会公函〉，更提到了“开发琼崖意见书”。1988 年，海南岛终于建省，成为中国另一个经济特区。

这里的海南会馆之命名，与此息息相关。有的名之以琼州会馆、琼州公会；有的称作琼崖会馆、琼崖同乡会、琼崖联谊会。配合了时代的转变，如今一律改称海南会馆了。

注：网上那一部免费的 Wikipedia 百科全书，翻译的地名饶是有趣：珠崖是 Pearl Cliffs，瓊崖为 Fine Jade Cliffs，瓊州则作 Fine Jade Land。这里附记，以便参考。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inan>。

寿比南山

海南南山，古称鳌山，海拔 270 米；位于中国最南，三亚以西大约 40 公里处。南山临海而立，山势逶迤，遍野苍郁；乾坤聚秀阴阳会合，龙穴砂水奇特，山脉水法凸显，山景风水均为上上。1962 年郭沫若南游，借〈游崖县鳌山〉一诗乃誉之以“南溟奇甸”。

历来佛家视鳌山为福泽之地。除了清朝慈禧太后题有“寿”字碑刻，民间乃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句，点出了此处之吉祥。根据人口普查，南山一带居民的平均寿命为三亚之首，现存百岁老人达“数百人之多”。

南山之奇，非此一端：大唐以来，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五次远到南山传法布道，建起壮观的佛寺。日本高僧空海西渡求学，亦遭台风所阻，漂至晴光万重，石音清静的南山。

传说，这座天色千叠的南山，原先和大陆相连。有一年琼州突然天昏地黑，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直下七天七夜。第八天，轰隆一声，天崩地裂，河流改道。琼州从此脱离大陆，自成一个岛屿；唯有南山的风景独秀，傲立其间。

地质的学者则认为 6500 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并连。只因地底运动，雷州琼岛相续拗陷。以后，海水侵入，断裂沉陷，渐渐形成琼州海峡，分离了大陆。于是中国不但多了海南岛，南溟之岛更有了这座奇山。

海南的土著和移民

要说，海南岛如今大半的人口都是外来的移民。即便是受视为原著民的黎族，据说也是西汉前后，从华南大陆划着独木舟跨越琼州海峡，飘洋过海而来。除了深处白沙山区，黎族也散居在儋州、澄迈、琼山和海口多地。

以后王朝更迭，政战不断，兵荒马乱，海南岛多次成为避难之地，移民渐增。根据估计，自汉武帝五年（前 112 年），历代从中原迁琼的人，1933 年出版的《海南岛志》说：唐朝之前已有二万人。

唐代以后，高官、商贾、难民、兵丁迁入，加上波斯和阿拉伯的回族相续到来，人数翻转，增至 7 万人。至宋超过 10 万人，元剧增至 17 万人。

1472 年，海南岛总户数为 54485 户，总人口 26.63 万。明代一度更达到空前的 47 万人，一部分苗族也自此自广西南调驻守琼岛。

只是移民不断，难免会与原有的原住民有所冲突。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黎族终有马屎起义。朝廷大事镇压，收遍黎峒 626 个，户口 4 万 7000，全岛户口一下子增加至 9 万 9200 多户。以后年征税达七千多两，复在琼岛添设官兵，派兵饷于民间，以防黎作对。

明清时候倍增，共有百万人计。道光那年出版的《琼州府志》记载，1835 年，全岛呈报成丁共有 125 万人。

大约一百年后，《海南岛志》（1928）纪录，当时的海南总人口已经达到 219.56 万，其中男性为 119.31 万人，女性为 100.25 万人；比率相当均匀。

中共建国，多次抽调人口前往海南。自 1952 年到 1979 年，但是农垦职工，竟有 33 万人之多。1988 年建省前后，更有“10 万人才过海峡”一幕。海南省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了此说。

按照 2000 年的普查统计，全省总人口为 786.75 万人，比起 1990 年一共增长 130.94 万人，增长率高达 19.97%；平均每年增加 12.67 万人。40 多个少数民族也增加了 24.5 万；总人口的比重，也随之多了 0.26%。

开发海南岛始于元朝

海南荒凉之可怕，难以置信。苏东坡被贬初来，竟说海南“瘴疠交攻”，“魑魅逢迎”，所以他“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当做墓”。

这片黎蛮之地的海南岛之大事开发，张劲和林明广在《海南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说：应是始于元朝。

1276年，宋恭帝赵显投降，一万多名在战火中受俘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天下百姓，充军南下琼岛，直属“黎蛮海北海南兵屯万户府”知事管辖，编入兵农部队，从此在那里开荒种养。《元史·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即有“壬午，敕以海南新附四州洞寨五百一十九、民二万余户，置会同、定安二县，隶琼州，免其田租二年”的记载。

没有想到海南岛因此因祸得福。南来的难民带来中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利，大兴土木，耕织两业史无前例的发达。水利工程增设十八处，熟田因此倍加到千余顷。元朝中期以后，震惊宫廷的棉织贡品，不少就来自海南民间。

据说，出自海南的纺织技术，后来还由“黄道婆”于1296年传到了浙江松江府，并使许多高官显要和贩夫走卒大开眼界！

更甚的是，除了能工巧匠以及医卜僧道，南下开拓海南的民众，不少还是学有专长的学问大家。《元史·志第一·天文一》中还记有在这里测量日影长短的纪录：“琼州，北极出地一十九度太”。

《元史·志第十五·地理六》还说，崖州元至元十五年，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历二年，改乾宁军民安抚司。那里有“户（口）七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人）口一十二万八千一百八十四。本路屯田二百九十余顷”。领县有七：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会同并定安。

如果《元史》中的口不是指畜口而是人口；对比户口，每户平均1.7人；可知单身者众多，或者就是那些远道而来的显要和小民。

明清历史里的海南政区

明朝政府除了京师、南京以外，分设十三个布政使司（省）；琼州划入广东。《明史·志第二十一 地理六》上记载：

“琼州府元乾宁军民安抚司。元统二年十月改为乾宁安抚司，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洪武元年十月改为琼州府。二年降为州。三年仍升为府。领州三，县十。东北距布政司千七百五十里”。

文字记之甚详，例如关及文昌事宜，乃有“文昌府东。西北有七星山。南有紫贝山。东北滨海。东南有文昌江，入於海。又东北有清澜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八月置，万历九年迁县东南南毛都陈家村。西北有铺前巡检司。东北有青蓝头巡检司，后迁县东抱凌港”之句。

满清入关以后，广东省沿用明制，为省。省治位于广州府。其下有琼崖道，最初延续明制，置为琼州道，亦称海南道，驻于琼州府，领琼州府；以后从康熙而光绪多次更易属地。

康熙二十二年(1683)雷州府来属，更名雷琼道。

雍正八年(1730)雷州府另外他属，更名琼州道。

乾隆三年(1738)雷州府来属，更名雷琼道。

光绪三十一年(1905)雷州府另属，增领崖州，更名琼崖道。

网站（<http://www.xzqh.org/lishi/11qing/19.htm>）另外转述为琼州府属下各县分门别类，计有“繁、疲、难、要”四种：

“琼山县：繁，倚郭。县丞驻海口所城。澄迈县：简。定安县：简。文昌县：难。会同县：简。乐会县：简。临高县：疲。儋州：要”。

可是，繁、疲、难、要的标准毕竟如何测量？

《明史》中的琼州蛮黎

张廷玉等著之《明史·卷325》之〈列传第二百七·广西土司三〉，所记为琼州诸事，说及黎人，大汉沙文主义立见。

例如，永乐三年，御史汪俊民竟言：“……朝廷屡使招谕，黎性顽狠，未见信从。又山水峻恶，风气亦异，罹其瘴毒，鲜能全活。近访宜伦县熟黎峒首王贤祐、尝奉命招谕黎民，归化者多”。

到了十四年，“王贤祐率生黎峒首王撒、黎佛金等来朝贡，帝嘉纳之”；乃命礼部曰：“黎人远处海南，慕义来归，若朝贡频繁，非存抚意”。语句之狂傲，不言而喻。

宣德元年，“乐会土主簿王存礼等遣黎首黎宁及万州黎民张初等来贡”，天子对尚书胡濙说：“黎人居海岛，不识礼仪，叛服不常，昔专设官抚绥，今来朝，当加赉之”。

二年，指挥王瑄等追捕“黎贼”，生擒首领，余众皆溃，奔走入山，招抚黎民八百一十二户，捷闻送至京都，皇帝对尚书蹇义所说的腔调一点不变：“蛮性虽难驯，然至为变，必有激。宜严戒抚黎诸官，宽以驭之，若生事激变，国有常刑”。

总之，黎人即贼，反抗则为蛇反；于是镇兵四面攻之。幸好弘治二年，总算有户部主事冯颺奏请部分真相：

“府治在大海南。有五指山峒，黎人杂居。外有三州、十县、一卫、十一所。永乐间，置土官州县以统之，黎民安堵如故。成化间，黎人作乱，三度征讨。将领贪功，杀戮无辜。迨弘治间，知府张桓、余浚贪残苛敛，大失黎心，酿成今日南蛇之祸”。

可知贪残苛敛才是民反之本。可是冯颺这个“土人”的建议，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臣本土人，颇知事势，乞仍考原设应袭土官子舍，使各集土兵，可得数万，听镇巡官节制。有能擒首恶符南蛇者，复其祖职。以蛮攻蛮，不数月可奏绩矣”。

对于这招以蛮攻蛮，《明史》说，“诏从之”。以后满清依样葫芦，以汉治汉，果然不数年奏绩矣。

离乡的前因后果

移民南来，考其源来，与天灾息息相关。海南先辈的处境，大抵一样。顺治十三年春，琼州就有饥荒的记录。此外，单是风雨，柯劭忞的《清史稿·灾异一》、《清史稿·灾异三》、《清史稿·灾异五》所记颇多；诸如：

康熙十一年七月，琼州飓风大作，官署民房悉圯无存，毁城垣十五丈。十三年五月，琼州海水溢，民舍漂没入海，人畜死者无算。十九年秋，琼州大风拔木。二十五年十一月，琼州大雨连日如注，民舍多圯。四十六年二月，湖州雨雹。三月初四日，陵川雨雹；琼州雨雹，大如拳。

乾隆元年五月六月十八日，琼州飓风大作，毁官署民房无算。乾隆二年六月，琼州霖雨阅月；东明大雨，平地水深三尺。

地震也不少。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琼州地震。二十年七月十七日，琼州地震。十一月朔，琼州地震。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琼州、陆川地震。三十四年正月朔，琼州、雷州、地震。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琼州地震。

除了《志十八·灾异四》所言“康熙四十年九月，琼州旱。四十五年春，琼州旱”，异象还有康熙“十四年三月，琼州地生白毛，长寸馀”。

至于大疫，至少先后有康熙三十三年秋以及四十二年春，琼州两次大疫。闵宗殿的〈明清东南地区疫情研究〉引用的资料还说：当初福建的鼠疫是光绪十六年（1890）可是从广东雷琼地区传入的。……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80—90年代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不断有鼠疫流行”。（<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minzongdian1.htm>）

前因后果如此，离乡背井的前人因此不断。

不平等条约下的海南

清朝后期吏制腐败，天灾人祸此起彼落，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起义者多。尤其是西方列强侵入，接二连三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乃至八国联军，屈辱其下，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造成中国主权和领土失守。

因为如此，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无辜的海南岛随之平白遭殃，要说很早以前已是惨不忍睹的“经济特区”。

其中 1858 年 6 月 26 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中国要向英国赔款白银 400 万两之外，更要同时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而且，英国兵船从此可以驶入自由通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士尚能活动传教。

隔了一天，1858 年 6 月 27 日签署的中法《天津条约》，内容大致一样；中国向法国赔款白银 200 万两，法国兵船准予驶入各个通商口岸，传教士皆可转入内地自由传教；接下来少不了的重点，则是“琼州、潮州、台南、淡水、登州、南京”必须全面开放。

幸好当时外商心动的不是琼州，而是上海和香港。如今的海南岛，虽然一小部分的人富起来了，可是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故事却更多了。

一半的海南地方志消失了

考证有说，关系海南最早的一本地方志是晋人盖泓所撰的《珠崖传》。可惜《珠崖传》已经失传。现存最古的方志是明朝“岭南人士之冠”唐胄编纂的《正德琼台志》，原有共 44 卷，现缺 4 卷。

州志则有明代正德戊辰进士钟芳撰之《崖州志略》，不存。据说日本尊经阁方库却藏有曾邦泰修，董绫纂，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刻本的《儋州志》。

元人冼雷所纂，成书于大德年间（1297-1307）的《临高县记》，也已失传。有迹可寻的是清康熙八年，林子兰修、陈宗琛合纂的《乐会县志》。此外，还有《定安县志》，自明永乐年至清宣统先后共编出 12 种之多。

无论如何，最广为人知的海南地方志，该是满清道光年间，嘉庆己巳恩科进士张岳崧修纂的 45 卷的《琼州府志》。据知，一共有道光 21 年、同治 5 年、光绪 16 年、民国 12 年（1923 年）等四个版本。

整体来说，<http://travel.tom.com/china/hainan/lzgu14.htm> 的网页说：自东晋到中共建国的 1600 年间，海南共修府、州、郡、县志 112 部；其中东晋 1 部、宋代 8 部、元代 2 部、明代 29 部、清代 59 部、民国 12 部和年代未明的 1 部。

现存和佚失的数目相同，各有 56 部。东晋、宋朝和元代所修的志书全部散佚不存，仅从后人的文字查见书目和零星引文。现存志书中，明代 3 部、清代 41 部、民国 11 部、年代未明 1 部。

民国另有一部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总纂，侯过、曾蹇、郑任良等编纂，1933 年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甚详，举凡方言、剧种、农作、渔船、人力车，都有条目。我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让出的布告，喊出了人民币 280 元的价钱（http://www.kongfz.com/bookstore/177/book_273524.html）。

澄邁的开发

海南的开发，由来已久。海南史料研究室主持人王會均先生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四卷第一期 第 109-119 頁所发表的〈海南《澄邁縣志》研究（上）〉有力地论证了这点。

《澄邁縣志》，漢代以前無從查考，然而，漢武帝元封元年，已置儋耳、珠崖。漢昭帝始元五年，省儋耳郡併入珠崖郡，即屬澄邁邑地。

以后東漢光武帝乃至晉武帝太康元年，省珠崖郡仍屬交州，当时澄邁称以_{郡中县}。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后，转屬越州。梁武帝中大同年間（546），屬揚州，統於廣州。陳朝沿用梁制，仍屬於廣州都督。

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崖州境改置珠崖郡，澄邁縣延用今名。……唐宋元清，皆有变化，唯澄邁縣一直附属于琼，隸於廣東省。这里不述。民國以后，政归廣東省都督府。

民國三十六年（1947）八月，国民党的行政院院務會議通過，以瓊崖改海南特別行政區，直隸行政院，轄下除南海四沙諸群島，另有一市以及十六縣，澄邁縣屬於其下。（http://www.ncltb.edu.tw/ncltb_c/literary/publish/p4-1/pb4-18.htm）

励精图治以来，澄邁的农产甚丰，若保健珍品的万昌苦丁茶，若色泽纯正的福山咖啡，若香味袭人的咖啡酒，若自研成功的无核荔枝，若外销驰名的美亭香蕉，都是极品。时至今日，网上读到的澄邁特产，竟然是这一回事：

“记者暗访海南澄邁地下淫窝：一进房小姐就脱衣”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5/15/content_1471074.htm）

琼州府志

《琼州府志》据知最少共有两本。一本是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海南道兵巡兼提学副使戴禧，连同琼州知府欧阳灿一起编纂，篇目散佚，如今所见版本残缺不全。

另一本《琼州府志》则始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乙酉（1705年），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丙戌（1706年）成书；为焦映汉修，贾棠纂；另有助手张履吉和萧元长二人参与其事。

《琼州府志》全书共分十大卷：“《疆域》以志广远，《建置》以志隳举，《赋役》以纪土贡，《学校》以纪教育，《兵防》所以保圉也，《秩官》所以治民也，《人物》彰地灵之秀，《海黎》昭往事之鉴，《杂志》以补未备，《艺文》以敷华藻”

查焦映汉，曾任雷州和琼州的道台，进士出身，原籍陕西。贾棠，则为琼州府知府。焦映汉实际仅为康熙《琼州府志》的“挂衔主修，该部志书的实际编纂者，为贾棠”。

据知，贾棠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渡海抵琼就任知府后，就开始编撰《琼州府志》，“日夜矢心”，前后为期八年之久。

然而，赖青寿和颜艳红在《琼州府志》点校整理本的前言中说：这本《琼州府志》和康熙《琼郡志》，颇多雷同之处：“以现存两志的卷七至卷十部分，文字全部相同者约九成九，仅有零点一成弱的内容有所不同”。

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张岳崧，晚年也主持编纂的《琼州府志》；猜想该是补修之作。

李凡先生在《南洋商报·商余》发表的〈话说当年:海南方物简志〉，提起“曾阅《琼州府志》”之事，(<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29&pg=723&ac=395446>)，不晓得是指那一本《琼州府志》呢？

迁琼始祖

说海南岛是英国当年的澳洲，不如直称是马来西亚的甘文丁。除了名字丁丁当当的苏东坡，贬谪这里的先后还有唐宋六位宰相李德裕、韦执谊、卢多逊、丁谓、李纲和赵鼎；尚书、大夫侍郎、大学士的大官更不用说了。

根据伍尚光的<迁琼始祖的由来>

(<http://202.100.218.58/gov/jdangan/hnda/hnda994/wzssh.htm>)，海南人的远祖，不少正是这些政治良心犯。唐姓始祖南宋名将唐震；王姓始祖王居正，为秦桧所诬渡琼；陈姓始祖陈谟烈，迁琼转任文昌知县；何姓始祖是宋理宗朝议大夫何兴；薛姓始祖薛能，明太祖年间坐罪充军。间中最威风的是文姓始祖文天瑞，还是文天祥的堂弟。

调职南来亦有，韩姓始祖韩显卿，朱姓始祖朱廷玉，周姓始祖周仁浚，邢姓始祖邢肇周、肇文两兄弟；蒋姓始祖蒋科；曾姓始祖曾仁伯；钟姓始祖钟量；翁姓始祖翁儒；田姓始祖田兰生；秦姓始祖秦明旺；裴姓始祖裴彖；凌姓始祖凌宗敏；洪姓始祖洪道；云姓始祖云海；徐姓始祖徐禧；范姓始祖范成；汪姓始祖汪宣；曹姓始祖曹辉全；钱姓始祖钱春；占姓始祖占祥；邓姓始祖邓仲仁、邓仲义、邓仲礼、邓仲智；丁姓始祖丁仕学；沈姓始祖沈翥者；谭姓始祖谭鸿渐；安姓始祖安贵；肖姓始祖肖恒；戴姓始祖戴彦则；陶姓始祖陶昌裔；康姓始祖康鉴；华姓始祖华茂；梅姓始祖梅肇基；赵姓始祖赵酱；刘姓始祖刘甫阳。

总之，从外迁入着实不少。冯姓始祖冯盎是广东高州人，冯元一支则是福建莆田人；符姓始祖符元生是河南宛邱人；马姓迁琼始祖马援，陕西兴平县人；叶姓始祖叶懋，广东南海人；而且又以福建省一带居多。

林姓始祖林裕，福建福清县人，林逵一支是福建莆田县人；彭姓始祖彭奇生是江西人；岑姓始祖岑琳，福建福州人；张姓先祖张天宿，白姓始祖白纶达，福建古田人；丘姓始祖丘均禄，谢姓始祖谢渥，史姓始祖史时隆，均为福建晋江人；阮姓始祖阮丰道，福建阳春县人；黄姓迁琼始祖黄爵，海姓迁琼始祖海答儿，原籍都是福建。

其中，辜姓、吴姓、黎姓、袁姓、许姓、宋姓、郑姓、蔡姓、高姓、江姓、吕姓、庄姓、欧姓、赖姓、颜姓、廖姓、杜姓、陆姓、温姓、龙姓、连姓、齐姓、郭姓、苏姓、孙姓、魏姓、伍姓、杨姓、严姓、姚姓、方姓的迁琼始祖都是福建莆田人（注）。

怪不得苏辙会说：“余居海康……，其耕者皆闽人也。”司徒尚纪博士还在在福建省地图中找到和海南岛同样的地名竟高达 87 个，占海南地名总数的 17%。

(<http://hainanese.hainan.net/cgi-bin/read.php?id=1198>)

注：陈多余的《天涯海角的文化》（1995）的考据有所不同，例如，杨姓始祖，一为隋朝的杨纶，一为宋之杨炜。杨纶为隋炀帝时流放，杨炜因见怒于秦桧而过琼。

海南人的女神

海南人民间信仰里的主神，很有趣的是，都是女神。第一位女神，是福建外来的天后圣娘。

据说天后圣娘俗姓林名默娘，具有拯溺的神力，是渔民的保护神。宋徽宗曾经赐予顺济庙匾，元世祖时又受封“护国明著天妃”。明太祖则赐默娘为“召应德正灵应孚济圣妃娘娘”之号，后来康熙曾封为“天上圣母”。

第二位女神水尾圣娘，倒是海南人的先民在文昌县清澜港对面的东郊市潘家庄，所钓上的一块神木雕成的造像。相传在清朝水尾圣娘多次显灵，救人无数，朝廷乃敕赐为“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

相对于前两者，第三位称为“梁沙婆祖”的女神冼太夫人是人格神化的结果。冼太夫人是真有其人，见于《北史·列女传》上，为高凉一带乃至整个岭南部落旺族的首领。

根据史料，“（冼太）夫人幼贤明，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宗族为善。由是信誉结于本乡……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在她晚年，隋文帝即在海南岛划出临振县恩赐给她，作为“汤沐邑”。苏东坡流放来到这里进谒冼夫人，乃有诗<题冼夫人庙>曰：

“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群疑。庙貌空复存，碑板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母思。遗民不可问，倭句莫余欺。瀑牲菌鸡卜，我尝一访之。铜鼓葫芦笙，歌此送迎诗。” (<http://www.yueju.net/page/wy050.htm>)

偏偏那本《太平寰宇记》笔下的冼太夫人竟是“高凉冼氏，乳长七尺”的天神，让我吓了一跳。

水尾圣娘

水尾圣娘的由来，是一个典型渔村的传说。文昌县清澜港对面的东郊市潘家庄，有一个渔民出海捕鱼，遇上了这一件咄咄怪事：

当他拉网的时候，感觉非常沉重，以为收获甚丰；于是赶紧拉网，捞上岸来，竟是木头一块。撒回鱼网，得到的又是同样的那块木头。渔夫因此许愿一旦满载而归，“就把这木头雕塑成神像膜拜”。

这么一祷，果然如愿以偿。不料，粗心的渔人没有兑现承诺，却把灵气的神木置之户外，任由日晒雨淋，以后甚至还移塞猪舍。结果鸡犬不宁，非病既死。更奇的是，每到黄昏，神木遽然不见，屋外的龙眼树上，端坐一位容貌慈祥的女神。

此事传开，遐迩轰动。既经指点，这才择地在“坡尾”村庄滨水处，承建一所神庙，专事供奉“水尾圣娘”；焚以香火，膜而拜之。清朝乃敕赐封行号为“南天闪电感应火雷水尾圣娘”。今以农历十月之十三、四、五日，定为圣娘宝诞。

据知，文昌东郊西南二华里仍存圣庙一座，为“明正德年间，有石炉飞至此，因建庙焉”。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一度重修，上有张岳松所书“慈云圣母”。

一说，水尾圣娘，本姓莫，为水尾莫家祖公莫瑚之妹，生于海南岛定安县梅村峒水尾村；某日莫氏外出干活，竟为天府选中，肉身归天，成为“圣旨婆祖”，再也没有回来。水尾圣娘具有神力，敬奉者众，又称南天夫人，全称为“水尾云感圣旨莫氏夫人”。

海南岛的女岛主

岭南圣母洗太夫人的传奇事迹，除了《北史·列女·谯国夫人》、《资治通鉴》，还可见于《隋书》卷 80 之〈列传第四十五·谯国夫人传〉。

史家笔下这位高凉洗氏之女，522 年生于广东高凉郡山兜丁村；602 年，洗太夫人于南巡海南，途中辞世。

世为南越首领，本事了得，不但“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十余州，更“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洗太夫人为人忠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的记述可见一二：“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诱与同反。仆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今经两世，不能惜汝负国。遂发兵拒境，帅诸酋长迎章昭达”。

生于乱世的洗太夫人，历经梁、陈、隋三代凡 70 年；安邦抚民，和亲百越，功名显赫，屡受谥封。隋文帝特下诏书慰勉有加：

“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静，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物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

《北史·列传第七十九·列女》又载：“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仁寿初，卒，谥为诚敬夫人”。

这么说来，这位周恩来冠之以“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洗太夫人可是海南岛的女岛主了。

海南公祖

海南人的传统信仰里，除了地位显赫的婆祖，还有和土地拥有密切关系的“公祖”。许多掀动淳淳古风联想的公祖其实是相当一个山寨的寨主，或是山峒的头领。石山镇的玉敦村和龙泉镇的杨亭东村的“班帅公”庙，据说是带有战功的大将。

此外，个别村门口都有“土地公”镇守；不少井口之旁，都有守护井泉长流不息的“井公”；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一，更有“二月禁”，不许擅自下井汲水，以免冒犯井神。

然而，也有一些公祖，其实来历模糊，难以明言。例如，龙泉镇的雅文村公庙里的“太傅”和“太师”两神，乃至江山二爷，毕竟是何所指？

无论如何，公祖一般供于金碧辉煌的“公庙”之中，不论是木雕、石雕或泥塑，神像形态无不逼真传神；配有飞禽走兽和游鱼腾龙守护，栩栩如生，备受崇拜，香火不断，百年不损。<http://hainanese.hainan.net/cgi-bin/read.php?id=2651>

据说，每一位公祖，下设元帅，总兵、将军、各有职责：有的专门斩妖除魔，有的掌管兵马。每年另有生日的“公期”，必有平安醮会，“过火山”，“上刀梯”。往往这个时候，村民请来琼剧团，给生日的公祖表演，以酬谢神恩。间中公祖还会乘坐上乘的宝座，威风凛凛挨村巡游；“举虎”舞狮护送其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时之间，人间和天上一样热闹。

海南人的兄弟之神

清朝咸丰年间，海南岛文昌县铺前港有 109 位同乡友好，结伴同往南洋谋生。不料途中风浪覆舟，农历九月十五日那天，竟在越南海岸为贪婪的载南王所捕。除一厨工成功逃脱之外，余者相续遇害，抛入海中。

这 108 兄弟后来相传变成了海神，显圣海上扶弱救危，负起保护航海者安全的使命。108 兄弟后来晋封为“昭应英烈 108 忠魂”；他们原乡的铺前，以及海南岛清澜这两个与南洋往来密切的海港，首先建起了奉祀的祠庙。

除了本家，根据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尔梦博士，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尼，举凡海南侨民到过的所有地方，如果没有为“兄弟公”单独建庙，同乡所有的庙宇，必然少不了拜祭他们的神位。例如，新加坡大巴窰即有昭应祠。吴华前辈的论述，曾经统计我国至少共有 28 间海南会馆特设 108 兄弟公的灵位。

1999 年，苏尔梦博士曾在印尼巴厘丹戎宾诺亚港市发现了一座供奉 108 忠魂的昭应祠；祠堂挂有“海南第一”的匾额。除了昭应祠，祭祀 108 兄弟的还有昭应庙、孤魂庙或兄弟公庙。

吉胆岛那座昭应庙据说就建在 1872 年，后在 1969 年重建。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五岛都有孤魂庙。永兴岛西部的孤魂庙联曰“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和五岛西南角的孤魂庙则书有“前向双帆孤魂庙；后殿一井兄弟安”。

2004 年 11 月 2 日，《东方日报》记者陈振培报道，北大年也有一间“昭应善堂”，牌坊左右各书摘自《易经》之“积善”和“余庆”；不知道庙宇毕竟建在何时？

克劳丁·苏尔梦博士的研究还说，早在 1890 年，一个海南学者已经为这 108 位海上牺牲者撰写长篇传记；西贡海南会馆的前辈至今甚至还保存着讲述这个故事的习俗。至于铺前和清澜的祠庙，文革期间早已拆得片瓦不留、踪影全无了。

我见过唯一的昭应祠位于野新通往马六甲望万镇(Bemban)路 5 公里处，原建于 1925 年，比会馆更早成立；1975 年重修。祭奠的木刻神位所写却是 109 兄弟；不知何故也？

Taman Masjid Tanah 前还有一个路牌书有“昭应祠大伯公庙”；无缘到访，内情不详。

山钦海主温州侯王

海南省万宁县人信奉的山钦海主温州侯王，由来非常不可思议。那是好几百年前的神话：万宁县龙滚镇三陷岭（Tah Liam Liah）的三陷海（Tah Liam Hai）的海滩，发现远地漂来一支木梁，一个神像以及一个印鉴。

渔民们纷纷亲临现场围观异景，其中一位突然据说为神灵附身，直陈自己就是“山钦海主温州侯王”显圣（注）。众人打开印鉴一看，刻字所书果然如是。这一次的神迹因此引动群民为之立庙膜拜。

于是父老发动县内村民上下，合心捐献，就地取材，将海上漂来的那支木梁，置为三陷庙的主梁。据知，开始的时候，三陷庙只供奉名以“三陷公”的山钦海主温州侯王，保护出海的渔民；以后逐渐增加到六座神位。除了三陷岭，以后龙滚镇邻近一带多个村落都设有三陷公灵位。

海南万宁先辈竞相南来，也把原乡的山钦海主温州侯王的信仰带往这里，佑我乡民大小。颜成经先生在〈雕刻山钦海主温州侯王金身的经过〉中说：马六甲的万宁社三楼顶层，就有一尊得来不易的三陷公金身，并在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庆祝神诞，为善男信女祈愿国泰民安。

至于海南本岛原有那座百年的三陷庙，到了民心不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竟遭红卫兵彻底摧毁，为先民历史的伤口，再度留下不解的千古遗恨。网上的资料却说，万宁县里那个位于山钦湾的山钦庙，香火不断，膜拜的也是温州侯王；就不知道三陷庙和山钦庙指的是不是同一间庙宇？

注：温州侯王一指南宋末将杨亮节；一说宋末忠臣，姓杨，名字不详。唯根据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700年）大澳水乡的“杨侯古庙”碑文记载“每于农历六月六日侯王宝诞”，又与三陷公神诞不符；存疑。

http://hi.people.com.cn/forum/inread.php?bbs_id=9029

鉴真身在海南一年

唐代天宝七年（748年），“过海大师”鉴真师徒壮志未减，连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以及船夫一共18人，从越州出发，开始第五次东渡。船只在海上航行十余天，不幸碰上台风，将木船送到了属于今天海南三亚的振州。

鉴真一船人是从宁远河登陆水南村大港。史料记录，因为经书全湿了，鉴真一上岸不得不摊开来晒干。振州别驾冯崇德跟着率众迎接，并设斋供养，以后迁往雄伟壮观的大云寺。

前后他们在海南住了一年半之久，州别驾沿途护送，至到万宁，入住冯崇德的亲戚冯若芳家中，“三日供养”；复在开元寺住了度过一些日子，以后转道澄迈，北入雷州，回到扬州；准备第六次的壮行。

鉴真身在海南一年，留下了以鉴真群雕、晒经坡、三亚大小洞天为主干的南山文化旅游区。大小洞天海上奇石林立，其中有一处命名为“鉴真沐海”天然礁石；据说那是当年沐浴的地方。大概是“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巨石竟然酷似鉴真。

至于羁留期间的文本，则有高足弟子思托的《东征记》。《东征记》广查海南的风土人情，农耕蚕养之事；博采奇树异果，若荔枝、椰子、槟榔、沉香、毕钵果、优昙钵树和楼头；为日本淡海真人元开所写的《大唐和上东征传》的蓝本。

更奇的是，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携带的六百余斤十二种香，传说还是冯若芳所赠。大概为这十二种香所迷，后来空海大师渡海入唐求法；也曾滞留这里。今三亚南山寺偏居花榭一隅有其铜像。

琼山道人白玉蟾

白玉蟾生在 1194 年，南宋道士，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祖籍说是福建闽清，却生于琼州的琼山。白玉蟾本名葛长庚，為白氏繼子，故更其名。字如晦，又字白叟；其号至少有五：海琼子、海南翁、琼山道人、武夷散人、以及神霄散史。卒後封以“紫清明道真人”，世稱“紫清先生”。

据说他少年即深谙九经，能于诗赋，长于书画。虽然幼举童子科，不幸因为“任侠杀人，亡命之武夷”。到了年长，浪游于方外，师事陈楠，学内丹。陈楠羽化之后，又游历四海；浪迹罗浮、武夷、龙虎、天台诸山之间。他时而蓬头赤足，时而青巾野服，“或狂走，或兀坐，或镇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疯颠”。

嘉定十年（1217），23 岁的他竟然收起彭耜与留元长为弟子。次年宁宗降了御香，乃在洪州玉隆宫建醮，后又于九宫山瑞庆宫主持国醮，兼行神霄雷法，时人称“能呼召雷雨，馘摄精魔”。

嘉定十五年四月，赴临安途中，“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此后“心通三教，学贯九流，多览佛书，研究禅学”；提出“法是心之臣，心是法之主，無疑則心正，心正則法靈，守一則心專，心專則法驗，非法之靈驗，蓋汝心所以”的一家之言。

隐居著述，著作甚丰：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先后行世。以后又有彭耜纂辑的《海琼玉蟾先生文集》与《海琼问道集》，以及谢显道所编的《海琼白真人语录》、《道德寶章》、《海瓊詞》。

单凭书名猜想，白玉蟾似乎颇为认同瓊字商标。

到海南宣教的耶穌會士

说上来澳門的教育和我们还有点关系：“1574年起，葡王每年從馬六甲税收中拿出1000 Cruzados資助那里的公學辦學”。20年以后，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公學从小學的規格陞格而成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借鑑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經驗的聖保祿學院，据黃啟臣的〈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说，才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1981年3月創辦的東亞大學还要排在后头。相对于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更早了足足285年。

这所學院創立的宗旨，在于培训傳教士远到中國和日本傳播天主教。凭此需要，入学者必须除了神學，尚需修读中文。根據統計，曾在學院攻讀和畢業的耶穌會士(Sociedade de Jesus)多达200多人，佔有1583-1770年之間入華傳教的467名會士之42.5%。

根據 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名人傳略，其中曾到海南宣教的有1628年来澳的皮瑪羅（André Palmeiro）、1645年抵达的陸安德（Andrea Giovanni Lubelli）和1671入境的范方濟（Francisco Vega）。1672年，邱良稟也到了海南島（<http://www.macauheritage.net/Info/HTextC.asp?id=12>）

根据陈多余的《天涯海角的文化》（1995）的考据，早在1560年，葡萄牙传教士卡我，从日本往印度途中，为台风所累曾到三亚；1583年，同样事故造成8名菲律宾的8名传教士滯留海口。1632年，曼第司到了海南，并为王保罗一家洗礼。

不知道宋家王朝的祖家，又是哪个时候洗礼呢？

海南的语言

海南岛上流传的语言，登陆最早的是上古骆越族中南越的一支。古越语后来演化成五种黎语和临高语，其中黎语又生出称为“汉人使用的黎话”的村话。

汉朝以后在海南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汉语因此传入海南。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话随着军队传到海南，如今名之以军话。

唐代以后，闽南话已经融入海南岛。梁大同年间冼夫人领兵出征琼岛，粤语流进这里，并发展成为今天的儋州话和迈话，盛行于儋州市东南角以及东方、乐东、琼中、三亚等个别村落。

以后苏东坡贬官南来，他的一举一动，言行理念，乃至口音深刻地影响岛上的民众，成为怪异的“东坡话”。

此外，苗族人使用的瑶话以及回民的阿拉伯话相续流入，以后还三亚羊栏镇回辉村构成独特的回辉话。另外，属于汉语粤方言系统有迈话和家话；家话据知与广州话相当接近。客家方言系统的艾话也在零星区域通行。

算了算，黎、汉、回、苗四大民族，居然一共拥 20 多种方言。

（<http://hainanese.hainan.net/cgi-bin/read.php?id=1190>）尽管这样，海南语言不乏排他性的贬称，尤其是对与国外的一切，都要加上一个“番”字：番国、番村、番人、番薯、番石榴；辣椒叫番椒，肥皂是番碱或番圈，煤油为番油，就连布匹也改口番布。

推而广之，连累了出洋的侨民，都说“去番”；扶老携幼回乡，老的是“番客”，子女竟为“番仔”；迎送乡亲，曰“接番客”，曰“送番客”，不亦怪哉？

海南话就快失传了

根据《明实录》卷 217 载，早在 1418 年，就有海南人到来马来半岛。根据《琼州府志》卷 42，早在 1717 年时，也有来自海南岛的船抵达南洋了。根据韩槐准先生的考证，早在 1830 年时已有帆船从海南岛到槟城经商。根据现在通行的一个说法，早在 1841 年，林崇仁成为第一位前来新加坡的海南人。

不论从 1418 年，或是 1841 年算起，在这里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到了今天，其实很多海南人已经失去了海南人的特征，特别是说海南话的能力；以致新加坡海南会馆要因此为族人开办海南话与海南文化讲习班，期望大家往后能像吴德耀教授那样可以应用海南话在海南大学谈笑自如。

“我们在尽力保留主根的同时也要保留各方言群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若不懂语言又怎么研究文化？”海南会馆文教部主任韩山元先生说。“一些人不会讲海南话，说自己是海南人的时候恐怕脸上也无光，由此他们也就不再认同自己是海南人。缺了认同感，不认自己是海南人，这样以后会馆不是要关门了？”

韩山元先生“脸上无光”的说法，和海南歌谣中那一首<怨子不识海南话>，提出的观点相似：“……生这枚子生得衰，人人都骂黑鸡子；子也衰来父也衰，开口就是讲山话；次次烧香插错炉，齐齐楚楚如红毛。……”

然而，“人人都骂黑鸡子”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当海南人的总和根本不成比例的时候，海南人几时才有机会练习海南话？

萧洋的〈追寻海南先辈的踪迹〉说起访问黄亚养的孙子黄大万先生的故事才是心酸：“黄（大万）先生目前经营油站生意，海南话不流利，只用广东话做访谈，关丹这条 JALAN DATO WANG AH JUNG 路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

实际上的情况是，海南人的海南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祝家华、何国忠，林廷辉的海南话也许不比悄凌、陆宇莲、莫泰熙或郭全强差，然而，我自己懂得的有限海南话恐怕就远远不如前辈了。

而且，以《马桥词典》成名的韩少功还说过这样的话：“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话，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自，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

如果“这种话很难学”，在一心如何传承和发展海南文化之前，我想应该考量的反而是，怎样教授日常的海南用语，常用词汇以及基本句子。

从《明实录》开始纪录，只不过是大约六百年的时间，海南话就快失传了。“这样以后会馆不是要关门了”，答案我想身为海南人的我们都心知肚明，既不便多说，也不必多说。

妙联

海南人的组织当然也有对联的艺术。清代定安人吴丕熙为海氏合族祖祠所写，颇能概括海氏一族的家世：“溯世系于闽州，迁广迁琼，琼山禺山增物色；披心肠于辰极，为忠为介，介节气节壮祠基。

儋州东坡书院，有二联，一曰“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兹多”。一曰“宾主联欢，追思笠屐风流，雪爪尚留鸿北去；冠裳承祀，若问送迎诗句，笛腔犹按鹤南飞”。前为进士王云清之作，后是举人唐丙章所题。

五公祠中的好联连连，其中一副出手精警：“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据知是清代咸丰元年举人潘存所撰。

海口市龙泉镇雅咏村那间韦氏旧祠堂上所书，还是出自清代探花张岳崧笔下的绝妙好辞。网上凸现似乎只是半边的文字：“宗功垂大业，田开万顷，两陂利泽遍南溟”。

文昌溪北书院，为潘存创办；其联阐述学问之道至为精辟：“学问无他，求益乎身心家国天下；载籍极博，折中于易书诗礼春秋”。

清雍正乾隆年间，琼山进士谢宝为府城城隍庙戏台撰联，笔力实在不赖：“顷刻间千古事业；方寸地万里山河”，横批竟是：“如今可见”。

广东雷琼道大堂的楹联，更暗藏了琼州全府州县的名色，巧妙得很。上联是：定安全之策坐镇琼山开乐会以会同官统府州县群僚独临高位；下联则为：澄迈往之怀清扬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万儋崖诸邑共感恩波。

新加坡琼州会馆，出自黄少怀先生笔下的门联气势亦佳：“琼馆壮观瞻百尺楼台起狮岛；州人笃恭敬千年桑梓话珠崖”。天后宫神龛前圆柱所刻则云：坤德能载永教琼岛仰帡幪；海波不扬长荷慈航宏利济。

此外，据说新加坡琼州会馆里面还藏有一幅来头不小，为清末外交家黄遵宪先生于1891年所写之联：人年尽方言海客瀛谈越人乡语；缠雾数富豪大秦全缕拂算珠尘。

新加坡琼崖黄氏公会所书的长联，也是黄少怀先生所作：江夏黄童天下无双公树勋庸垂汉史，琼南孙海外生聚世传孝友振家声”。

海南特区

马六甲新馆前方的门联，写的则是“海外拓展追前哲，南邦创业冀后昆”。文句嵌入海南，前后相映，不赖。陈厝港门前那幅虽然短了一些，胜在干脆直接：琼台日丽，州里风醇。

海南的民间谚语

海南民间的谚语，韵味十足的朴素用字，累积了先人的经验之言，藏有巧思的智慧和精妙的哲理。

生活在渔猎农耕之中，先祖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规律：“海水发红，海生物不安；天上瓦块云，海中钓鱼群；“绿了荒山头，千沟清水流；山上没有树，庄稼保不住”；“冬至出日天，春节寒牛死；冬至在月头，寒到目汁流；冬至在中央，谷薯无仓装”；“春南夏北，无水磨墨”。

傍海而居的先辈，经年累月反复观察天气的转变，更生产了不少带有预示意义的谚语；若“潮水哈哈响，要有大风降”；“海面似街面，必有风胎成”；“红云盖顶，找锚抛锭”。

岁月的交替，也总结出许多千锤百炼的警句：“惊蛰牛温溪，六月无水洗犁”、“八月曝死鱼虾，当年就要寒冷”、“十月南风来报送，港北舅爹赶无盐”。

应用在 EQ 的当然也有，例如“个钱动不响，两钱碰才响”、“只有山猪才能独自觅食，人不能单独做食”、“刀要磨才利，狗要带才灵，人要教才精”、“一个人不能养活全村人，全村人可以养活一个人”以及“愿牛死不愿牛栏破，愿丢财不愿失情义”。

民主政治的佳句更是如云：“一面皮鼓不知高低音”、“有水才有鱼、无水就无鱼；有民才有官，无民官无成”、“种田要管收获，做官要使众服”；直截了当，毫不含糊。

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编辑的那本《海南歌谣俚语》上收录的还有很多。我只从我的祖母那里学会区区两则，真是丢脸。

一流的海南歌谣

流行海南的民间歌谣，不少是大胆的情歌，尺度很宽，想象空间其大无比。那首〈久久不见久久见〉的黎族山歌，值得玩味：“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有味。隔久不见又想见，见面久久又没味。经常相见欲生气，见得久久又分离”。

〈烛插灯笼是正常〉的男女对唱，内容和意象似乎三级得儿童不宜。男声的部分是：“哥有烛又无灯笼，姑强喂哩枚姑强。借枚灯笼哥插烛，妹死黄泉哥都念”。女方唱的是：“侬有灯笼没有烛，烛插灯笼是经常。哥欲爱插借哥插，烛插灯笼是正常”。

〈女人绣花歌〉更是情文并茂，文字功力一级棒：“左手把来右手绣，绣花原来轻轻手。一绣牡丹穿金菊，二绣鲤鱼清江游。三绣芙蓉盆中种，四绣蜂蝶串花柳。五绣五子登科第，六绣八仙来祝寿。七绣香山九老酒，八绣唐皇游中秋。九绣子玩明月兔，十绣那狮子弄球。也样花名女都绣，可能参得那女流”。

悲伤的当然也有，除了吟唱红男绿女分离之痛的〈情人分别歌〉：“三更到，翻伏睡床不成眠。愁在心，闲人那知我肚内”；还有〈哭七歌〉。〈哭七歌〉是长了一些，按照民间信仰中的七七四十九天的秩序哭号：

“一七到来女身单，丢我幼年在世间；坐在柴边听柴叹，想见你容真艰难。二七寄银三五封，寄去阎罗理应当；阎王欲问乩人寄，长命寄去短命人。三七起佛剪新装，纸衣烧熔怎做穿；常候剪长你嫌短，这下长短你莫嫌。四七行行去看墓，眼汁流流不见路；黄土盖棺眼尾密，把你骨头去埋土。五七英灵如个梦，燃灯入房房空空；看上床铺与蚊帐，双双枕头单单人。六七扣起四十二，踏上神床夫喂妻；一世夫妻从此止，割断肚肠几惨凄。七七人来行房斋，不见男人理这下；你在阴间我阳府，此下欠哭日哭夜”。

1981年我的祖父过世，做七的夜里，祖母总是边哭边唱的；大概就是〈哭七歌〉吧？1999年到了她老人家寂然走了，灵堂上再没有割断肚肠的歌声了。

老了琼剧

据说，琼剧最为辉煌的霎那，大概数 1957 年 5 月，广东省组织潮、琼、汉三大剧种赴京表演，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带头鼓掌”。我看过的一份资料说，“周（恩来）总理在旁边做解释边拍手板”。

周恩来怎么解释琼剧？这真叫人费解。到了 1959 年春，周恩来到来海南视察，广东琼剧院特为总理演出《红叶题诗》。1960 年，周总理安排《红叶题诗》前往北京为人大、政协委员和文艺界同业表演出，又通过中央电视台做现场转播。

那是民风朴素的年代，到了今天，琼剧的下场如何？早于 60 年代，在琼剧师父杨立人和杨昌耀筹谋之下，森美兰和波德申海南会馆以前更设有戏剧组：森美兰收有 30 多个演员，波德申一处更有接近 40 名来自老港的年轻男女加入。

当年，“该馆的戏剧组活跃得很，于 80 年代初期，全年就有超过百余场的演出机会”，包括《打金钗》、《秦香莲》、《搜书院》、《三凤求凰》、《七星梅》，甚至还有时装剧《爱情与黄金》。

其中王维钧、杨如燕、黄循诗、陈华美，陈学良以及陈少璜最受欢迎；现年八十岁的陈少璜还一度担任森美兰海南会馆戏剧组的主任。直到 2003 年，林桂精夫妇、朱丽华夫妇、凌运福、黄可锦、梁定全、陈文梓及苏大华等每年仍然演出 20 多场。

根据林方正先生的〈不堪回首话琼剧〉，除了森州的琼剧，半岛多地都有戏班，包括马六甲马接女琼剧团、吉隆坡琼联剧团、崇真剧社、巴生港口乐群剧社、怡保琼声社、檳城益群俱乐部；东海岸关丹、甘马仕、吉兰丹的琼州会馆也附设琼剧团。当年“我国琼剧蓬勃情况可见一斑”。

可是花旦台柱嫁人的嫁人，退休的退休，台上的师父一个个老的老，走的走，传统的海南戏班渐渐凋零了。就算毛泽东再带头鼓掌，不说这里，我想琼剧在海南岛本源那个位于卜效村的“琼剧村”也是青黄不接，欲振乏力了。

南北的琼剧风光

细腻称著的琼剧当初都是风风光光。那一出出〈搜书院〉、〈红叶题诗〉、〈张文秀〉、〈狗衔金钗〉、〈秦香莲〉的剧目，“千里路程二三步、百万士兵六七人”，扣人心弦，戏迷百看不厌，津津乐道。

南传以来，不但后进的伶人不断，琼剧的前辈陈少英还说，剧团收存的剧目远远超过二百幕，更有芙蓉剧团演出了杨立人的本地海南剧本创作。林方正先生的〈不堪回首话琼剧〉一一列出了当年当红的男生女旦：王维钧、颜学礼、吴川娥、吴川莱、杨雪燕、黄静陶、陈华美；真是同台争妍，盛况空前。

其中1964年吴淑吉一手创立马接剧团，更以清一色的女角轰动一时。这个附属在马六甲昭应祠的戏班，一反传统，全部角色一律交由少女担纲；其中吴淑吉的两位千金吴川娥和吴川莱分别反串男角和丑角。马接剧团由名伶朱彩凤和詹行文指导下，演艺纯熟老练，名声远播，享誉一时。

新加坡的海南琼剧要角符气强和黄文申，据胡途在〈海南戏曲何去何从〉记述，不但得到海南岛行家的好评，外省人的同业也夸奖有加。可惜，如今仅存新兴港琼南剧社、琼联声剧社以及海南协会戏剧组；至于琼联友剧社和艺光剧社皆是名存实亡。

居北方一角的琼剧社，当年在街头巷尾上演，观众心情激奋，反应狂热。槟城琼青剧社出身的黄循书回忆，二南、南艺、繁华等琼剧团，曾经巡迴泰国七十省献艺。其中“曼谷三清水尾圣娘庙，每年自农历十月十四日开始演琼剧，有时一连两个月从不间断”。

现在，别说演出“一连两个月从不间断”，一连三天酬神的连场好戏，台上仍旧是“千里路程二三步”，台下到底疏疏落落，“百万观众六七人”。

鹿回头

鹿回头的故事，发生在气势磅礴的五指山下一户黎族人家。这户人家只有两口，年老体弱的母亲，以及打猎为生的儿子阿榔。

阿榔长得威武英俊，天性善良孝顺，是个好青年。母亲设法张罗给他找头亲家，他总推说“五指山里的猛兽危害乡亲”，他希望自己能够多除去多野兽，才来考虑自己的幸福。

推着推着，母亲病了。阿榔手足无措，天天伴随；家中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了。阿榔含泪告别母亲，拿着弓箭上山找吃的了。

这一天，他看见了一只斑豹紧追一只美丽的花鹿。阿黑一箭射死斑豹，跟着对花鹿穷追不舍。九天九夜过去了，阿黑和花鹿翻越了九十九座山，到了三亚湾南边的珊瑚崖上；花鹿面对的是烟波浩翰的南海，再也没有去路。

阿榔立即搭箭，花鹿突然回头，化为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彼此深情凝望之间，从此男女相爱，山盟海誓，结为百世夫妻。

这是鹿回头的典型版本；吴德耀教授说起这个传说，我隐隐约约记得他注入了新的诠释，大意是做事不要老是回头瞻顾。可是即便鹿肯回头，现在的五指山下，恐怕已经不再是百年以前的那个五指山了。

大家都向前看，也向钱看。鹿要真的回头，试着剥开它的皮吧；那可卖钱。

琼岛的鬼节

琼岛的鬼节开始前的农历六月二十九或三十日，家家户户门窗两侧都插有“风柳”。风柳，犹如道士手中的拂尘，据说具有驱邪的功效。门窗前面既有风柳，邪气自能挡在屋外，免受阴气侵袭。

六月的最后一天以及七月初一，琼人又有吃“鸡屎藤粑仔”的习俗。滋补身体增强体力，平安地度过“鬼节的“多事”之秋。鸡屎藤，是一种蔓藤类植物，用手揉烂其叶，初闻会有鸡屎异味，故以名之。

据知，又名土参的鸡屎藤，拥有清热、解毒、去湿、补血的多种功能，这个食用滋补小吃的习惯看来由来有理。

七月十五前，又做“燕粑”将“衰气打包起来”。燕粑，用糯米和大米混成的“大面团”，里面置入椰子、芝麻、花生、红糖、冬瓜糖为馅，再以香蕉叶子裹之，入锅蒸熟。

到了夜间，除了“烧灰”，祭奠自家先人，许多人家都设有祭品“施孤”；同时，燃放天灯，企图借以送走污垢，祈求平安。

我在网上看到 2002 年 8 月 26 日的大洋网讯说，“8 月 23 日是中国“鬼节”，当晚海南省海口市一些街道的垃圾骤然增多，来自海口市环卫处的信息显示，当晚因烧冥币、燃香烛而产生的垃圾将近 5 吨，环卫工人疲于应付”。

时隔多年，事情可能变本加厉了。

哭婚的习俗

结婚究竟是不是人生喜事？按照海南旧有的那些习俗，迎亲的队伍踏进家门尽情嬉闹一番，新娘子却必须打自那一天那一时开始，在家中通宵达旦地哭到进入花轿那一刻。

所哭之事，有父母何致狠心将女儿“赶”出家门，有自己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有对老家兄弟姐妹的依恋之情，有即将出嫁以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有对夫妻感情的患得患失。总之，林林总总，全编入歌中，歌词绝不重复。

一旁的姐妹们也触景生情，把婚姻的一切，唱给即将外嫁的新娘听。例如，其中一首专用的歌谣唱的是：“母依（注1）只生依自己，母依把我当金使。吃饭在锅不用碗，吃肉成块不用割。依去人家才受罪，眼泪常流似暴雨。”

除此之外，个别歌谣内容辛酸，所言之事不胜悲切凄凉：“依吃夜晚（注2）睡中午，依去没有人来理。依去没有人安慰，依回没有人来拦。依吃中午（注2）睡到晚，自己做吃心里酸。”

然而，男方一面，则充满喜庆之情。新郎要完成“上头”的仪式，不再蓄发了，表示已经成年；还要恭请当地的先生起个“正名”。对比之下，天下女性主义者大概都要纷纷咬牙切齿了。

注1：依，小辈自称。海南方言语法类似马来语，母依即是 emak saya，意为“我母亲”。

注2：夜晚指“晚饭”，中午引申为“午饭”

做公道之道

海南农村有一种“做公道”的风俗。顾名思义，今人大概猜不到原来是用作餐食共享的妙计。

“做公道”，分小、中、大。小的“公道”，是宰杀鸡、鸭后分而配之的方法。中的“公道”，则涉及了鹅只。大的“公道”，便是宰狗杀羊了。

王锡钧先生在《家住完成泉河边·做公道》（2002）里记述此事：“一般而言，宰鹅或宰羊，做这种中的大的公道，……把肉分份后，各人拿回家去，让全家人都吃”。

然而，小的“公道”呢，似乎有点偷偷摸摸，往往是在夜晚进行。几个男人群集聊天肚子饿了，抓了一只鸡、鸭，找米下锅，煮成一顿“米卑凸”（注），按份领取。跟着大家蹲在一旁忘情享受。因为这个“小公道”都是当场就地解决，村人又称之为“瞒老婆公道”。

不过这些全部是重点，而是“做公道”过程应用的规律。王锡钧说，“做公道”首要推选一个“公道头”做主，而“公道头”必须严格遵守“做公道”的守则，那就是依循“做的不取，取的不做”的规矩行事。

这就是说，“公道头”本身必须按章发完所有的成员，自己才拿剩下的最后一份，体现“公道”的君子精神。而且，食物的各个部位，都要平均分成等量，“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鸡肝，有多少人吃都要分成多少份”；说上来确实是公道得很。（<http://www.hi news.cn/200310/ca307176.htm>）

如果本邦政治延此“做公道”处理国家政经文教的资源，“做的不取，取的不做”；不亦乐乎？

注：“米卑凸”，海南方言，即是大家熟悉的饭团。马六甲有名以饭粒，错矣。粒者，细小的固体；若米粒、绿豆，沙石。团，圆形物状。“米卑凸”，饭团也，非饭粒也。

后语

我身受海南人的恩惠多不尽数。当初丁木兴校长、郭王遇春、郭爱莲、郭全强诸君子的扶持；王弗华先生和王叔敬老师的身教言教；王绣庵为我出版第一本书；廖朝群和庄耿俊两位先生为我的贷学金作保；陆宇莲女士在《南洋商报》献议专栏；吴乾祥先生提供资料，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例子。

记得我在昔华小学就读，班上居然有好几位自己人：曾繁彪、廖崇琼、韩启元、韩秋宝；加上了我，人数确实十分可观。中学和大学的乡人之多更不用说了。我毕业以后外出工作，巧合的是，同事往往也不乏亲近的海南同乡。小小的森林局有三位海南人；我离开那里加入的公司，也不例外。

评论圈子里年轻的海南朋友也不算少了。祝家华、安焕然、郑庭和、唐南发、魏月萍、陈嘉荣都是。我自小就留意这些，而且常常深感与有荣焉。我当然不会因此误会海南人 boleh；然而，因缘美丽，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了几句，来流露我那些向有的海南情意结。

这个专栏的初稿文字，都在 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8 月之间写成。以后陆续根据新得消息增添修订，并陆陆续续按照计划发表。引用的资料，一大部分是家父早年活动海南会馆时候所得的会刊、书籍和论著，另有吴乾祥先生、杨翠莲小姐提供档案，又从谢宝昌先生的学林书局购的不少材料；我以此线索追究，又在网上先后寻获奇珍异宝甚多。

工余整理，最先预定 50 篇，最后成就的题目竟然够用上两年有余。手上尚有零零散散的构思和笔记，足见海南史料丰厚之一般。